

爽籟（第二期）

目錄

九寨探幽.....	5
陳永正.....	5
滕偉明.....	6
蔡淑萍.....	7
楊啟宇.....	8
王蟄堪.....	8
陳仁德.....	8
段曉華.....	9
吳金水.....	9
張青雲.....	10
潘樂樂.....	10
陳偉.....	11
詩聖千秋.....	11
滕偉明.....	11
蔡淑萍.....	11
楊啟宇.....	11
段曉華.....	12
魏新河.....	12
陳和世.....	12
陈逸卿.....	12

木棉.....	13
花徑三三.....	13
風清.....	13
天柱放歌.....	14
周篤文.....	14
陳永正.....	14
滕偉明.....	14
天柱山.....	14
王邦建.....	15
蔡淑萍.....	15
楊啟宇.....	16
王玉祥.....	17
王蟄堪.....	17
陳仁德.....	18
韓繼澤.....	18
洪君默.....	19
詹靜塵.....	20
段曉華.....	20
景蜀慧.....	20
龔鵬程.....	20
吳國水.....	21
趙松元.....	21
鄭雪峰.....	22
王勤.....	22
馬大勇.....	23

張青雲.....	23
高宇時.....	24
季惟齋.....	25
陳偉.....	25
汪茂榮.....	26
劉夢芙.....	29
同人於野.....	31
陳永正詩二十首.....	31
王翼奇詩詞二十首.....	34
滕偉明詩十九首.....	36
王邦建詩二十首.....	39
蔡淑萍詩十三首.....	40
楊啟宇詩十五首.....	42
王玉祥詩二十首.....	44
熊盛元詩詞十二首.....	46
王蟄堪詩詞二十首.....	48
劉夢芙詩詞二十首.....	51
陳仁德詩詞二十首.....	56
段曉華詩詞十二首.....	59
龔鵬程詩十四首.....	61
金水詩二十首.....	62
洪君默詩十六首.....	65
魏新河詩詞十五首.....	67
汪茂榮詩二十首.....	69
潘樂樂詩詞十九首.....	71

張青雲詩詞十六首.....	74
陳偉詩詞二十首.....	76
嚶其鳴矣.....	78
周退密詩四首.....	78
楊敏詞二首.....	79
飛廉（美國）詩詞二首.....	79
沈塵色詩詞三首.....	79
和軒詞二首.....	80
軍持詞三首.....	80
鄭雪峰詩詞二首.....	81
黃曉丹詩二首.....	81
蔣濤詩詞三首.....	82
伊淑樺詩詞二首.....	82
蕉雨詩詞二首.....	83
小岫詞二首.....	83
如瀟詩詞二首.....	83
彈指廬詩二首.....	84
陳和世詩一首.....	84
劉雄詩三首.....	84
黃志軍詩三首.....	85
謝良坤詩三首.....	85
邱登成詩詞二首.....	85
向春雷詞四首.....	86
掛掛詞三首.....	86
張文勝詩詞四首.....	87

天許詩三首.....	88
奶奶泡的茶詩詞三首.....	88
胡善兵詩二首.....	88
顧青泫詩三首.....	89
太息燕然詩詞二首.....	89
戴壽泉詩二首.....	90
李丙中詞二首.....	90
一得愚生詩四首.....	90
尤悠詩二首.....	91
月儀詩詞二首.....	91
竹林晨溪詩二首.....	92
風清詞二首.....	92
蕭文立詩五首.....	92
陸俊詩詞三首.....	93
終朝采綠.....	93
今文言前言 陈永正.....	93
詩詞思想性之我見 陳仁德.....	110
小詞只為寫胸襟 蔡淑萍.....	114

九寨探幽

陳永正

奉題吳靜山九寨溝圖卷

造化壯茲遊，天巧九寨設。揮灑開鴻蒙，尺幅出奇絕。岷峨勢騰奔，至此為結穴。冰峰峙西北，晶晶群玉潔。斫地誰能平。鑿天誰能截。海子蟄巨龍，喻張雲雷掣。梯湖吐瀑虹，盆湧石凹裂。當作長江源，在山已千折。陰壑斂森沈，冷光洞寥沓。磴穿頽巖腹，藤糾老鵝血。回風褰霧帷，木末微陽瞥。幻影蕩空翠，迷彩層復迭。絳紅間輕紫，霏霏金墜屑。萬象集筆端，一紙天機泄。籲嗟乎吳子，胸積太古雪。

滕偉明

飛機飛臨九寨上空不得降落乃返回成都

返航豈是避雷霆，紺宇雲濤一葉輕。天外雪峰纔露頂，怕君著眼未分明。

樹正溝水磨房

湍流輪頁自衝撞，世外桃源舊磨房。年少英雄成典故，萬人爭拍水雲鄉。

【注】樹正溝水磨房，乃自古英雄出少年拍攝場地，遊客必留影而後去，道為之塞。

犀牛海

天光雲影鏡中看，境界萌生剎那間。擊石心田人不識，久違父輩士林藍。

五彩池

誰嵌奇景亂山中，對似珍珠望卻空。想是媧皇補天石，凹槽貯水泛青紅。

熊貓海

勾連木棧復廊橋，青鳥斑狸若有招。劉阮流連仙子海，此心原不在熊貓。

珍珠灘

不染紅塵格調殊，清流濺雪快何如。推原造化空名利，輕撒人間萬斛珠。

觀天堂之旅歌舞

好伴笙簫入太荒，林猿蕉鹿悉登場。格桑花徑通情海，遭遇風流白馬羌。

【注】天堂之旅歌舞場面宏大，表現九寨神話，蓋源自白馬羌傳說也。

古松州

青堂瓦舍沐斜曛，樓覓籌邊惜未存。頽圯甕城生蔓草，當年曾駐殿前軍。

岷江源

融霜瀉露已無多，保此涓涓是折磨。我亦鯨吞牛飲客，今來愧對母親河。

若爾蓋草原

草甸無邊滑指柔，長天大雁去悠悠。歸來聚飲青稞酒，放馬陂塘夜不收。

蔡淑萍

滿江紅 九寨感懷

屏立諸峰，從教與、紅塵阻隔。歎掠目、瀑懸如練，湖溫如璧。映日秋波分五彩，倚風寒樹搖三色。有前灘、滾浪瀉珍珠，晶瑩白。當斯美，思造物；聞故事，驚心魄。怕蘇辛重到，負他詞筆。此幸森工哀憫念，時傷利斧神州逼。甚而今、幾處恨猶聽，山河泣。

【注】趙洪銀兄詩曰：“不是吳剛停巨斧，何來仙境在人間”，事指，九寨溝原為南坪森工局伐區，1969年，森工工人入駐，訝九寨溝風光絕美，不忍砍伐，層層上報，歷時10年，終於1978年獲國務院批准，將九寨溝從伐區劃出，另設保護區，後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水調歌頭 過岷江源

大塊接天際，蒼莽氣氤氳。驚看凜凜三字，寂寞立黃昏。指點晶珠如串，彙聚清流如線，蜿蜒出荊榛。此是雪山魄，認取舊冰痕。水之源，木之本，國之珍。恍聽千古吟詠，千古意彌新。今日潺湲南去，明日穿崖過嶺，裂岸浪如噴。佇立秋風冷，膚欲為之皴。

【注】源區道邊有碑，大書“岷江源”三字。

重到松潘

一抹深秋意，四山染夕陽。街新如故舊，城老證滄桑。公主和番道，才人灑淚章。明眸羌藏女，今著漢衣裳。

【注】松潘近年多有修葺，然格局、建築仍仿舊制。老城牆猶有存者，或曰為明清所建，城下有松贊幹布文成公主新塑站像。唐女詩人薛濤曾被貶至此，因上詩訴其悲苦得赦返成都。

楊啟宇

九寨印象

從來佳境擬佳人，丫髻妝成出鏡新。春山眉黛微微蹙，秋水明瞳湛湛深。

黃龍印象

媧皇煉石嵌天處，石盡空餘五彩池。想像瑤姬梳洗罷，黃龍脊上畫蛾眉。

岷江源

星星點點散羊牛，塞草荒煙濕地秋。幾縷潺湲冰雪水，涓涓能匯大江流。

松潘城

蒼崖黑水古松州，鎮遠籌邊舊有樓。往事已隨煙雨渺，幽思遙接大荒秋。

王蟄堪

菩薩蠻 九寨溝珍珠灘瀑布

陰晴彩幻光明滅。珠簾翠捲千堆雪。霧外乍微茫。始憐霜葉黃。 重巒青欲滴。碧浪交相激。玉瀑在山清。凝眸幽恨生。

前調 黃龍五彩池

天工造化渾難測。凝脂積玉香成色。佇想舊瑤池。仙人離浴時。 拾階憑斷處。欲賦還無句。誰會有深哀。桃源能更來。

前調 岷江源

江波入海情何急。驚濤裂石聲難息。纔識此涓涓。清流原不喧。 犛牛依草見。冷霧垂芳甸。兀自撫殘碑。祇餘無限思。

陳仁德

九寨

迷離奇幻足驚魂，紫氣藍波日月昏。想像群仙連袂舞，撒將翡翠滿高原。

松潘

雲開猶見舊城樓，史事千年說未休。八月高原秋氣冷，驅車來過古松州。

岷江源

莽莽荒原接昊天，草稀苔淺水涓涓。岷江千里源於此，澤潤西川若許年。

黃龍

激灩湖光五色裁，瑤池未許染塵埃。金風輕拂微波動，疑有仙人出水來。

段曉華

九寨海子行

瑤池晨梳窺鹿眠，笙風漾動玻璃煙。最薄綃從秋天掛，乍露還遮萬峯罅。瑪尼寨子百二海，齊開鏡函潑異彩。萬峯環立獷莽兒，護此尤物擅明暎。石綠花青點藤黃，霜葉紅勻鬢邊香。蓬萊淺水緩緩注，洗出雪膚曼妙妝。藍尾倒映孔雀舞，諸天變現識虹女。冰漱水瑟冷然撥，導我履夢入天路。瓊楮大幅地軸卷，那得關荊舒靈腕。欲從谷神求紺珠，卻恐神海波即枯。叱起象罔不可追，側身猶見紫雲迴。

過松潘古城

牧歌高處最蒼涼，雲色悠悠天路長。

曾翹藩屏弦扣箭，難分袍袴藏和羌。

山頭無始戴頑雪，馬背一鞭馱夕陽。

聞道格桑花事好，西風盡日轉經幢。

踏莎行 岷江源

壁畫千山，琴絲一綫，乍穿還隱寒莎冑。雪根漸後聚流珠，鴻蒙開鑿無由見。

石滲無尋，風吹不斷，犛牛渴飲香泥濺。紫花龍膽碎星星，甘辛入地滋涵遠。

吳金水

投宿九寨度假村即興

碧檻瓊窗絕世塵，酒香花氣兩氤氳。今宵定有溪山夢，畫棟先凝九寨雲。

九寨溝

人工豈可與天爭，奇境當前寫不成。夢裡瑤池光似幻，空中雲錦瀑長傾。出林風氣沾衣冷，喚友禽聲隔雨輕。倘使此間無俗客，學仙早已勝蓬瀛。

珍珠灘瀑布

明珠萬斛九天傾。濺出敲金戛玉聲。我亦能知山水韻，曲肱更作七弦聽。

黃龍

造化繪仙寰，研玉做五彩。至今遺此間，繽紛翡翠海。澄澈透日光，萬古尚璀璨。我來驚瑰奇，更欲告真宰，奇山已無多，愚公勿再改。

岷江源

西蜀三千里，江流此濫觴。雪山融滴溜，草澤沒牛羊。太古風雲氣，高天日月光。試將幾行字，投贈與洪荒。

張青雲

九月十七日隨持社同仁九寨溝采風感作

瀚淪稱海子，羌藏隱仙源。瘴起驚鸞跼，雲開見犵翻。蠻花紅太古，箭竹綠朝昏。入蜀詩能變，班荊細與論。

松潘岷江源留題

濫觴雪嶺瀉奔濚，來覓源頭地數弓。一脈憐斯故鄉水，穿山出峽日趨東。

潘樂樂

松潘

龍沙澶漫孤城兀，捲入秋風衰草黃。閣倚江聲喧亂石，鷹盤山影帶斜陽。嗜書心祇悲今古，放跡目難窮海桑。起滅兵戈更誰問，川原回首賸茫茫。

陳偉

百字令 辛卯仲秋與持社同人遊九寨溝用厲樊榭月夜過七里灘韻

還山兩屐，借滄浪、來洗雲遊塵躅。晞髮陽阿招鶴侶，坐聽霜空吹竹。快澗彈秋，老魚剪碧，花夢波能續。人間何世，空桑留我三宿。好趁白社初盟，題襟印月，銷盡平生獨。色色靈幡風自轉，梵唱疏林茅屋。天漏星流，舟藏海易，誰勸杯中綠。螢開青眼，一雙飛入深谷。

詩聖千秋

滕偉明

重遊草堂，值杜甫誕生一千三百周年

覓得林塘一角幽，杜陵倦客此淹留。老妻石背攤棋局，稚子溪頭下釣鉤。代有花卿絲管盛，那無蜀相肺肝愁。先生若問寒儒事，茅屋秋風尚未休。

蔡淑萍

金縷曲 紀念杜甫誕辰 1300 周年

2012 年 8 月 20 日凌晨 3 時許，雨大作。久晴之後，溽暑稍減，起而讀杜，記感。

展卷聞呼吸。想先生、飄蕭短髮，敝袍遮膝。自信致君堯舜上，偏剩蒼茫獨立。都付與、如椽詩筆。已憫貧民貧到骨，正朱門酒肉驕奢極。鞞鼓動，暮笳急。更於何處留蹤跡。錦城西、秋風茅屋，武侯霜柏。不盡長江三峽怒，千仞夔門壁立。筆落處、神暗鬼泣。莫道百年歌自苦，蜀山知、從此生顏色。風雨驟，夜沉寂。

楊啟宇

杜甫誕生一千三百周年紀念感賦

同谷飢驅入蜀游，劍南春色豁吟眸。干戈滿地胡塵老，歌哭無端錦水秋。一笑會心成獨往，當時流寓得勾留。光芒自有文章在，何預池塘野鷺鷗。

段曉華

金縷曲 詩聖杜甫一千三百週年祭

大雅何沈鬱。對西風、狂濤吼霧，欲遮高月。但有詩魂人間駐，耿耿精芒難滅。更聽得、不平簷鐵。堯世總關螻蟻夢，甚茫茫、龍負河圖沒。拜一片，布衣碣。千秋蘋藻傷心絕。嘆顛危、山川半壁，獨支寒骨。歌動深宵茅廬破，竟聳迷樓萬疊。遍中土、橫流亂轍。拍碎軒欄無乾處，賸兩行酸淚凝鴟血，天地久，未涼卻。

魏新河

壬辰花朝少陵一千三百歲生日置酒同祭

千秋杜陵老，異代亦蕭條。蒿目於天地，葵心在舜堯。哀歌無量佛，垂淚大仁標。愁絕此人類，寄生余我曹。

陳和世

南鄉子 杜甫千三百冥誕祭

江閣獨憑欄，浩浩湘江自廣漫。猶見孤蓬征萬里，顛連。一去衡陽竟不還。高闕仰頭看，一匾書酬二百千。詩聖當年誰識得，堪憐。一弔遺蹤一泫然。

註：據聞《杜甫江閣》匾額花費貳拾餘萬。

陳逸卿

杜甫誕辰一千三百年有詠三十韻

江山遺聖跡，千古懷宗伯。靈風啟高祠，後土滋蘭澤。昔隨肥馬塵，孤心空投擲。烽煙彌五津，窮途恨交迫。萬里楚天遙，酸飆逆行役。君山竹淚斑，誰識秋風客？倦鶴信難飛，扁舟老病翻。故國千樹遮，帝閭九重隔。長安亂弈棋，渭水愁雲積。尚憶青瑣門，拾遺開簡冊。一飯猶念君，苦吟風雨夕。瘦薄窮無相，麻鞋出宮掖。浣花溪水寒，茅廬委荒僻。虎牢氣蕭森，黃河濁浪拍。世事

具已非，家邦誰籌策？洞庭去湯湯，屈子攢精魄。賈生歿長沙，鵬鳥啼空宅。影單沙渚青，月冷江心白。中夜悲黎元，情被冰天帛。砥柱一昆侖，抑鬱獨標格。今古集大成，泰華難為擘。泠泠骨帶風，魂歸銅駝陌。嵩嶽自崔嵬，洛川自空碧。平生肝膽傾，鬼神為虛席。弗作杞人憂，詩心安所適？弗作苦旅行，大命安所擇？九派系中州，平疇青黍麥。泉湧無絕時，千秋承此脈。天地一真儒，暉光長赫赫。

木棉

金縷曲 紀念詩聖杜甫誕辰 1300 周年賦

星漢垂平野。寄秋空、八篇奇語，渾茫誰借。詩筆如椽留青史，春望愁深難畫。臨浩卷、岱宗孰舍。欲薦懷中連城壁，惜浮雲遮斷長安瓦。歌自苦，漏簷下。曲江躑躅誰行者。近高樓、萬方多難，片帆遙掛。茅屋秋風甘獨破，築得鱗鱗華廈。自擔起、黎民煎炙。已歷人間千重劫，更腸中冰炭何時化。情耿耿，照長夜。

花徑三三

南鄉子 感懷杜子美

少負有神名。匡士高情作雅聲。餐雨履霜心尚苦，蒼生。千古文章樹大旌。短鬢恨難平。倚杖江干老淚橫。五色集雲寥廓淨，何曾。信道而今說杜陵。

風清

高陽台 詠杜公暮年

月冷孤舟，霜飛落木，暮煙點染成圖。羈客生涯，鄉愁筆底難書。江湖處處風波惡，忍徘徊，淚血凝珠。更聲聲鼓角頻催，白了頭顱。長安彌望山千疊，甚清輝北斗，不照窮途。枉抱丹心，許身稷契何愚！銀河洗甲悲無日，問乾坤，誰與匡扶？盡余杯，一醉沈冥，夢斷蒼梧。

天柱放歌

周篤文

八聲甘州 天柱頌

溯崑嶠南戒走長龍，奇偉更無雙。接岷嶓熊耳，伏牛大別，一柱天扛。萬仞芙蓉怒茁，天壤煥靈光。漢武崇封地，百世其昌。千里我來尋勝，領松風濤湧，文脈江長。誦荊公妙句，繼響有蘇黃。聚神靈、左慈丹竈，更傳衣、三祖著輝煌。春來也，縱登臨目，心寄滄浪。

減蘭 登天柱山口占

峰迴路轉，彈指華嚴雲外現。玉蕊神蓮，光燭江干萬里天。神仙洞府，萬象三才真栩栩。詞客登臨，攬盡名山浩蕩春。

石牛洞次荊公山谷韻二首

雲霏微以出岫，水激灑而漩圍。心澄懷而自得，道相契以忘歸。
尋三賢之高躅，遍古洞之東西。撫殘碑而興歎，任淚眼之淒迷。

陳永正

夢登天柱峰

一身無所寄，下矚擾塵昏。崩墜猶孤拄，嵯峨敢自尊。雲開遵故道，水盡得真源。亙古幽潛意，中宵孰寤言。

滕偉明

弔陳獨秀墓

弄潮元不計沉浮，先哲懦夫爭未休。堅臥荒村甘餓死，塚中鐵骨足千秋。

天柱山

巋然一柱聳東南，大洞天連小洞天。佳句讓他唐宋輩，我來貪看石癡頑。

廬江小吏渡

行人繞樹久彷徨，生長蘭芝尚有鄉。千古傷心唱不得，渡頭嗚咽月昏黃。

【註】漢廬江郡合今之潛山、懷寧二縣，焦仲卿居所在河東。

二喬故里

胭脂井畔想芳容，花落花開俱好風。借此模型安社稷，豈因私念叩喬公。

山谷流泉觀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色斑斑，太上清泉不紀年。方丈何須勤指點，蘇黃墨蹟滿江南。

王邦建

潛山道中

皖公山色鬱蒼蒼，皖水清漣入大荒。幾處人家春樹裏，碧天遙映菜花黃。

重遊天柱山

不來天柱久，山氣愈氤氳。又上千峰頂，閑看一片雲。

游三祖寺山谷

山谷石嶙峋，清泉流太古。前修不再來，詩壁今誰補。

過陳獨秀墓

萬姓皆塗炭，乾坤混劫塵。百年功與過，誰與論斯人。

蔡淑萍

摸魚兒 登天柱山

問飛來、此山何處。腰間雲浪橫度。撐空一束嶙峋骨，誰賜令名天柱。寒共暑。算經慣、陰晴雨雪天風怒。滄桑幾遇。卻待此身來，青松如染，紅日恰初吐。春如許。好約神交吟侶。名山遍叩今古。也如賭酒蘭亭集，詩散天花無數。人世誤。笑多少、黃粱未熟成塵土。茫茫寰宇。看狹道追攀，捫星絕頂，應許我和汝。

【註】天柱山飛來峰側有千年古松，狀似黃山迎客松。周篤文先生謂此次詩會堪比蘭亭雅集。時重慶事頗為國人議論。

安慶城內隨處可見電視播放嚴鳳英主演之黃梅戲《天仙配》

搖曳春光豁倦眸，黃梅故里作清遊。聞歌一曲天仙配，卻憶斯人惹舊愁。
潛山縣，古之廬江郡。焦仲卿劉蘭芝故事發生地，孔雀臺、焦劉合葬墓存焉
二千年上事堪哀，此地猶存孔雀臺。無緣一弔焦劉墓，空把長歌默幾回。

參觀趙樸初故居世大夫第，《某公三哭》墨蹟陳於顯著位置

深深庭院訪遺蹤，文采風流仁者風。堪歎終在紅塵裏，椽筆輕揮嘲某公。

【註】時某教授向解說員建議，展品應多介紹先生如何成為宗教領袖，而不是僅僅介紹先生如何參與政治。

謁陳獨秀墓園

國勢衰頹欲獨支，風雲詭譎憶當時。尚留塑像供憑弔，緊鎖眉頭何所思。

楊啟宇

天柱山皖公石

怪石嶙峋矗碧空，窮形盡態各從容。遊人競向崖頭立，指點鬚眉認皖公。

天柱山絕頂

天門詖蕩鎖雲雷，舊事洪荒總費猜。欲向山靈詢太始，可能親見石飛來。

三祖寺山谷流泉摩崖石刻

龍蛇蟠壁認模糊，流水行雲自卷舒。畢竟傳衣三祖地，丹霞猶護滿崖書。

陳獨秀墓

曾叱風雷動九州，暮年應悔釀橫流。幾江皖水朦朧月，同照蒼涼土一丘。

憶張恨水

鴛鴦蝴蝶論非公，等是言情有異同。金粉春明啼笑夢，人生長恨水長東。

話程長庚

閒話同光菊部頭，程郎冠冕足風流。徽腔昆曲皮黃調，響遏燕雲十六州。

觀黃梅戲演出

玉潤珠圓一曲新，餘音三日繞梁塵。菱湖歸去逢人說，曾訪黃梅故里春。

王玉祥

登安慶振風塔

枕畔長江去浩茫，名城古塔閱滄桑。紛紜英物輝青史，燦爛文光照祖邦。鐵血當年何壯烈，民風此日尚淳良。登臨望氣遙呈紫，度盡劫波運合昌。

安慶聽黃梅戲

久慕黃梅戲，今宵見舞臺。聲腔存質樸，風味足江淮。一曲天仙配，千家熱淚揩。賞心娛目處，陣陣掌如雷。

登潛山天柱峰

恍如奇夢隔凡仙，海退山崩忽億年。狼藉千峰成亂石，唯餘此柱獨擎天。

謁安慶陳獨秀陵園

百載風雲轉瞬過，是非成敗更如何。新園有相來儀少，故宅無痕悵憾多。畢竟生平歸學問，難能韜略弄干戈。暮年貧病悲涼甚，風骨錚錚氣未磨。

潛山懷張恨水

無雙神筆起文星，婦孺皆知恨水名。說部百端窮世相，至今啼笑動螢屏。

潛山懷程長庚

皮黃調俊冠神京，裂石穿雲聽老生。領袖徽班真鼻祖，誰人不重叫天名。

王蟄堪

浣溪紗 石牛洞摩崖石刻

蘚壁摩崖有洞天。低階繞石響流泉。俗懷暫許忘塵煩。風雅千年餘勝跡，神魂一霎接前賢。茶煙竹霧且流連。

前調 過陳獨秀墓

功過應難論是非。當年隻手喚雲雷。可堪初始願相違。半世縱橫歸落寞，幾番風雨感棲遲。臨終心事定誰知。

賀新郎 持社壬辰年會登天柱山

造化真奇絕。問何年、天崩地聳，異峰雄崛。險境登臨回望處，四顧茫然無物。訝巨石、飛來天末。一柱衝霄雲海畔，料難憑、巧匠能工設。空嘆罷，共誰說。清遊最是春時節。喜同儕、守身如玉，俊懷如雪。已分風騷餘我輩，不忝唐筋宋骨。持正道、此心同結。殘劫百年渾未已，慣長宵、猛志難消歇。山化戟，刺天裂。

陳仁德

登天柱山

奇景端宜五嶽儔，南天一柱自千秋。波光咫尺分吳楚，雲影須臾各去留。霧鎖蒼崖松徑仄，風生玄洞石門幽。遙聞碧落飄仙樂，猶有高峰在上頭。

韓繼澤

天柱山鳥瞰

天傾石瀑地崩花，定格洪荒拜女媧。恁是機心爭突兀，甯知大道費咨嗟。

天柱峰

會雨當雲顧盼雄，孤高一柱漢曾封。何期代謝天傾後，感喟難能宿抱同。

飛來峰

石瀑凝然復寂然，飛來亦自億斯年。端知造化原無礙，莫向雲林更解禪。

登天柱山致夢芙兄

渡澗回峰未記蹊，風標絕巘識雲低。憑欄嘯對氤氳處，萬壑幽林是嶽西。

【註】劉夢芙，嶽西人。

大龍山陳獨秀墓

夕陽風過草萋萋，錯鑄神州晚覺迷。宛轉江流歸夢後，蜀山猶聽子規啼。

【註】陳獨秀客死四川新津（今屬重慶），葬於鼎山。後遷返安慶，葬大龍山。

安慶懷古

一城煙柳付斜陽，怕過菱湖舊戰場。縱是江淮吟嘯地，詩人兀自怯蒼涼。

【註】菱湖曾為“安慶會戰”主戰場。會戰歷時長達一年，是滿清政府與太平天國歷史上之重要戰役。

新村即景

遙看不復有蓬門，粉壁青簷一色純。菜籽花黃蜂織毯，河灣水綠燕銜芑。樟舒傘蓋懷遺蔭，土就陶鈞擬古存。我輩相趨供出鏡，憑人指點說新村。

【註】天柱山詩會安排參觀潛山縣“農村危房改造和村莊整治”成果。所到兩村，一為水吼鎮燕窩村，一為痘姆鄉山包新村。燕窩村有古樟三株，樹齡一百六十年以上；痘姆鄉陶器歷史悠久，製作工藝可上溯至六千年前，為安徽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洪君默

獨秀園

功過千秋誰與論，鵲巢自伴舊煙村。無端最是長江水，猶帶濤聲哭至尊。

登天柱山

誰揮巨斧辟鴻蒙，獨向人間留此峰。絕巖雲遮開鳥道，危崖霧鎖隱仙蹤。山迴俯仰高低裏，人在盤旋顧盼中。忽報雷霆千仞上，虬松高古已成龍。

天柱山飛來石

一峰聳立傍雲栽，誰把雄渾畫面裁。我有詩情閑不得，心隨片石共飛來。

天柱山迷宮洞

大郎開店有來由，洞壑也施權術謀。一入迷宮皆謹慎，是人誰敢不低頭。

三祖寺解縛石

寂寥頑石臥禪關，雨去風來獨自寒。莫笑春蠶忙作繭，只因自縛一身安。

過天柱山一線天

窺天留一線，危石似封喉。穿洞嵐煙出，彎腰客履愁。有心防碰壁，無處不低頭。身歷滄桑道，誰人問事由。

詹靜塵

天柱山

一柱衝霄指碧穹，嶙峋絕巘認神功。澗松崖壑期明月，自古清輝總不融。

段曉華

天柱謠

亙古菡萏出，無開亦無落。支鑽石以鑿空，剝寸土而盤松。松青兮石白，天譎兮地默。水何形兮媚從，草何德兮偃風。巫陽荒唐女媧哭，人間要此擔當骨。

山谷流泉石牛洞六言用荊公韻

一旦驅牛入海，何年向壁破圍。水澗無如花艷，孤行有與同歸。

景蜀慧

天柱山

一峰孤介拄南天，翠嶂幽深路幾旋。石徑千梯微雨外，松風滿袖白雲邊。振衣高巘堪遺世，彈指青春已化煙。猶作紅塵羈旅客，故園回望獨潸然。

龔鵬程

安慶雜詩

略參帝座通天聽，一片石頭柱九州。我與雲松爭拜謁，願君無恙國無愁（天柱山）。

酒島詩崖慨杳然，流泉脈脈未知年。道人山谷伏牛意，刻石猶堪細作箋（山谷

流泉）。

精廬幽契澹忘歸，銷盡茶煙冷翠微。閑坐偶然詢野老，報知新筍雨前肥（山谷精舍）。

籬落銘文頌黨恩，妝成新樣小江村。康衢父老無歌曲，迎送嘉賓到日昏（新農村）。

傳歌村寨譜黃梅，此曲當年饜港臺。微雨菱湖堤畔路，一時經過一低迴（過菱湖，弔黃梅戲伶嚴鳳英）。

山人於此肆雄奇，花發廊廡竹樹滋。墨妙果然能壽石，鑿雕妍劣總堪師（完白山人碑庭）。

吳國水

登振風塔

崑崙飄渺海門遙，眼底沉沉不自聊。卻問誰能將玉笛，一聲吹起大江潮。

天柱山絕頂作

因聞共工虐，常抱杞人憂。莽蕩知何世，嶽崎作此遊。孤峰危柱日，大壑迴藏秋。徙倚巉巖上，高吟惜暫留。

山谷精舍留題

為覓幽人跡，沿谿踏石根。花林籠寺影，澗水洗詩痕。春盡風猶冷，雲深日半昏。高軒題數字，不必紺紗存。

趙松元

遊天柱山

倚壁心驚造化功，一山突起柱蒼穹。雄奇不許凡塵染，元氣同參有古松。

遊三祖寺石牛古洞

古洞無塵探眇幽，濯襟自在引泉流。何須散髮江湖上，且共清風坐石牛。

【註】王安石于宋皇佑三年（1051年）任舒州通判，嘗遊三祖寺與石牛古洞，並留下題刻記其事：“皇佑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寺宿，與道人文銑、弟安國擁火遊。見李翱習之書。坐石聽泉久之。明日復遊。刻習之後。”王安石于泉邊石上刻詩云：“水無心而宛轉，山有色而環圍，窮幽深而不盡，坐石上以忘歸。”元豐三年（1080年），黃庭堅于赴任吉州泰和縣（今江西泰和）途中，經舒州，遊三祖山、山谷寺與石牛古洞，樂其林泉之勝，常坐石上讀書，乃自號“山谷道人”。

鄭雪峰

八聲甘州 天柱山

叩天門豁爾一聲開，來問替靈修。更嶽崎雙挈，壁松孤抗，雪瀑飛流。遙見群真雲際，臨去有回眸。酬以青鸞嘯，吟興難收。還覓左慈丹竈，顧此身高寄，夫復何求。看崖前幻變，雷鼓戰螭虬。賴嵯峨、罡風難撼，柱蒼穹、寬我杞人憂。回望處，卻茫茫裏，九點齊州。

與諸吟友游山谷石牛洞觀刻石口占

蘇黃詩跡撫殘留，溪水泠泠花木幽。山谷不殊雲影在，再來人物亦風流。

安慶謁陳獨秀墓並贈其孫女長璞老人

萬木深圍抔土昏，飛揚曾與辟乾坤。布衫老守先人墓，濩落江邊一女孫。

王勤

天柱峰

一柱勢擎天，生成不計年。煙嵐迷綠夢，雲幔臥青蓮。邈渺留春住，嵯峨伴日懸。女媧投石處，山色認前緣。

浣溪沙 陳獨秀次韻王蟄堪先生

舊路難尋道已非。操刀落筆挾風雷。誰知身歷與心違。過失何來奚有悔。雲煙掃盡覺猶遲。白頭襟抱幾人知。

【註】陳獨秀晚年拒絕悔過，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

安慶摩崖石刻次韻龔鵬程先生

白雲深谷望悠然，詩壁蒼蒼不計年。臥看煙霞縈曲水，掬來古翠落吟箋。

摩崖石刻

摩崖如古賢，深谷已忘年。忽聽吟聲至，流泉漫撫弦。

石刻字如花，高風剪紫霞。山中真世界，人世夢生涯。

木蘭花令 天柱山

江淮千古留門戶。人倚西南天一柱。煙雲萬朵化青蓮，玉立奇峰爭媚嫵。飛來玄鶴鳴高樹。蝴蝶夢中花自舞。謫仙今夕去何方，只在靈霄凝望處。

馬大勇

壬辰春遊天柱山石牛洞，洞在三祖寺西，摩崖石刻為希世奇珍，荊公六言詩尤可喜。次韻二首呈嘯雲樓主並諸前輩同人

水流昔賢闋寂，春好山市成圍。獨臥石牛無首，吾儕對此安歸。

【注】石牛于文革浩劫遭斬首。

壁崖巉削如戟，紅櫻爛漫四圍。大可拈花一笑，斜風細雨忘歸。

安慶陳獨秀墓園作，頷聯平仄未允，願從其意

百年青史費平章，千里來弔土一方。曾播龍種收跳蚤，竟無媚骨到秦皇（陳氏晚年拒絕悔過，曰：“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又，陳氏晚年於史達林頗致批判）。白下月明人寂寂，江津風冷夜茫茫。滿面塵猶未拭盡，英雄成敗太淒涼（王仲瞿）。

張青雲

迎江寺振風塔登眺感賦二首

塔借龍山勢，皖城佳氣浮。千帆辭楚尾，九派濟吳頭。大別簷端偃，長江檻外流。登臨餘感喟，直北是神州。

浮屠高岌嶮，百尺壯山邱。劃地江淮小，經天日月遒。青徐分蟻蛭，吳越限鴻溝。揚子東流去，能淘亙古愁。

登天柱山

八皖來筇底，群山失混茫。石林齊化筍，雲海忽生桑。巖罅松杉古，峰尖草藥香。澗潭值樵子，共挹帝臺漿。

天池峰延佇遙望天柱峰有作

裊然天柱秀，絕嶠仰巒岒。逋峭骨尤重，磊砢神已寒。陽阿森柏氣，陰嶺老松癢。小駐宏詩境，槎枒鍛肺肝。

山谷流泉摩崖石刻

淙潺野水出雲根，筆陣堂堂崖際存。低首涪翁吾不忝，摳衣來拜石牛墩。

趙朴初故居

鯉庭事業但書香，奕代清芬澤正長。穆若春風居士杳，櫻花作雪颭空堂。

獨秀園弔陳獨秀

索居龍性總難馴，抱道荒江寂寞濱。禹域而今談德賽，溯源端合禮斯人。

高宇時

野趣

地角田頭草木長，春風綠染菜花香。荷衣村婦茶新采，燕子歸來繞舊梁。

天柱峰

孤拄東南一柱峰，俯看雲海自從容。皖公歸去山川老，閱盡寒霜嶺上松。

三祖寺石刻

前賢石刻跡痕輕，解縛何須無字經。最是摩崖溪下水，潺湲澗底自清冷。

季惟齋

遊天柱山

矯龍矯龍生碧空，掉尾岱華飲恆嵩。不知何日飛南嶽，亦將三醉效呂翁。忽過巘絕古灑界，驚呼一柱出鴻蒙。豁落罡風數萬丈，南嶽原來即此中。憶昔元封漢武到，車駕如雷士排冪。霍山蒙恩一帝力，封禪書簡百世笑。寶志僧璨做主人，崇慧創寺白猿嘯。灑嶽峯高蜀江長，鼻孔撩天自玄奧。彈指千載浮雲間，道心未滅酒未慳。酣歌湖海書劍客，一朝別離清淚潛。太白詩篇誠無敵，魯直墨跡莫可攀。何如天柱作筆柱，漫寫無相無門關。（天柱崇慧禪師事見五燈會元卷二。）

遊三祖寺懷山谷道人並序

古灑三祖寺舊名山谷寺，寺外有石牛古洞，林泉幽絕。昔黃魯直過此神契，遂自號山谷道人。留其詩跡，摩刻於崖壁。今猶得見之。壬辰清明後數日予侍諸長者瞻遊此地，忽見寺前坐一聾啞者，有一乞狀，上書阿彌陀佛求助聾啞跛功德無量數字，峭拔飛動，韻格不俗，竟亦山谷體也。觀之愕然。抑涪翁之靈猶在此間乎。予欲問書者為誰，然彼者又何能對。一念之間，已逐名相。使在當日，必受棒喝矣。思之解頤。

灑山何峇嶢，早成儼佛窟。昔人求道心，取髓直敲骨。得法斷臂授，解縛司馬謁。雲瀑泄石峯，孤松掛明月。密契將顯傳，曹溪化溟渤。祖庭有靈聚，參腳無休歇。雙井出異材，丹心朝帝闕。超異非塵根，羈縻傷俊鶻。脫駕皖公山，興意忽飈發。自號同山谷，詩筆驚楚越。臥掬山泉鳴，冥息蔥嶺凸。晚歲謫夔峽，頓悟任華髮。逸格草法新，江西宗派勃。夢魂歸茲崖，此懷難消沒。至道本無難，唯嫌多擇掘。逍遙自真修，順逆皆不悖。昔年午夢翻，枯萁羸馬齧。今日根境澄，泯然如木訥。吾好瘞鶴銘，此老乃寶筏。弱冠學哦詩，辭調涪翁核。咨嗟罕遺跡，慳緣拜餘碣。偶侍長者轍，竟隨蘇黃轡。捫崖混古今，偃歌振林樾。祖師氣凜凜，甍泉聲汨汨。碧山蘄長久，滄浪無窮竭。後世逸興者，登臨詎奄忽。

陳偉

題天柱山用昌黎謁衡嶽廟韻

昔聞天柱緣荊公，巒嶸嶽崑想像中。吳楚以來劇靡弱，蠻煙奔處獨此雄。廿年元魄入夢寐，我至瀕洞歎無窮。豈伊共工不周觸，山頽地陷摧颯風。已傾西北天欲墜，況沈東南海滋通。帝移巨柱鎮乎是，雨定風止澄青空。屈指九州餘數輩，兄事太岱弟祝融。時平名王禱五嶽，繇斯祭秩明漢宮。石鳴鐘兮雷擊鼓，萬霞齊獻殷勤紅。縱橫百澗壑底出，群峰揖讓誠由衷。功高盛名不可久，一朝勿用潛其躬。世變後王封新寵，古嶽棄擲荒丘同。吁嗟千載海倒浸，吳蒼老去壽寢終。及今用武更無地，縱有健者難為功。空留一柱洪荒立，冷月破碎光瞳朧。於茲坐盡無盡夜，折木扶桑吾欲東。

天柱山

奔崖插石自崢嶸，上有寒松萬古橫。四顧蒼茫天久墜，孤峰絕世為誰撐。

青牛石舊為山谷讀書處用孟東野宿空侄院寄澹公韻

公去千載後，空谷有人語。蠟屐趁春來，適與野雲侶。柳眼寸寸青，風荷一一舉。枉帆窮彼源，掛瓢清江楚。所思不可見，扈芷竟誰予。松老問來因，石下獨延佇。

過安慶獨秀園有弔

山呼德賽氣何雄，裂電驚飆過眼空。獨恨先生輸一著，不知太祖是真龍。

汪茂榮

壬辰四月上旬，海內詩家四十餘人雲集天柱山為詩會焉。余忝隨其後，身本皖人，雖珠玉在前，初無取乎默焉爾。爰賦百二十韻，貪多勿諂，亦聊以為山水吐氣耳

茫茫開闢初，造化鍾間氣。大山宮小山，騰蹕萃奇麗。孰為錫嘉名，霍也副經義。①荏苒邃古下，潛玉鄙儂媚。②司命專千壑，仙真集百瑞。孤峰擎天立，六龍堪繫轡。絳闕拂雲開，大千蔭空翠。悠悠不計年，光精詎長閤。吁嗟皖肇封，象德伯其類。治績冠春秋，名之庶無愧。③卓犖百世姿，及茲行穎異。豈獨震凡塵，並可回天意。舳艫蔽江來，厥惟漢武帝。登禮封南嶽，鎮國尊神器。④遺式南北朝，燔柴固繩繼。祀典重三公，輿圖光遐裔。維嶽間降神，錫申風雲際。羽客及緇流，肥遁祛塵累。卓錫開梵宇，棲真張鶴第。盛極得無衰，非關干天忌。大隋一四海，文明漸南被。移封向衡陽，未始非國計。⑤斷斷爭正統，辯口肆無謂。契闊名不居，醞釀功既濟。掛眼百代餘，人文迭映

蔚。周武嘗滅佛，唯斯未陵替。教外有別傳，法門開不二。⑥東山廓堂廡，溯源此津逮。一花開五葉，宗風猛而厲。眾生病為病，即心孰默契。荊公判舒州，丘壑自位置。於時興不淺，信有高士致。涪翁山澤腹，結茅三祖寺。卻回俗士駕，清溪日蒞止。自許金華兒，石牛叱不起。頰上為添毫，畫手龍眠李。

⑦西江承山谷，真源從此始。仁者朱晦翁，樂山敦行誼。生民立極功，望峰識經緯。⑧生心皆入詩，當時固容易。間有摩崖存，饋貧指困米。龍舒大文脈，沾溉不一例。桐城重宋學，考亭實先啟。論文張義法，近接八家軌。詩學嗣涪皤，下開同光體。斯文樹南針，海內從披靡。皖學終軒騰，今代猶未已。

⑨雅俗顧相容，何嘗別涇渭。乾隆致徽班，所關非微細。同光十三豔，髯程莫與比。國劇喧京師，淵源自皖水。世間兒女情，則入黃梅戲。宛轉歌一曲，海外亦陶醉。山水吐雄奇，種種見孤詣。我昔望遠尖，⑩髯齡即翹企。遲回廿載前，方展遊山履。

(1)發始馬祖庵，巨石驚奇詭。霹靂開混元，觸境參妙理。翠竹現真如，綠茶叢法喜。(2)任運莫污染，懸流走宛委。三峰壓頭顛，(3)欽挹目為眯。攀緣蹙苔壁，還效山猴技。(4)天梯相鉤連，脫穎洞腹裏。入地孤掌平，植寮縛筐篚。(5)茶果俱不貲，飢渴信有以。樵叟敘山經，那嫌語下俚。啜茗眺山東，(6)不言有大美。諸峰爭出沒，經天日巡禮。俄而漲濕雲，有車載奇鬼。殷雷震耳聾，天墜欲憂杞。織空雨如麻，骨立塵纓洗。戛然風色淨，兜羅雲徙倚。天外飛來石，雉卵差可擬。忍負仰止心，賈勇庶可抵。索途六月雪，滑易艱移跬。及上振衣岡，萬松排迤邐。石泉積潺湲，一酌甘若醴。破寂畫眉音，直可砭里耳。罡風中面寒，瑟縮戰折齒。顧視同遊輩，流離漸瑣尾。勢成衰而再，努力無不遂。終撥神秘霧，入谷伊胡底。(17)前洞後洞間，蛇行時張弛。凸石圓石表，緣壁旋磨蟻。窅然穿風隙，有時僅容己。動輒生障礙，碰壁叵怨誅。仰視一線天，曠然漏寸晷。石罅松童童，岩花燦霞綺。穿雲百尺泉，墮地激如矢。窳然洞天中，聽水倚石几。瀟灑出塵想，兩腋生風似。騰身天池上，豁然賞精髓。巉絕擎天柱，咫尺可把臂。石筍片片動，雲氣層層紫。向來千百峰，不中作僕婢。欲往友赤松，肯棄世如屣。別來自縈回，夢中長在彼。不意二十載，又躡名山趾。風景或不殊，忝陪洵髦士。逐隊入纜車，機心役物使。(18)凌空曠無鄰，搖搖七魂褫。呼吸廣莫風，托足雲轡駛。覲面何人斯，疑是廣成子。傾耳有希聲，磅礴作變徵。掀簸升危巔，真救命如紙。東道有好懷，惠然動食指。(19)果腹施施然，撫松拭目視。一柱長崢嶸，群峰舊鼎峙。二水界混茫，(20)汨汨流清泚。江山真無恙，人事多感喟。日下近詭譎，(21)何可識情偽。家國亦立極，旨哉民為貴。君子自任大，豈獨為臚仕。修己方治人，無恥之恥恥。從來殘民者，悉數入奸宄。物我一體仁，胡能容貪

鄙。因結山水緣，庶幾振叔季。考盤樂在昔，陶成丈夫偉。舉君筆如椽，千鈞書人字。無負江山靈，息壤其在此。

【註】①天柱山原名霍山，《爾雅》：“大山宮小山，霍。”②天柱山又名潛山。③潛為古皖國封地，皖伯治皖有德政，為崇其人，乃稱境內主山天柱山為皖公山。④漢武帝于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⑤隋文帝始廢霍山為名山，而詔定湖南衡山為南嶽，南嶽稱號從此南移。⑥天柱山為禪宗三祖僧璨弘法地。⑦石牛洞在山谷寺西北，其石狀如伏牛，故名。初，李伯時嘗畫魯直坐石上，魯直因自號山谷道人，並題詩石上。⑧朱熹《天柱峰》：“祇說乾坤大，誰知立極功。”⑨現代安慶屬邑仍多一流大家。以人文領域為例，桐城有哲學家方東美，美學家朱光潛；懷寧有思想家陳獨秀，書法家潘伯鷹；太湖有佛學家趙朴初；嶽西有詩詞家劉鳳梧；潛山有小說家張恨水，史學家余英時。⑩昔時每於夕照中遙見天柱峰，鄉人所謂“望遠尖”者，蓋指此也。⑪余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始遊天柱山。⑫此處多竹林、茶樹。⑬馬祖三峰：天書、天蛙、降丹。⑭山猴子，乃天柱山藥農綽號也。⑮山腹有茶亭一。⑯指東山諸峰。⑰指神秘穀。⑱新增纜車二處。⑲會議承辦方於天池峰設茶點充飢，甚可感也。⑳指潛水、皖水。（21）近時日下頗多傳聞。

重登天池峰望天柱峰

廿載前曾照影回，山靈無恙拂雲開。又看一柱擎天立，八皖風雷孕此來。

天柱山桃花次退之《杏花》韻

山角數枝燒晴空，人間萬樹已斂紅。居常悒悒同白子，①夭夭喜又詠國風。二月三月春風裏，西園紛紛鬥異同。十丈紅塵走冠蓋，銜媒自誣造化功。人面桃花那相映，可憐濫著屠沽中。片刻繁華殊易了，降格徒負花滿叢。豈如此處開寂寞，四月紅晚敵霜楓。澗竹谷蘭鎮為友，占斷風月善處窮。遷地為良移輕薄，倏然翻有高士風。問津恐生秦人怒：去去饒舌似漁翁。

【注】①白居易《大林寺桃花》：“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天柱山詩會，梁東先生即席吟誦辛棄疾《南歌子》，慷慨悲涼，真天地間母音也。爰次韓退之《寒食日出遊》韻，敬賦長古呈寄

沈侯作詩究聲病，此事唐人意轉盛。擁鼻浩浩諷洪流，風度才情交相映。梁公豈得不傳傳，造詣動與古人競。絕代稼軒豪放詞，紛紛羸尫那得詠。元氣淋漓推公能，叔世高吟堪矯正。南渡英雄敵曹劉，北望撫髀時難更。響遏行雲彌六合，唾壺擊碎詎委命。末路轉以才人鳴，千古一例資談柄。彌天悲憤藉誰宣，

泣下數行為公慶。固知聲音能入人，感物翻生桑梓敬。海峰論文重誦哦，因聲求氣入幽篋。①此意惜抱殊廣之，法門不二自作聖。②湘鄉畫像禮惜翁，雄偉深遠得還併。③先正遺法嬗後學，公其承之抑天性。④從來聲音與政通，理亂何知覘氣橫。方今大圜厄陽九，舉世滔滔滑欲迸。禮崩樂壞為物役，簞簞不飭孰自鏡。亂世之音怨以怒，桑間濮上徵乖政。一掃淫哇豈無時，頽風當挽角弓勁。公力倡之吾其從，黃鐘大呂終當令。

【註】①桐城派倡“因聲求氣”之說。據長老所傳，劉大櫟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以為學文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字句，則思過半矣。②姚鼐雖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以為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入。必要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③曾國藩亟許于姚鼐，至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承姚鼐緒論，曾亦認為學古人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趣。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自覺琅琅可誦矣。④梁老語余，抗戰時曾就讀安徽二臨中，其時該校設置黃甲山區，任教者多桐城派文人。

參觀潛山縣水吼鎮燕窩村

驅車雲霧裏，聽水到山家。古樹蔭樓小，①雜花侵路斜。燕傳梁後語，人焙雨前茶。伊洛賞音在，②何勞覓伯牙。

【註】①村中兩株古樟，均為數百年物也。②村中保存程氏家祠一，世系直溯北宋河南二程。

安慶世太史第

舊時王謝豈無家，猶自烏衣瞻日斜。奕世文章名皖國，①百年人瑞見中華。②芭蕉已打梵天雨，梔子行開般若花。積善休雲有餘慶，滄桑看盡究誰差。

【註】①正門舊懸李鴻章親筆題“四代翰林”匾。②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五日，趙朴初先生誕生於此。

劉夢芙

壬辰春暮偕持社諸子登古南嶽，吟成四律

好風欣拂瑞雲開，連袂同登祭嶽臺。松影綠迷仙早去，桃花紅笑客初來。擎霄有賴崢嶸石，濟世還思燮理才。此地龍潛元氣在，試聽幽壑隱奔雷。

層巒絕似錦屏圍，恍入深宮拜玉妃①。日月晶瑩恒作鏡，煙霞飄裊且為衣。憶曾滄海經多劫，謫自瑤池恨未歸。吾輩兒孫虔禱祝，莫教風雨擾庭幃②。

【註】①天柱一名霍山，郭璞注《爾雅》：“大山宮小山，霍”。《白虎通》：“霍之為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大山繞小山為霍”。天柱主峰在叢山之中，通體皆石，峻立雲表，千岩萬嶺，遠近大小，莫不圍繞拱拜，形勝為天下名山之冠。摩崖大書“孤立擎霄”、“中天一柱”、“萬岳歸宗”，洵非虛譽。②龔鵬程先生登山詩云：“略參帝座通天聽，一片石頭柱九州。我與雲松爭拜謁，祝君無恙國無愁”。拙作之意近似。

奇峰萬笏插空青，噓吸能通帝座靈。菡萏開時涵玉露，鳳凰鳴處矚珠庭①。哦詩客到宜揮筆，采藥人來佇摘星。我欲結廬留眾侶，餐霞同享老松齡。

【註】①盧思道《升天行》：“玉山候王母，珠庭謁老君”。珠庭，仙宮也。

獨立飛來縹緲峰①，回眸人世霧重重。神州久待施霖雨，魏闕何堪鬥虎龍②。逐鹿未醒千古夢，穿雲聊借一枝筇。吾儕偶得清遊樂，更上昆侖孰與從③。

【註】①借康南海《出都留別諸公》句。②重慶時事多有傳言。③天柱山西連大別，其脈發自昆侖，由秦嶺綿亙而東，過潼關至河南嵩山分支，一支北走山東，黃河界之；一支由桐柏驅而之南，橫斷于江淮之間為大別山，向東南伸入潛山縣境為天柱山。皖人烏以風著《天柱山志》，考證甚詳。

天柱山古松①

幻出蟠龍勢，岩頭萬翠屯。擎雲飛爪鬣，浴雪鍊精魂。頑石根能立，青霄品最尊。幾曾拜天子，梁棟不須論。

【註】①由司元洞府上天池峰，夾道多松，或挺生於石罅，或倒懸於絕壁，鱗甲森然，枝葉濃翠欲滴，飽閱冰霜，不知幾千歲矣。

三祖寺懷鏡智大師①

衣傳千載立禪宗，密藏微言世所崇。解縛心能離萬象，彌天法可鎮群龍。雲埋石窟經何在，水覓清源路已封。今日眾生沉苦海，恨無獅吼破冥蒙。

【註】①三祖僧璨，周隋間人，受法于二祖惠可，隱居司空山（在今嶽西縣境內），移居潛嶽山谷寺，著《信心銘》，為禪宗重要文獻。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冊諡禪師曰鏡智，舒州刺史獨孤及撰碑銘，謂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

品，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曾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

石牛溪

雙鬢導我遊，信步入深谷。夾岸蔚茂林，長松雜修竹。曳杖行其間，鬚眉映之綠。小桃初著花，嬌鳥枝頭逐。微風吹落英，沾衣散芬馥。山泉迤邐來，泠泠瀉寒玉。清淺勝滄浪，濯纓還濯足。巨石臥如牛，飲流餐苜蓿。鐵笛呼不起，毋勞童子牧。星霜歷萬載，頭角嗟已禿。借問汝誰知，詩翁曾此宿。荊公樂天然，魯直愛幽獨。坐石竟忘歸，鐫名在牛腹。吟魂凝古翠，白雲駐高躅。千秋仰二賢，永懷讀書屋。於茲念家山，泉亦清可沐。結茅可安居，采蘭屢盈掬。奚必戀紛華，歸歟期待荀。避世謝塵囂，洗心無寵辱。偕遊多勝侶，有約緣應續。聯翩鶴駕來，訪我溪之曲。雨剪春韭香，甕釀黃藤熟。和我以新篇，莫負今朝囑。

二喬胭脂井

夫婿雙稱絕代雄，名花嬌倚醉春風。荒涼祇剩胭脂水，猶照斜陽一抹紅。

口占送別詩會諸友人

玉笛飛聲伴舞腰，黃梅一曲客魂銷。問君此別宜城後，夢到菱湖第幾橋。

同人於野

陳永正詩二十首

卻廣東省某協聘

扶病猶堪繞座隅，閉門安用歎無車。玄經一卷牀頭置，肯換長街買菜書。

奉題林樹榮十二生肖畫

食黍真成小人儒，掛角何異耕田夫。舉世眈眈休捋鬚，草間遊衍笑守株。有悔乘時風雲俱，登木飲露見今吾。終朝汗血千里驅，不如博籥亡歧途。逢場戴冠從擲掬，安用一聲聞天都。門前狺狺走復趨，晝眠大腹願魯愚。

流花橋

家國從來負女郎，素馨斜處是斜陽。洗妝無地今休問，流到橋頭即古香。

望富士山

濃雲流上山，復向山下瀉。須臾滿平川，便是茫茫夜。

香港二十世紀舊體文學研討會奉和黃坤堯教授

飲冰聊解我心熬，興滅扶顛亦足豪。幾代遺民千劫盡，百年長夜眾星高。微言已絕猶存雅，太息能舒或近騷。文獻叢殘待收拾，但期香海靜風濤。

暴雨當塗呈文彬先生

吾道元艱阻，行行驟雨風。迷樓時入望，沈陸爾何從。路已東西誤，源猶左右通。橫流安此處，容待晚霞紅。

讀蘇武傳

一夕兵車欲問邊，倉皇去國事如煙。誰憐海上窮蘇武，踐雪懷霜十九年。

與晉如語年少事

忍餓猶思咬菜根，長宵破絮亦奇溫。晨興阿母先看面，指壓天庭驗凹痕。

大姐自長沙歸穗

湘水焉能北，鄉心結海珠。喜看顏色好，漫說古今愚。世事莫須有，人生何患無。共期葆金玉，原不是微軀。相語四十年前事，感愴不已。

贈胡茂才大姐夫

桃源留不住，擾擾逐兵塵。夢想成何世，屯遭負此身。讀書寒夜短，步月素霜新。了悟人間事，清茶屬至親。大兄古桃源人。

贈趙維江教授 先生於中華大學生詩詞大賽頒獎會上致辭，傾動一座

荒塘鼓吹自難禁，九十風光夕照深。何處一聲玄鶴唳，亂紅成陣萬蛙瘖。

蕭紅百年祭

生死人間道亦窮，百年孤憤付秋風。呼蘭河畔蕭蕭葉，壯淚飛時血作紅。

惠能大師

嶺嶠立宗派，千秋惟一人。得除文字障，始證自由因。說法元開智，明心不著塵。曹溪閒掬水，香滿定中身。

讀儒林外史

衣冠薄俗孰能淳，橫睨儒林孰識真。外史於今成信史，世間何限斗筭人。

題林樹榮百鷺圖

幽人夜半隱几坐，群鷺翛然眼前墮。廿年閉置不見天，葦汀葭澤聊放我。林郎習靜托豪素，何妨盤礴斗室羸。伐毛刮肌餘骨骸，不求形似不細瑣。卓立風標白衣身，潮落潮生肯漂簸。行止低昂各隨宜，取魚守蚌無不可。偶然群動掠岸飛，流空回雪紛璨瑳。偶然盤勢欲下時，瘦影分明頂絲鞵。漁父鳴榔日來往，繒繳不施誠感荷。世間萬事復誰真，紙上自由知亦頗。劇憐鴻鵠負奇志，逆風銜蘆常畏禍。黃口啾啾空城頭，刺促跳踉爭紅果。或有期化巢阿閣，食粒於庭傷困圯。或有乘軒下九皋，便上朝衣補龍火。老子平生不外慕，殘書獨抱甘懶惰。英雄空作弋禽人，金雁銀鳧終計左。

喜得子玉先生手繪沚齋填詞圖賦此以呈

五十年前見，分春琢玉郎。簾飄他日夢，閣滿古時香。北苑思般薄，南山睨海桑。許同參小乘，人境此身藏。先生室名小乘山房。有夢簾香閣詞。

先慈忌日作

節過清明雨霧連，我生之後百憂煎。如何尚有傾江淚，哀子伶俜四十年。

穎廬女史為廣衆說余天柱山詩因步前韻以謝

仰天猶有問，舉世笑疑昏。星墮何年見，空留一柱尊。回車難復路，在谷漫尋源。忍預明朝事，相看各不言。

山谷流泉步荊公韻示軍持惟齋

萬牛不回此水，悠然已出重圍。獨往摩挲殘石，閒雲俟汝同歸。

黃河壺口瀑布放歌

滄海瀉杯河傾壺，懸流挾勢群山趨，坼裂層巖陂坳羸。盤渦裏外黃白殊，水爭石奪不肯輸，神劃鬼剜得乘虛。巨浪撲噬若於菟，百里震震驚聾懦，激電翻霜俄紛如。遊客駢首目睚眦，欲近還卻三踟躕。陰洞螺磴下闕覷，水府凝冷森髮鬚。亂濺億億摩尼珠，日影飄瞥虹影弧，一珠萬象纔須臾，已歷媧羲抵槃瓠。不周觸陷東南隅，赤帝揮手衆靈驅，竟移太行塞當途。濁流偈仄無完軀，河伯色怒掉狂車，秦晉蹴踏中原屠。鎔鑄大鈞一洪 t，水火漂焚無賢愚，黃土所搏皆為奴，仰天莫問民何辜。噫嘻噓是歟非歟，長安鬧市百六間，貴人恃恩持左樞，舞紫歌紅群氓俱。欲攀龍髯祠鼎湖，欲犯帝座踞清都，於此乘槎溯天衢。

九牛力挽縴千夫，柁傾槳折駭且呼，一墮不救失頭顱。浮生擾攘一蘧廬，增之不足減則餘，身世相讐悔其初。今我七十何所圖，自保一身慚妻孥，去去流年疾逃遁，口鉗形解胡為乎。觀我生兮道未孤，及吾衰矣道已污，有心無力心可誅。壺水當酒能醉吾，阮家老兵不識渠，招來對飲曉及晡。微陽在戶月在除，豪素滿几聊可娛，毋用局束氣不蘇。神州百年終丘墟，休嗟微禹吾其魚，淚墨淋浪筆諸書，我淚未竭河已枯。

王翼奇詩詞二十首

鷓鴣天 贈趙昌平

雨散星離各轉蓬，春申拭淚感重逢。蒼黃人事何從說，嫵媚頭顱我輩同。研句讀，注魚蟲，青燈緜帙漢唐風。上書大類陳情表，乞遂初衣葆厥躬。

鷓鴣天 感事

雞雉群飛鳳在笄，鄙夷周鼎寶康觚。由來盛世多奇跡，夫子如何待價沽。齊擊缶，更歌鳴，堯封舜壤禹之都。神州本有連城壁，太息時人眩碣砮。

象山花畧島張蒼水兵營遺址

九鼎神州已陸沉，田橫孤島氣蕭森。連營結壘重重石，填海支天寸寸心。公自從容身許國，我來憑弔淚沾襟。唯餘無際蒼茫水，終古風濤湧到今。

西溪舟中吟贈陳佐洱兄

玉面星眸奉使來，從容樽俎對風雷。入秦歸璧渾餘事，曾向英倫踏浪回。

萬松書院與留社數子晤敘

三言與曾點，一慟為顏回。天下滔滔水，人間殷殷雷。同心二三子，乘興笑談來。忽有高丘顧，彌增廣武哀。

午睡夢人饋梅五盆方詠之而醒

一盆二盆梅何早，三盆四盆花更好。五盆居然萼綠華，在山之麓水之涯。夢回惆悵臨風久，青眉紅靨尚招手。

過亡友黃永礪舊居有作

驚心四十四春秋,重過君家橐籥樓。總角論交情歷歷,登堂拜母事悠悠。季方神貌何相似,魯直聲名孰與儔。(謂旅法名畫家黃永砗,君之弟)今日人天俱老矣,忽聞鄰笛一回眸。

甬上孫君玉安囑題趙千里畫韓愈盤谷序

一序歐蘇重,真堪冠八家。高文深有致,大筆妙生花。六幅藏丘壑,千年閱歲華。裝池護神物,竟許我塗鴉。

答啟宇郴州旅舍懷少遊

郴山郴水盡相思,想見楊郎半醉時。今夜錢塘風雪裏,瀟湘南望讀君詩。

讀張充和前輩《曲人鴻爪》

開元天寶事如何,鴻雪痕留歲月多。太息曲終人散盡,陸沉奚止舊山河。

西溪初雪

雪後西溪一棹回,林園彌望盡瓊瑰。不須更問劉十九,綠酒紅爐來不來。

讀成老寄餘姚三味子七絕十八首有感

京華詩老興淋漓,高詠遙傳舜水湄。絕似胡笳十八拍,寫來今日蔡文姬。

初中同學郭榮德自廈門來杭晤敘賦贈

執手相看曆劫身,微茫影事隔前塵。愁紅慘綠都成夢,密雨驚風哪是春。公瑾論交猶總角,子期思舊幾傷神。海天只有濤聲在,投老還來就故人。

孤山題襟館感事(六首)

人遠風微剩故廬,湖天猶護一山孤。前賢志稿煌煌在,珍重當時記事珠。

題襟人物盡名家,大布粗繒氣自華。此日登臨說天寶,耆英遺跡認交加。

湖山鴻雪幾留痕,印學西泠海內尊。金石丹青皆壽世,更從文字溯淵源。

翰墨風流似永和,百年青眼待高歌。名山勝會來今雨,說到中興慷慨多。

石交相印在心期,數布衣來問水湄。今雨驀然成舊雨,百年曾是幾多時。

逸草書成廿四行,濯纓濯足唱滄浪。料無遠客來題鳳,吟到篇終淚滿裳。

乙酉蘭亭秋禊贈錢明鏘先生

先生武肅之子孫，於今為富亦清門。英雄割據堪追遠，陶朱貨殖聊樂員。生來骨相亦英奇，封侯食肉貌飛而。二十七年身在劫，孟光撫稚矢冰蘖。民初家世尚簪纓，本擬繩武繼家聲。天地蒼黃忽翻覆，窮途未作吞聲哭。家有詩書忍棄置，奔波不曾廢吟事。域外歸來詩一囊，歐美風光何瑰異。與子論交愜素心，偶談往事一沾襟。酒酣耳熱生豪氣，忽放悲歌動天地。年時攜侶到蘭亭，欲為勝地正詩名。列坐青衿多雋逸，流觴曲水韻泠泠。

滕偉明詩十九首

萬源阻雪

銀山莽莽壓城摧，密密彤雲凍不開。半夜驚風掀瓦去，平明獵馬踏冰來。擁爐暫得家千里，對雪能賒酒一杯。逆旅主人莫生厭，客囊那可度人才。

【註】一九六八年冬，余趕赴城口縣報到。至萬源，方知城口不通公路。余從萬源翻越雪山，跋涉四天到任。

田歌

桃紅李白映江開，西子酡顏小小腮。花下茜裙踏歌舞，雨中青笠並排栽。疊灣招手卿難會，隔水拋秧仲可懷。莫道農家無雅樂，竹枝本自野村來。

【註】城口猶有刀耕火種之俗，田歌即薅草鑼鼓，勸力之歌也。

村飲

有山則可不須名，有酒便傾何必清。巫峽行雲殊恍惚，荒村流水也娉婷。現烹赤鯉猶疑跳，纔泡黃瓜略帶生。飲罷涼床捫腹臥，悠然大字向天橫。

【註】川東農家多蓄涼床，露天設置之，以供乘涼之用，故可向天橫。偶於網上見人問此，因順及之。

秋來

白露橫江白絮飄，大荒草死鳥飛高。池邊遇虎膽墜落，地底來風城動搖。植杖忽成華蓋樹，生兒已慣葛藤橋。天教早早林泉臥，要甚綸巾共羽毛。

別城口

長年茹苦怨窮荒，臨別窮荒又感傷。赴任詩書纔一帙，歸時兒女忽成行。山川已納行吟客，父老早容狂放郎。路轉溪橋猛回首，翻疑城口是吾鄉。

【註】余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調四川省文化幹部學院，於一九八六年春節取家小到成都。憶及一九六八年入城口時，余僅一人一囊，歸則有子女三人矣。

秦俑坑

若箇臨坑不動容，森然軍陣樹刀弓。至今陶俑猶瞠目，向昔諸侯敢試鋒。與子同仇何慷慨，我車既好便轟隆。銳頭長頰輕生死，一擯金盃所向空。

長城

拍遍長城百感生，箭痕斑駁石無棱。觸碑漢將哭青塚，射母單于圍白登。寸土穿蹄方入籍，一株沃血始垂英。敢忘先祖塗肝腦，榻側鼾聲不耐聽。

登樓

憶昔山呼萬歲來，城樓今上頓生哀。帝王氣象終難掩，宮掖謎團實費猜。早料深心鬥蝸角，應羞熱淚濕天街。此間正歎寰球小，蟻陣遑論第幾排。

堂前

紀念堂前老舜民，同爐冰炭最難禁。蔓抄天下寧王術，雷震寰球是楚音。落座猶存割尾痛，觀刑暗訝肅貪心。何須更著原君論，慟哭昭陵大有人。

劍門關

乾坤驟束勢如籬，端的丸泥塞萬夫。城上望山山打面，漏中對月月收觚。姜維卒敢懸孤膽，阿斗終難守霸圖。俯看益州煙裊裊，青痕一點是成都。

黃鶴樓

揮杖狂登第五重，下臨蟻塚上摩空。三吳明滅煙霞裏，百代興亡指顧中。賈傅可能逢盛世，葉公未必好真龍。西風落日紅垂地，檻外長江水不雄。

歲暮

歲暮雪花初到門，疏疏撒落亦紛紛。細君忽作烹牛想，大聖纔封弼馬溫。屈指杯盤三易置，回頭兒女各成人。陳年老賬資歡笑，不必膠牙祭竈神。

筒轉萬花驚麗都，糊塗夢醒更糊塗。偶從天女窺新款，常伏地攤翻舊書。鼯鼠能穿重槌守，鷓鴣不識對門居。聯歡晚會觀場罷，呵欠聲中一歲除。

【註】民俗，臘月廿三日以膠牙糖祭竈神，令竈神食之而膠其口，無法在帝前告狀也。

冬夜不眠忽憶舊事遙寄永超

淒涼感舊夜寒生，總總愁絲心上縈。短薺分甘惟李痞，高床剖肺兩陳登。漏刀蠻子心猶悸，焚簡灰坑撫已平。印跡斑斑成趣事，可憐當日若為情。

【註】舊事指文革中事。譚永超為吾大學同學，現為眉山中學副校長。李痞即李永賢，川大校友，痞則昵稱也。高床指學生所用之架子床。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至八萬，倖存子遺被呼為“漏刀蠻子”。

網傳陳曉旭病逝痛惜不已

葬花人去月痕孤，博客今宵共一呼。君化彩雲歸碧落，我從何處哭仙姝。纔消玉潔冰清貌，便睹行屍走肉圖。多少癡兒追入夢，紅樓真是攝魂書。

【註】陳曉旭以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三（終年四十二）去世，五月十七日從網上得知，十九日始見於電視報道，而爭演新版紅樓夢之林黛玉者仍蜂擁而至，落選後竟嚎啕大哭。

病甚，不知何疾，十日自愈

出舍遊魂若卷雲，狂張怒引亂紛紛。纔登建木窺仙井，忽墮歸墟見鬼墳。舌盡奇辛宜辟穀，心生凍土厭聞人。如何又返皮囊舊，草料場中曬老軍。

賣書

斗室堆書不透風，賣書解放可憐蟲。掐痕代筆心情老，豎子成名眼目空。有聖曾言夔一足，贈人恐誤楚重瞳。善哉化作還魂紙，好送天蓬元帥宮。

合江亭席上作

合江亭下露初晞，因爾琴歌想李頎。人在江湖方具眼，詩從曹鄴便無譏。平時不用青鋒劍，末座誰親白袷衣。我到京師原訪戴，會當與子浴乎沂。

雙十夜作

武昌首義氣如山，舊史掀翻大改元。半夜英靈連袂至，百年風雨一時攢。數軒亭口饅頭火，剩與妻書血字寒。問到民權皆不語，有何顏面對先賢。

【註】中學課本，反映辛亥革命篇什，惟魯迅之《藥》與林覺民之《與妻書》。不知能保持多久。

王邦建詩二十首

購書

怡情益智啟心扉，書肆尋書不忍歸。每到夜闌君莫笑，抱書如抱美人回。

惠州西湖豐渚園賞荷二首

一朵蓮花一美人，美人個個似觀音。虔心欲下深深拜，拂面風來喜不禁。

殘荷聽雨境淒清，惆悵義山遺憾深。今日花開千萬朵，可來豐渚發高吟。

由惠州西湖之穎州西湖賞荷二首

粵西湖又皖西湖，一樣風光萬里途。映日荷花彌望眼，垂楊影裏憶歐蘇。

野水清波此最佳，又探西子賞荷花。誰搖小艇咿呀近，莫是當年靚女娃。

壬辰盛夏與瑞齡夫婦小慧游田橫島

不負經年約，來從島國遊。海風清送爽，林樹宛生秋。懷古思千載，憑高去百憂。飄飄何所願，天際逐晴鷗。

重遊外灘

越過千山又萬山，行吟幾度到江南。洋場十里崇樓麗，歇浦風光數外灘。

壬辰中秋外灘賞月

是夜遊人潮湧，舉步為艱，大批武警出動維護，始克穩定。

明月空中掛，波光天際流。人聲聞鼎沸，誰在最高樓。

重遊豫園

古木干霄麗日鮮，樓臺亭榭尚依然。幾多文酒詩人會，滬上風流四百年。

客至

聞君遠道來，暗暗心歡喜。人生苦寂寞，知音能有幾。

贈崇穀吟長

筆走龍蛇擬二王，吟蹤豈獨愛三湘。書生本色原如此，獨立蒼茫瞰大荒。

題《藿香齋吟草》

藿香存正氣，鐵筆破長空。慷慨作獅吼，高吟一世雄。

青雲譜次和世七絕韻

青青草色與天齊，雲樹蒼茫一望低。八大吟魂招不得，只從墓碣認前題！

登黃鶴樓

黃鶴樓頭望，百年感慨深。長江流不斷，萬古楚騷心。

二月十五夜久雨見月有寄

多時不見月，今夜忽分明。為問豐湖上，何如此地清。

二月十六夜有懷

十六冰輪滿，空庭遍地銀。想伊清興發，也作捲簾人。

中秋夜寄懷

今夜君思我，何如我憶君。那堪人不寐，望月到天明。

福崗舟中

鯨波萬頃畫圖開，海上仙山映日來。獨倚危欄舒望眼，天風拂面鳥飛回。

題臺灣美人玉照

笑貌嫣然宛若仙，來從夢裏認前緣。問君可是憐才者，相望蓬萊五百年。

月夜

清風開綺戶，明月照中庭。何處歌聲起，桐陰側耳聽。

蔡淑萍詩十三首

城市

城市多高樓，層層復疊疊。不識鄰者誰，窗戶每相接。教人慎言笑，不敢聲遽發。聲高擾四鄰，頗為人不屑。西鄰有嬌女，年可十二三。美目清如水，束髮纔過肩。常見昏與曉，低首坐窗前。想知課業重，讀寫不稍閑。今朝知何故，嬌女忽大哭。雙手桌上拍，雙腳地下蹴。阿母急撫肩，阿父眉輕蹙。乖女快噤聲，齊聲低語囑。此情令我感，不覺濕雙眸。羨女少拘謹，偶然得自由。我豈

無可喜，我豈無可憂。喜憂難形色，怎堪為爾儔。夜夢返山林，山花滿幽徑。鳥啼綠樹顛，澗波如鳴磬。忘形二三子，清歌雜高詠。一哭還一笑，窗白人已醒。

弔長平古戰場遺址

故邑頽垣在，雄關草木荒。登臨一揮淚，來弔國之殤。見說興亡事，忍思殺戮場。休吟豪傑賦，啼鳥正悽愴。

聞宋美齡女士以一百零六歲高齡在美逝世

海外有人終蓋棺，此間言語異於前。是非翻覆官家易，疑信依違百姓難。戰血未涼即成史，亂雲既散不如煙。羞誇了了五千載，身歷般般已惘然。

憶馮公克熙先生

2004年12月8日，中華詩詞學會第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議廳開幕。憶及馮公生前，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即在此參政議政。今人天相隔，倏忽八月，悵何如之！

到此殊難掩淚眸，萬千思緒說無由。似聞耿介盤空語，長憶超前治本謀。肝膽許民兼許國，詩文多慨復多愁。眼前峻嶒巍巍峙，應是先生德範留。

送趙洪銀兄赴甘孜

纔賦松梅志，又聞新命頒。遙思康定月，先度二郎山。僻地懷民瘼，輕車出故關。風含春氣象，澗水已潺潺。

【註】趙洪銀兄有詠松句“一朝為梁棟，風雨庇黎民”，詠梅句“莫道香微細，能開天地春”。

戊子中秋園中小桂數株花開如簇遠勝去年

高未及人枝葉蒼，明黃嫩蕊吐醇香。月中桂影太飄渺，不似吾家映碧窗。

牛年將至書近況告友人

一日除形役，三年賦蟄居。小園堪樹木，靜室頗觀書。疾喜新來減，詩慚久已疏。風雲偶評點，差可勝前余。

蒼溪杜甫放船石

青青磐石立江干，遙憶公曾此放船。惜我今來春欲盡，一彎瘦水不堪看。

開遠靈芝湖聽彝族姑娘歌唱

想見林遮雲霧封，居家蒼莽大山中。放歌一曲原生態，如聽松間澗上風。

開遠雲窩寺相思樹

三百年前誰植此，風霜雷電不能死。良人征戰幾時回，看取殷殷紅豆子。

湛江特呈島溫泉浴足

良夜何其詩思杳，人間萬象了無痕。桑田滄海尋常事，二億年來水尚溫。

憑弔黔江小南海地震遺址並泛舟遊湖萬感交集言不能一

百五十年風雨蝕，劫灰飛盡跡不滅。聞說當年地大震，厚土為坼高天裂。千仞山，斷似截，滾石下，五溪塞。人或為齏粉，禍機不可測。我來憑弔何悽惻。亦磐亦屋，亦怒亦突。顧彼亂石，驚我心魄。咫尺之遙憶汶川，應似當時飛淚血。我來遊湖情懷別。山如黛，島如星。水如膏，舟如萍。不敢出一語，怕驚水下人。一瓣心香爇，為君賦安魂。唏噓乎，小南海，黔之靈。至大道，此間銘。敬畏永恆之自然，珍愛有限之人生。

【註】小南海為水面海拔 670.5 米、水域面積 2.87 平方公里的高山淡水湖泊，秀峰環列，水清如鏡。1856 年 6 月 10 日，黔江縣地大震，後壩鄉山崩，山體滑塌 10 餘公里，崩塌物 4500 萬方向西推移兩公里，以近 100 米的落差阻塞山谷，形成長 1170 米、底寬 1040 米、高 67.5 米的天然大壩。所成堰塞湖，即今之小南海。

步韻奉和仁德《感懷》

海桑驚變有生年，萬里歸來敢自憐。何處關山尋舊我，徒餘心緒似從前。蒼涼怕聽鶉啼血，羸病但看人著鞭。塞臆空多千滴淚，難揮一點到吟箋。

楊啟宇詩十五首

國華兄詩稿編成囑題

草根生計本菲微，藿食粗衣白板扉。聊佐三餐跟斗酒，漫吟七字打油詩。能杼吾子窩囊懣，不避他媽匪氣詞。歷閱名場新點將，蒼頭特起有偏師。

和人感懷

落寞情懷落寞秋，斜陽黯淡倦登樓。海枯魚爛成今日，滓泛渣沉攪濁流。浩劫九州誰鑄錯，浮生百味總宜休。天堂地獄皆無謂，惟有人間不自由。

賀仁德六十華誕

猶記初逢錦水邊，陳郎風度最翩翩。天荊地棘成今世，壬轉辰回值壽筵。與爾乍銷愁萬斛，願君且飽日三餐。更留老眼觀滄海，長爪麻姑有預言。

賀龍生兄古稀大壽

過隙駒光太不堪，百年只剩十之三。雲雷風雨皆成幻，苦辣酸鹹盡轉甘。把酒幾人能放曠，哦詩老子自癡頑。天方已見群葩綻，待與梅花結後緣。

北川廢城地震遺址

斷壁頽垣弔廢城，念中多少未招魂。淒風冷雨空山裏，紅萼無言寂寂春。

登江油太白樓

穠李夭桃釀嫩寒，春雲黯黯獨憑欄。騎鯨人去超千載，化骨丹成近百年。劫到鶯花天有淚，波翻瀚海夜無眠。慰懷新得長生訣，藿食三餐佐碘鹽。

小學畢業五十周年，同學聚會天臺山，夜不能寐，起而有作

夜雨空山覺夏寒，潺湲溪語訴無端。縱穿弱水三千丈，難返流光五十年。鯀伯早經灰息壤，鼇孫猶自戀虞淵。不眠默數平生事，暫謫紅塵亦偶然。

伐盡

玉珥銀鐮濟一堂，傾囊各獻補天方。多金可養懸魚吏，注水能平沸鼎湯。失鹿堪嗟秦網漏，射潮端賴楚弓強。免教他日塵揚海，伐盡人間樹樹桑。

辛亥百年祭

蒼天已死立黃天，風雨雲雷更幾番。鐵血縱能傾帝座，共和未必奠民權。曾經理想開新運，擲去頭顱太少年。百載回眸論成敗，不知何語報軒轅。

讀澄碧草堂合集漫題二絕

如此江山幾霸才，飄零壇坫劫餘灰。分明一點靈犀意，益我蒼涼四顧哀。

瀟湘雲夢水雲閑，終古騷心屬芷蘭。修到華鬢千劫後，天風吹袂返蓬山。

渝遊感懷

東去濤聲失莽蒼，魚龍潛跡水雲涼。摩天霓彩烘新景，沸地紅歌復故狂。大有佳兒金作粟，盡多來日海生桑。悲秋弔古皆無緒，曼子臺空蔓草荒。

龍華寺同人茗坐

塔鈴風語訴斜陽，曲徑亭臺池藻蒼。寒磬疏鐘傳梵唄，珠光寶氣隔洋場。戲拈佚史儒林外，茗坐佳人錦瑟傍。誰會白頭牢落意，無花時節訪花王。

【註】寺中牡丹為百六十年舊種。

峨眉紅珠山賓館獨坐

江聲山骨總嶙峋，心事嵯峨熨不平。同此月枯星寂夜，嶢嶢相對慰畸零。

大夜彌天萬籟沉，幽思遙接海王星。珠燈忽見生芒角，知是蒼涼太古魂。

王玉祥詩二十首

安陽殷墟二首

青銅燦爛啟文明，剩有殷墟證血腥。白骨盈坑人殉酷，不知何以弔亡靈。

三千年外祖風垂，車馬身家有定規。難怪人分三六等，上邦自古別尊卑。

安陽袁林

秋陰黯黯鎖袁林，劫後幸存洪憲墳。一百年前洹上夢，可曾驚醒個中人。

湯陰岳廟四首

奇冤三字駭聽聞，今古何曾有此云。五鬼當庭長跪處，尚虧一席是奸君。

臨安遙想噪昏鴉，誰可西山挽落霞。大好長城偏自壞，罪魁難恕趙官家。

黃龍直搗更休云，十二金牌下日曛。釜底抽薪廊廟事，柳營徒慟岳家軍。

謁祠人湧競焚香，殿宇巍巍立夕陽。縱處世風澆薄裏，民心依舊念忠良。

湯陰羗里城二首

欲從羗里覓仁懷，嫋嫋秋風演易臺。留得無雙奇典去，聖賢何日更重來。

曠懷對厄想當時，佇立遺臺有所思。薄賦恤民千古範，後來為政幾能持。

雲臺山紅石峽

雲臺地貌豔丹霞，幽谷神工闢斷崖。高下澄泉穿石湧，短長飛瀑向人嘩。巖前野樹斜生紫，澗底靈魚不識沙。清徹心脾愉徹目，萬方遊侶盡忘家。

登封嵩陽書院二首

碩儒德業耀高嵩，絳帳無慚海內雄。古柏龍鍾先哲杳，更誰真可繼宗風。

書聲墨蹟去遙遙，今古風猷已壤霄。慷慨每聞興國學，上庠唯見大樓驕。

洛陽龍門石窟

晚涼天氣近中秋，細雨龍門汗漫遊。歷盡劫波千佛在，一川煙水闕山流。

洛陽白馬寺

白馬西來溯永平，伽藍首誦佛家經。洛陽幾歷紅羊劫，法雨猶能潤祖庭。

南陽武侯祠二首

氣象南陽孰與同，宏祠佳木壯秋風。世情古即嗤司馬，天理今仍許臥龍。能受婦衣殊偽詐，不謀田產見公忠。論人未可依成敗，乃有先生百代崇。

古崗靈境亦悠哉，想見當年曠代才。高遠歌吟抱膝石，清芬花木讀書臺。文章原自忠肝出，韜略須從學海來。膜拜幾人能盡瘁，草廬斜日久低迴。

生肖五詠

虎

論猛嘗云苛政同，等閒一嘯懾雄風。洗心好拜真周處，晦氣偏遭醉武松。威假狐身憑口佞，拙看驢技至蹄窮。何期半作樊籠客，漸廢山君捕搏功。

牛

負將老子出函關，紫氣青乘底日還。歌叩廟堂非寧戚，功彪火陣杳田單。傷懷懵懂彈琴謬，觸目荒嬉掛角難。千載奔勞歸一嘯，好搖疲尾放秋山。

雞

引吭一唱破霜林，報曉殊勳傲百禽。困鬥誰隳人主業，荒鳴我豁祖生襟。杯盤有味推金爪，刀俎無情割赤心。品種改良多變異，糟糕最怕轉基因。

豬

底事天官轉畜生，別無它用只宜烹。貪淫不改空言善，饞懶難移豈悟能。逢慙氣時胡拱拱，到隨心處亂哼哼。基因濫變圖多利，新搞名堂瘦肉型。

兔

浪說高天作月精，偷生命定草間行。炎涼覓食羞同鼠，風雪藏身怕飼鷹。充我腸飢心已足，受人餌賜淚先零。奈何長搗迷魂藥，竟至難分濁與清。

熊盛元詩詞十二首

滬上閑居二首

颯颯秋風海上來，桐陰夢覺瑣窗開。諸天靜寂孤鴻唳，盈幅清愁未剪裁。

槐花落盡雨霏霏，拾取殘香夢已違。徙倚中庭忘所在，枯蟬影蛻一身歸。

豫園懷古

荷風起處覺新涼，翠減紅銷鬢亦蒼。四壁藤牽終古恨，一天秋入點春堂。小刀空幻龍飛影，清酒難澆蚓折腸。寄語游鱗休自樂，他年劫換海生桑。

暮春海上閑居忽憶散原如山憂患不到處之句因次其韻

一鵠懸胸來萬矢，嗒然枯坐槐陰底。如山憂患盡推排，翻笑平生鈔故紙。海上喧囂豈礙閒，夢馳嘉祐治平間。安得此身藏藕孔，濤生雲滅了無關。

【附】陳散原《題吳靜庵寒匏籀圖》“閱世皇王去如矢，舊都猶未夢魂底。九衢車馬葬氛霾，誰解低眉映窗紙。光怪圖書四壁間，況接風流趙管間。如山憂患不到處，高致幽情獨掩關。”

淞江七寶教寺懷古

壁間有餘輝，盈手無從攬。高調只獨舒，渺邈沉百感。不聞鶴唳聲，但見雲慘慘。披襟坐華亭，老我悲習坎。

【註】“雲間二陸”後人建家祠于吳淞江畔陸寶山，初名陸寶院。後吳越王賜以金字藏經曰：“此亦一寶也”，因易名七寶。蓋“陸”與“六”諧音，故有七寶之稱耳。陸士衡《擬明月何皎皎》詩云：“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王船山評曰：“平原擬古，步趨如一，然當其一致順成，便

爾獨舒高調。一致則淨，淨則文，不問創守，皆成獨構也。”《易》之《坎》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辛卯重陽前一日遊龍華次蒹葭樓韻

蒼葭白露空凝望，解纜何人與溯游。海竭塵揚垂百載，莢肥菊瘦耐三秋。天心
漸死休呵壁，狐尾將濡自首丘。甚矣吾衰邁陽九，茫茫霧掩仲宣樓。

【附】黃晦聞《九日登龍華塔同諸貞壯、鄧秋枚》：“九日龍華車似水，客中聊
復作清游。一江入海渾成瘴，百里無山只見秋。強欲登臨過此日，未須流涕對高
丘。茱萸各有鄉關感，難遣天涯共倚樓。”按：黃氏此詩作於光緒三十二年
(1906)，去今已百餘年矣。余嘗有詩曰：“乾柴烈火照棋枰，局勢而今似晚
清。夢到林巖歸隱處，一溪風月伴潮生。”

壬辰立秋，冰粟邀諸友小聚浦東，品茗論詩，頗慰岑寂，因賦此律，以抒所 感，次胡中行先生韻

茗煙輕裊興初長，秋到江東跡未彰。浩渺星河孤月涌，喧囂人海一身藏。從知
曠古矜鴻節，肯向通明奏綠章。說劍談瀛風滿座，無端夢越大西洋。

【註】劉子政《九嘆》：“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

【附】胡中行《贈恩師陳公允吉》：初識允公韻味長，南陳名氣久昭彰。忽聞獅
子雲中吼，又見芭蕉雪裏藏。一部辨思醇學問，十篇論作秀詞章。半生低首蒙恩
澤，佇足門牆歎望洋。

壬辰孟秋與穎廬復庵謁石窗詞丈于春申紅豆館次陳仁先綠陰韻

桐葉盈階一寸深，流光欲挽力誰任。匣中紅豆長珍護，夢裏青春共遠尋。曼衍
微言當妙質，扶疎古木囀靈禽。莫嗟殘萼飄零盡，虛室依前貯綠陰。

【附】陳仁先《綠陰》：碧樹人家往往深，殘紅滿架恨難任。單衣時節寒仍戀，
絕世芳菲夢一尋。浩渺流波沉素鯉，氤氳朝夕換鳴禽。不須極目愁煙裏，占斷江
南是綠陰。

奉和石窗詞丈見贈

雲外樓臺一望賒，綠陰深處認仙家。暫邀鮫客來蓬島，爭奈秋霜點鬢華。詩辨
源流境超曠，骨撐天地氣紛拏。通靈坐覺風生腋，休負盧仝七椀茶。

【附】周退密詞丈《晦窗曉華舜華三教授枉過寒舍存問率賦俚句留念時西元二〇
一二年八月十三日也》：雲軒仙仗望中賒，喜有客來野老家。一士弘文原獨秀，

上庠振鐸重雙華。海葵虐後災為續，絲蔓風前勢尚拏。愧煞主人無供給，歡言乏酒只清茶。

申城五角場酒肆與舜華對飲談詩次范肯堂韻

炫彩虹霓逼四圍，雲沈海嶠我安歸。同光脈斷新風熾，菡萏香銷舊夢違。象外遊心天自闊，絃邊送目手頻揮。秋波綠漾飛鴻影，未許征塵染素衣。

【附】范肯堂《黃浦江感賦前韻》：帶郭江灣只一圍，湯湯入海水知歸。清談典午風猶在，高會春申願竟違。白日祇教雲樣過，黃金真有土能揮。潮來浪去悲何限，百倍安心是布衣。

蝶戀花 曾園留影

花影如潮潮怒起。擎海茫茫，都納荒園裏。一角亭臺多少淚，算來惟有情難死。紅豆根深真得地。爭奈春歸，落盡相思子。三百年間留痛史，古今相續何曾已。

【註】定庵《夢中作四截句》“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實從孫子瀟《落花和仲瞿》“滿天紅影下如潮，香骨雖銷恨未銷”及王采薇《春夕》“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點化而來也。園內有紅豆樹，已三百餘年矣。

臨江仙 聽歌有感

流水潺湲情悄悄，歌臺醞醞春溫。返生香裊玉梅魂。東風如有約，北渚自凝神。一任青衿飄夢雨，哀絲暫駐行雲。醉邊燈影認前塵。丁香空際幻，不見綉衣人。

王蟄堪詩詞二十首

減蘭 輓汝倫丈

登高遠眺，咽斷寒簫驚噩耗。眾醉吾醒，太息南天一柱傾。誰歌楚些，喜是荒原犁已破。淚眼淒迷，獨向殘宵酌一杯。

清平樂 賦贈和軒即為補壁

孤懷漫惹，誰是知音者。一碧清虛堪入畫，聽取空山琴雅。不須著意傷春，香紅寄與騷魂。窗下相看燭淚，天教夢影留痕。

臺城路 庚寅上巳豐城雅集，時玉樹方聞震警

一天花雨催春暮，魂銷劍池詩酒。座上陳蕃，樽前孺子，神接蘭亭時候。龍光射斗。盡簫客才人，曲星文宿。自古風流，漫將詞筆話江右。京塵懶開倦眼，陰晴關冷暖，天意難叩。嫩約前盟，今鴻舊雨，淚惹相逢衫袖。霜毫看取。正韻逐尖叉，展繡題就。別有傷懷，劫邊驚地吼。

浣溪紗 楊岐山弔文廷式墓

吟屐南來犯莽蒼。四山蔥翠起微茫。絕無人處足淒涼。卓識襟期堪第一，孤標兀傲故難雙。百年風淚弔斜陽。

前調 謁譚嗣同故居

劍膽琴心恨未銷。好將民主憶前朝。當年誰會笑橫刀。為有先知醒眾醉，但期後浪疊狂濤。不應烈士血空拋。

前調 謁胡耀邦故居

猛志端知未肯降。垂簾往事話同光。程嬰杵臼共留芳。漫擬和諧資穩固，寧憑褒貶定炎涼。百年差許兩瀏陽。

前調 六月三日與啓宇諸兄游西山八大處

舊事回眸轉瞬間，吟邊暫許寄鷗閑。千年帝業認長安。故曲關心聲未絕，紅花到眼色猶鮮。叢陰茗話隔輕煙。

減蘭 遣懷

穠桃艷李，醉眼重看如隔世。爨演毘飢，畢竟腥唇也近朱。蜂狂蝶浪，鏡裡瓶花空自放。謔語驚癡，卻笑深杯惹恨時。

風入松 冬日詞集拾夢齋同譜此調

夢回餘暇暫無煩。曲舍寄幽歡。疏狂小駐流連地，但忘卻、馬沸車喧。放膽同掀杯酒，今宵且醉長安。知他此夕是何年。有恨未全刪。吟邊幾許傷心事，怕重愁、惹淚同潛。誰會當時憔悴，濯纓濯足都難。

前調 蜀州雅集聽天放樓主人撫琴賦此歸之

誰翻古調喚清聽。婉妙別簫笙。霜絃拈挑依徊處，作千轉、漫遣消凝。寒渚漁樵曾話，高山流水堪盟。虞山舊脈許新承。秋盡草還生。神魂小逐雲中鶴，動孤吟、冷卻茶觥。蒼鬢無言已醉，青衫有淚先零。

鷓鴣天 寄庶之

萬象紛紜擬彩漚。帝京何事苦淹留。雲迷蓬島攜仙侶，露冷沙洲宿草鷗。傷紫陌，嘆紅榴。一腔幽緒酒邊收。亂塵聲裏驚重五，霧掩鄉關起暮愁。

水龍吟 過山海關

一關雄鎖遼東，夢回桑海餘長嘆。秦皇霸業，唐宗偉略，都輸闖獻。可惜袁公，風波兩度，當時誰辨。為紅顏一怒，吳郎意氣，百年事，成恩怨。漫說朱明運斷。訝千秋、煙雲重幻。盈虛消長，幽思無盡，悲歡相半。獨憫蒼生，吟邊每是，亂懷難遣。正殘鷗數點，斜陽影外，向蓬山畔。

念奴嬌

辛卯之秋，七月既望，秋扇詞人置酒孤飛雲館，蓋大蘇前遊赤壁之日也。於是相與樂甚，竟夕歡飲，不知窗外何世。先一月，予過蘄春，追慕東坡之意，曾往黃岡一遊，雖有吟思而不克成篇。今者引以為發端，同拈此調云。與聚者和軒、高涼、小菱、小洪。

風銷月隱，剩吟邊付與，多情詞客。舉酒飄然凌萬頃，招得髯翁仙魄。渺渺予懷，憑空弔遠，同此風流癖。屏山影外，俗塵誰會今夕。因念荆楚閑蹤，登高揮涕，是處成追憶。目送大江思縮手，獨挽斜陽深揖。遺範猶存，斯人往矣，對景餘嘆惜。一聲歌罷，夢回殘燭虛白。

臺城路 聞歌有感

百年風物歸殘劫，沉疴問誰能起。一旨承天，三軍列甲，欽此都成民意。長城既毀。便重賦招魂，枉拋心計。一片歌歡，斷紅寧醒祖龍睡。強權祇今剩幾。去來春漸遠，王霸難繼。南海風潮，中東戰伐，莫把人心旁置。殘山剩水。悵明日黃花，著愁無地。坐看窗雲，柳煙斜照裡。

鷓鴣天 仲秋客蓉城偕諸侶小集峭軒先生十二梅花吟館同賦

清興隨緣作蜀遊。高齋茗霧聚群鷗。三千世界歸殘筆，十二梅花蕩俗眸。霜薦桂，露涵秋。書城坐擁睨封侯。今宵把酒須同醉，簾月彎鉤到小樓。

自題蘭石小幅二首

池畔幽蘭信手栽，書工畫匠少詩才。清吟每是新題罷，便覺香風腕底來。

三百年來嘆寂寥，筆枯能狀美人嬌。除非難得糊涂句，不必詩書讓板橋。

清平樂 六盤山和登成

峰連迤邐。曾寄倉惶履。漫許長征能萬里。一例成王敗匪。空餘縛莽長纓。當時獨恨東瀛。七十七年過卻，是非可待人評。

齊天樂 都門秋思

笛邊孤緒驚秋早，吟懷怕拈愁思。乍冷還溫，將晴未雨，時序攸關天意。衰年剩幾。漸充耳商聲，不消沉醉。敗柳垂霜，夕陽無語任西墜。空嗟載舟覆水。例逢瓊島宴，無礙高會。碧澗潮洶，紅墻夢穩，依是宮門幽閉。騷魂叱起。要霹靂重開，九州生氣。一曲誰歌，喚人深睡裏。

祝英臺近 扇

拂香腮，偎翠鬢，纖手記曾弄。紙上孤桐，還更着雛鳳。綺窗不渡炎威，涼氛揮散，伴蘭霧、枕雲邀夢。怕霜重，便擬檯鏡裝池，屏前作清供。那復當時，羅袖日相擁。秋來誰肯持將，但教拋卻，漫應付、要他何用。

劉夢芙詩詞二十首

買陂塘 城居十餘年矣，庚寅中秋後感賦

悵年年、素衣塵染，家山回望雲渺。紅樓處處金銀氣，夜聽歌鶯聲裊。花影俏。見無數、明星頂上光環耀。神州夢好。正釀出芳醪，沉酣萬井，聖意在堂廟。何時向、第一峰頭登眺，玉龍飛瀑吟嘯。風鬟霧鬢尋仙去，遙指瀛洲員嶠。君莫笑、是癡想長生，那得安期棗。玲瓏月照。待天外移來，靈臺深貯，清冷幾分保。

金縷曲

拂曉披衣早。過中秋、月華猶晦，雨絲涼裊。菡萏池邊紅正盛，昨夜西風盡掃。聽柳外、數聲啼鳥。佳景堪憐留不住，送商音似說嚴霜到。人世病，更難療。陰晴萬變都看飽。奈無端、此身偏困，幾重城堡①。天地生成麋鹿性，終戀長林豐草②。空自羨、子陵高蹈。今日未知明日事，攬雲煙化作新詩料。歸面壁，一燈照。

【註】①錢鍾書小說云：人終身困於圍城之中，出此城又入彼城，不得解脫。②居山林而友麋鹿，中國先哲自莊子以來，早有自由之思想，非現代人所鼓吹之西方獨有。然中國天人合一、萬物與我為一體之觀念，則與西方二元對抗、宰割自然之思維迥異。孔子云“歲寒知松柏之後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孟子云“善養吾浩然之氣”、“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言誅紂乃誅一夫，亦獨立人格、自由思想之顯示。惟儒學以仁為核心，重在入世濟民，歸於至善，與道家之出世不同。兩千餘年來，儒士大多已汲取道家思想，今人所謂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業，既現實又超越是也。

浣溪沙

幾度分明夢故家。柴門依舊竹籬斜。飄蓬何苦到天涯。 曉露初添紅蓼葉，
秋風已謝白荷花。人間無計縮芳華。

甘州 中秋無月而雨，偶感時事，乃作

甚今宵空自倚樓臺，瑤光闕重闈。憫香消丹桂，枝零黃葉，欄外紛紜。臥聽窗紗雨滴，孤枕總難溫。應是姮娥淚，灑遍乾坤。 忽報東溟浪起，訝長鯨吐沫，怪蜃噓雲①。正神州耀武，一局賭棋新。燦熒屏、紅裙曼舞，獻瓊漿齊頌玉皇尊②。須沉醉，共蒼天老，秋夢無痕。

【註】①《環球時報》載，中日因釣魚島海域主權事交惡，雙方劍拔弩張，互稱制裁。歐美諸邦遙觀虎鬥，輿論推波助瀾。②央視正與蕪湖台聯播中秋晚會。

洞仙歌 蟄堪兄命題《半夢廬填詞圖》二章

蕊珠燈畔，照冰絃淒撫，無限幽悰曲中訴。恍鶉啼花外，搖漾春魂，驚變徵、忽化龍吟風雨。斜街長續夢，天水迢迢，一點騷心接今古。九畹惜芳華，手種殷勤，怎禁得、鬢添霜縷。問塵世河清在何年，悵遍訪高丘，霧迷神女。

廿年彈指，記飛鴻傳語，每恨煙沾隔雲樹。幸心光挹月，千里流輝，清夜裏、兩地相思頻賦。人間秋又到，萬綠凝霜，聲咽哀蟬入絃柱。夢影碧山遙，劫換蟲沙，悲藕孔、潛蹤無處。但永祝蒼蒼佑君身，且惜取斜陽，滿窗紅嫵。

鷓鴣天 蟄堪兄自題《半夢填詞圖》，意殊蕭瑟，次韻寄慰

曾向詞壇展壯圖，補天休悵此身孤。龍淵洗劍猶騰電，人境誅茅可結廬。哀濁世，葆真吾。寸心照夜化靈珠。古今帝業浮雲散，占得江山片土無。

【註】朱子云：“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空”。永恆之價值，惟在人文，華夏詩詞之真善美，萬古不滅也。

前調 讀蟄堪兄“雲外歸鴻識故廬”句，觸我鄉情，再步前韻

入夢家園若畫圖，萍蹤輒感客懷孤。泉聲瀉玉流空谷，竹影搖青護舊廬。山屬我，水思吾。一花一石勝明珠。吟魂祇合桃源住，爭奈桃源世上無。

湘月 讀錢仲聯先生題圖詞，氣格高華，幾人能及。用其韻為當世名流寫影，與原作無涉也

人間壇坫，鬥新妝、畫出蛾眉能媚。寶鏡持來前後照，自喜容華絕世。今日尋梅，明朝嫁杏，忙煞春風裏。堯天雨露，玉枝多結連理。不用賦買長門，蜂喧蝶捧，楚豔真無幾。百折纖腰含巧笑，贏得君王憐爾。翠羽方簪，明璫還賜，莫吝千金費。霜飄忽卷，落花紅逐流水。

【附錢仲聯先生詞】

湘月 題蕭飛聲《靈簫館填詞圖》

萬千劫過，寫來時、玉筍鬢痕猶媚。罨碧舊家池館在，吟罷清商換世。皺水詞魂，微雲畫境，蕩入簫聲裏。紅兒低按，有涯生計慵理。我亦手把芙蓉，默然聖解，微笑人無幾。欲俯星辰鸞背上，一撫瑤笙和爾。傳恨空中，賺名身後，絕代才終費。不如杯酒，古懷消與雲水。

伏虎寺

鉢水咒毒龍，杖錫懾猛虎。開山千載前，祖師法力巨。迤邐探幽徑，披雲入深處。老松蟠蒼鱗，修篁含綠雨。溪聲廣長舌，石罅珠玉吐。嬌鳥忽一鳴，對客炫翠羽。風水歎絕佳，廟貌更高古。幾經銖衣劫，殿閣存鐘鼓。佛堂式西藏，瑰麗異中土。金身塑普賢，慧眼明如炬。豔豔持蓮花，時時施法乳。寶象鼻長垂，聽經首宜俯。仰茲相莊嚴，天魔齊拜舞。胡為世間人，造孽尚如許。菩薩倘心慈，勿作山林主。騎象蒞塵寰，濟我眾生苦。峨嵋多佛跡，未見詩人墅。安能增廣廈，寒士居仙府。彩筆挹丹霞，白雪歌金縷。池有彈琴蛙^①，古曲翻新譜。莫吟家國愁，空文何所補。弗憫斯民艱，群氓誰敬汝。秋月洗夢清，春山畫眉嫵。佳日可登高，一嘯風飄舉。悠閒當學佛，同列僧徒伍。蔬食飲清泉，緇衣度寒暑。四大悟皆空，奚以戀妻女。世界真極樂，長生勝彭祖。堪憐老杜愚，忠愛稱臣甫。苦志復唐堯，潦倒殂江滸。聽我言滔滔，佛仍默不語。大笑下山去，驅車不稍佇。

【註】^①伏虎寺側小池中有彈琴蛙，發聲叮咚如古琴，他處卻無，惜值冬眠，未能一聽。

齊天樂 魏君新河前歲以此調題《空山琴雅圖》贈和軒，余曾步韻作四闋，皆借題以抒己意。和軒今日來電，殷殷囑為題圖，勉成一解，明日即中秋也

一年容易秋風到，瑤階露生涼意。曲沼紅疏，幽窗綠黯，添得客中憔悴。家山夢裡。念空谷猶存，老松長翠。舊日琴心，幾回脈脈訴流水。冰絃與誰共撫，碧雲凝望處，飄舉仙袂。白雪飛聲，清商瀉玉，明月樓頭呼起。塵襟淨洗。更寫入霜毫，雁書遙遞。今夕姮娥，袖邊應散綺。

前調 讀和軒詞，根觸往事，因次原韻，與題圖之意無關也

焦桐漫理朱絲澀，秋宵悄增愁思。調譜求凰，歌成化蝶，當日春心曾寄。花飄碎綺。剩一縷幽馨，半函珠淚。渺渺前蹤，不堪回首劫塵裡。靈山迢遞路阻，幾時能換骨，衣似蟬蛻。貝葉聆經，蓮台禮佛，那識如來真意。浮生未已。任滄海茫茫，忽為漚水①。萬象皆空，落紅埋夢底。

【註】①《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漚，水中氣泡也。

前調 辛卯中秋懷持社友人

照人蟾魄圓如夢，今宵碧天如洗。寶瑟慵彈，芳尊暫酌，招手月中仙子。回欄自倚。正風色清涼，袷衣新試。祇惜流光，六龍奔轡永難繫。紫霞西望萬里，岷峨曾有約，高詠同醉①。散髮江湖，拳裳薜荔，空憶羲皇時世。生涯倦矣。便歎鳳嗟麟，大寰酣睡。夜已闌珊，蜃樓噓霧起。

【註】①持社去年于峨嵋金頂宣告成立，定於今年中秋節後在九寨溝舉行年會，余事冗不得赴。

【附和軒原唱】

齊天樂

予從塾師習詞，始於丙戌，時夢翁歸道山十有六年矣。戊子杪秋，新河師兄以翁昔賜“空山琴雅”集名轉贈，並為繪丹青。向晚披圖，如聞清微，固不知聲自何來，淚因何落也。感成此解，兼祭夢翁。

夕陽收盡遙山雨，秋風一簾幽思。渭北鴻稀，遼東鶴杳，雲外丹青誰寄。餘霞散綺。幻七寶瓊樓，漫天紅淚。恍聽瑤琴，數聲沉入靄峰裏。春臺遺緒萬縷，噤蟬何限怨，猶抱殘蛻。樺燭騰光，蘭尊弔月，珍重鬢華深意。追懷未已。待重覓吟蹤，頓空煙水。黯撫霜縑，碧回窗夢底。

臺城路 讀老輩劫中諸作，縱筆書感，未能幽婉，不足言詞也

一編青史斑斑血，書生竟成牛鬼。赤焰燒空，玄冠壓頂，微命刀環牢繫①。蘭枯蕙死。甚猶抱焦桐，素心無悔。午夜悲鳴，數聲迸裂墨雲裡。殘陽終見化

碧②，長安棋局換，今又何世。妙術營金，新妝傅粉，同樂承平歌吹。騷魂喚起。聽鸞背簫音，昆侖高倚。那得河清，雪蓮開萬蕊。

【註】①先君詩：“一頂玄冠重泰山，十年生命繫刀環。友朋冰炭無相契，親戚參商少往還。”又云：“曾著南冠類楚囚，親朋相見總含羞。未能仙去同雞犬，一任人呼作馬牛。”②寇夢碧先生詩：“病葉零蟬漸不支，戰秋魂氣尚如絲。林梢一抹殘陽血，看到幽幽化碧時”。

前調 寇公夢碧逝世廿一周年，詞以祭之

水西莊畔扶筇望，離離故家禾黍。斷碧分山，裁紅續夢，一老詞壇撐拄。人間噤語。奈靈鬼蟠胸①，刑天奇怒。電掣虹飛，劍芒淩轆椽軒句。騎鯨仙去廿載，暮煙憑弔處，來約鷗侶。酌酒風前，修簫月底，都是蒼涼心緒。霜華舊譜。幸麝墨新鐫，馥留千古②。九畹滋蘭，曉叢含翠嫵③。

【註】①龔定庵詩：“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②寇公《夕秀詞》由黃山書社繡梓行世。③寇公門下蟄堪兄多有弟子。

辛卯初冬與楊兄啟宇、王兄邦建游昆山千墩鎮，謁顧亭林先生墓，感成四律

默立懷先哲，松風拂我襟。鶴歸城郭改，龍隱海雲深。剝復規天運，荒唐歎陸沉。堪憐二三子，猶抱匹夫心。

萬里攜書劍，間關老一身。忍看夷猾夏，堅待楚亡秦。銜石填江海，悲歌泣鬼神。蓋棺長有恨，未見漢家春。

舉世行無恥，違言博以文①。百年驚國變，一炬痛書焚。元氣奚能復，真儒杳不聞。路遙嗟日暮，揮淚弔公墳。

【註】①亭林先生以“博學以文，行己有恥”為士人箴言。

憂樂關天下，千秋道尚存。地因奇傑重，德比泰山尊。合影留鴻爪，捫碑別蘚痕。昆崗呼鳳起，酌酒再招魂。

摸魚兒 辛卯初冬遊滬上龍華寺，與楊君啟宇、逸明、張君青雲茗坐。用彊邨同調詞詠龍華桃花原韻志感

洗塵襟、暫憑清茗，叢林閑繫征騎。小園曲徑通幽處，籬畔落英如綺。疑故里。似舊日書齋，掩映修篁裡。鐘聲乍起。歎孽海浮沉，幾人頓悟，願作隱居計。風雲幻，幻出寰間兒戲。不知今世何世。樓臺劫後金重塑，轉瞬百年興

廢。欄共倚。聽詞客聯吟，都是哀時意。斜陽下矣。正檻外涼飆，紛飄萬葉，紅灑古來淚。

【附彊邨原作】

摸魚兒 龍華寺桃花

懶能探、劫餘芳信，年年閉了遊騎。祇林依舊霞千樹，嬌入上春羅綺。紅十里。還一掩一層，淡沱煙光裡。東風旋起。悄不似仙源，將家小住，便作避秦計。玄都夢，消與金門遊戲。夢回惆悵何世。華鬢天也無香色，說甚道場興廢。空徒倚。怕輕薄芳姿，未省傷春意。劉郎倦矣。任題遍花箋，都無好語，剩濺感時淚。

陳仁德詩詞二十首

行香子 瀘州追懷胡希淵世兄

微雨新晴。朔氣初生。酒旗斜、巷陌縱橫。此時仿佛，當日曾經。歎志難酬，氣難吐，意難平。曠世才子，絕代詩英。只堪憐、孤影伶仃。憶君笑貌，動我悲情。正思如潮，心如搗，淚如傾。

行香子 瀘州詩友置酒相款賦此志謝

城下波平。簾外風清。謝諸君，樽酒相迎。這般氣象、如此心情。且登江樓，俯江水，聽江聲。黃葉飄零。白髮叢生。又何妨、意氣縱橫。狂舞明月，醉騎長鯨。但由人言，任人笑，待人評。

瀘江放舟

瀘江只合住神仙，碧水青山絕可憐。兩岸翠峰都是畫，橫拖長卷到天邊。

柳州尋亡兄墓不得

柳江依舊水漫漫，四十年來淚已乾。南國孤魂家太遠，西州重過夢都殘。暗消胸內悲傷易，欲祭天涯骨肉難。墓址茫然無覓處，可憐徒自嘔心肝。

【註】亡兄偉德 1965 年溺於柳江，1974 年余到柳州掃墓，有詩哭之：“柳州城外草漫漫，獨步荒崗淚不乾。白日斜穿松葉冷，黃沙半掩石碑殘。天涯漂泊游魂苦，人事炎涼行路難。忍對孤墳揮手去，茫茫此際裂心肝。” 2011 年冬重到，蒙

蔚冰兄與偉德生前同事馬萬戎導尋墓地，則墓已無存矣，痛何如之。因追酬前韻。仁德於柳州旅次 2011 年 11 月 28 日

憶舊遊·冬夜書懷用長沙陳和世韻

望長河隱隱，霧氣沉沉，孤月光寒。把酒當窗坐，又街燈漸滅，思緒難安。寂寥山水如夢，過眼總堪憐。正萬木凋零，悲風凜冽，夜色無邊。流年。暗偷換，早白髮蕭蕭，何似從前。漫道嘔心血，信千秋真史，應有人傳。不妨雪凍霜冷，吾自正衣冠。且醉裏憑高，蒼茫獨立天地間。

遣懷一組

神州正氣久消磨，百態紛呈共入魔。竟爾須臾成富貴，忽然咫尺起風波。步兵那得窮途哭，工部難為濁世歌。放眼茫茫天地外，更從何處覓銅駝。

三峽提高水不波，巫峰暗暗減嵯峨。又聞畫餅喧呼起，總見裝神粉墨過。大款乘時圈綠地，小民遵命唱紅歌。年年鬧劇都看慣，新意無多怪像多。

宇宙茫茫日月昏，偶然來住地球村。半生夢歷三千劫，六卷書過百萬言。飛雪瀟瀟侵鬢髮，驚雷隱隱動乾坤。但將青史從頭讀，魔咒花腔不足論。

不拜財神不拜官，飄然來去一兒男。性情豈為榮華改，文字宜將道義擔。身許清貧終未悔，志存高遠久彌甘。古賢遺範堪追慕，風雨孤村老學庵。

人間彈指變炎涼，早認他鄉作故鄉。生性疏狂常醉酒，行為傲慢懶燒香。曾經滄海心如鐵，未到崑崙鬢已霜。雨打風吹天不老，名山事業待商量。

攬鏡鬢鬢白髮新，愁聽絲竹滿江濱。秀才例作幫閒客，游俠都成袖手人。過眼風雲驚黑幕，側身天地入紅塵。荒原畢竟生機伏，隔岸花開已報春。

筆底依稀血色殷，由他眾口笑愚頑。歷經恐怖頭猶在，輾轉江湖鬢已斑。苦命渾疑前世定，惡詩留待後人刪。憑欄忽憶家山好，何日高歌載酒還。

感事十首選一

離奇鬧劇費描摹，禍福無端可奈何。雲路近時成末路，紅歌唱罷換囚歌。承恩難得全身退，作秀空嗟一瞬過。不及門前楊柳樹，春來依舊綠婆娑。

荊門廖國華兄《無妄齋續集》付梓敬同原韻賀之

凌雲豪氣總難休，一路高歌到白頭。人世詩緣猶未了，陰曹鬼簿暫無勾。又聞鼎鑊烹功狗，已乏心情笑沐猴。夜靜掩門燈焰焰，老燒酒下小魚鰕。

驚蟄日與端誠遠彬良圖玉蘭茗飲李本森兄畫室前榕蔭下

繞郭生雲氣，盈門盡畫圖。樹篩光影碎，風暖鳥聲呼。坐對河山好，空悲道義孤。茶煙飄漸遠，欲去復踟躕。

武夷山晨起即興

武夷勝境暫勾留，綠樹鮮花繞小樓。一夜雨聲餘露氣，十分春色動吟謳。名山千載仍青翠，遊子今年已白頭。忽有朵雲來檻外，拂之不去祇悠悠。

廣州與山右故人把酒夜話

羊城月落夜燈繁，客舍風清酒意闌。天外浮雲千里遠，樽前分韻一時難。神馳今古論三晉，話到滄桑感萬端。百尺樓頭圍坐久，長街寂寞五更寒。

記夢

江波嶺樹夜生光，借枕南柯興味長。孤月蒼涼看隱約，萬花翔舞轉迷茫。依稀彼岸雲千疊，仿佛伊人水一方。忽憶麻姑當日語，眼前彈指變滄桑。

遊酉陽桃花源

陌上平疇接美池，桃源舊景想當時。雲封深洞衣冠古，花落清溪歲月遲。秦火紛騰惟自避，漢家隔絕問誰知。漁郎應悔還家早，故地重來盡可疑。

夢祖母

明月映短窗，飄風拂庭樹。滅燈夜沈沈，繞宅生薄霧。恍然入夢中，有人對我語。揉眼仔細看，認是先祖母。圓髻青布袍，白髮垂縷縷。倚杖緩緩行，慈顏仍如故。問我客他鄉，何以度寒暑。問我少年頭，何以白如許。我方欲陳情，飄然已遠去。夢境驚彷徨，忽焉心如堵。祖母歸道山，四十年隔阻。東坡變新城，無處尋孤墓。追憶少年時，生計一何苦。難爲無米炊，日夕煎百慮。廟堂多奸邪，暴政猛於虎。無力佑子孫，掩門吞聲哭。四海盡寒煙，拊膺徒痛楚。今既換滄桑，地下可知否。縹緲夢中逢，當有神靈助。慈魂歸來兮，歸來享樽俎。

段曉華詩詞十二首

偶檢書簾得舊劄有寄

時維入拏斂，無雁過疏檣。高月蕭騷白，西山慘澹青。相忘皆野水，自照只微螢。此日江樓上，因君展舊馨。

辛卯冬至送趙子歸省

舊俗相親日，促裝憐客歸。塞垣風色緊，江岸柳痕微。夢筆銷長夜，編蒲隨素衣。雙輪應有意，疾裹雪花飛。

【註】老杜《冬至》：“江上形容吾獨老，天邊風俗自相親。”《漢書 路溫舒傳》：“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書寫。”

辛亥百年書懷

走馬燈迴戲裏春，粉靈煙魅色難新。不消說者天朝事，姑忍居之魔刹塵。動地噫風愁折羽，剗心換藥豈無人。一尊老甕望蘇渴，破碎方知醪漸醇。

庚寅驚蟄日大雷雨

擣動簾波紫電斜，雲門何事忒喧嘩。三危擬進駐顏藥，九府紛馳繡羽車。擘管吹春身欲舉，傳盃舞劍色猶遮。卻將高處群仙戲，說似平頭百姓家。

花朝寫意

九九欲銷寒未銷，小欄花信忒無憀。巢簷羽濕窺人起，隔歲葉殘從雨飄。苔色補完青石路，灘聲喧過彩虹橋。遙知諸子流觴日，春服初成苦見招。

答客問

豈有形珠把示人，鮫盤無淚久承塵。情深空付風相逐，香爇猶支夢分鬢。倦羽飛蓬雲外路，細菱輕屐雨邊春。比來檢得閒宮譜，坐對流鶯轉變新。

天柱年禊先寄淑萍姐

把臂能興幾度遊，因君一語濕雙眸。棘叢鸚羽難超海，泥底蓮根最耐秋。未忍無心觀冷熱，已從多劫外沈浮。居山懶問赤松事，葺圃課孫也自由。

千秋歲 題景印朱墨本《玉茗堂批花間集》

女兒心魄，比似花初萼。微生那便輕開落。解憐難得遇，塵世多儂薄。留一種、水眉清婉春山額。盥手拈芳嚼，誰續相思索。烏界淺，朱痕渥。夢裏真顰笑，醒後無尋著。早吹入、牡丹亭畔風簷鐸。

【註】《湯顯祖批評花間集》孤本景印，所據底本為江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朱墨套印本，已列入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洞仙歌 滄崑天蟾舞臺觀《長生殿》

撚絲吹竹，聽雙星私語。水袖霓裳舊歌舞。紫氍毹，敷入天外瑤臺，千秋事，但說分釵擘股。算來皆似戲，鏡背棲塵，妝盡悲歡粉生蠹。綺夢喝醒時，未許牽裾，牽裾際、夜沈三鼓。甚尤物從來鳳毛輕，更不抵癡鶻，白頭江滸。

滿江紅 東萍女史贈示《雲起軒詞箋註》漏夜環誦感賦步文氏韻

大實驚舷，搖楚珮、萍波空綠。依稀見、隔花彈淚，斯人幽獨。殘鬢塵吹分罽路，九垓電笑投壺曲。甚談手，涼局子無多，窮征逐。 汗血馬，曾批竹。窺肉隼，方鉤足。砌百年塊壘，難平箋幅。礪坼帶迴紅霧裏，箕揚彗走銀潢北。燧神火、排闥海颿來，山如蹙。

【註】《說苑 辨物》：“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萍鄉是以為名。

酷相思 春寒

綽約春蹤凝望久。冷梳骨，重簾透。是牽夢香輪迷路否。雪萼謝，猶呵手。梅萼謝，猶呵手。坼盡微黃燈萼瘦。好比似，銷紅豆。便纏繞愁絲都一綰。春不管，寒來後。寒卻在，春來後。

一斛珠 姊家櫻桃

甜酸秀穎，春來雨足枝難荷。閒聽長晝無風墮。那似歌脣，論價華筵坐。窺醉許他禽啄破。紛紛殘籽從泥瀉。筠籃更喜鄰家賀。斛瀉彤珠，記得稍分我。

【註】聞萍姐術後康復，小詞以賀。姊家櫻桃，僅地栽培，掛果亦不甚在意，大半供鳥兒啄食也。

龔鵬程詩十四首

辛卯重陽，杭州葉明先生大集諸友，夜航邀月、持螯聞香、縱酒聽琵琶，為作四絕

重陽舊例風兼雨。今夜湖中但月明。此舉未妨稱絕調，登高乃入月湖行。

湖上花香破酒香。美人搗藥澀流光。吟詩畫字神仙會，辟世無情暫作場。

對菊持螯品至清。不需濃艷說生平。閒中便有漁樵意，隔岸風波看洛城。

聞道西湖晴雨好。大觀孰似夜行船。魚龍漸寂蟲沙定，廓爾無言太古前。

被酒夜行

落足踏雲輕，孰云大道平。雖茲傷薄酒，豈遂失高情。意氣矜常在，風雲壯遠征。歸來看太白，毋復慨吾生。

西溪秋集

暮入西溪

疏林紅柿淡然秋，衰梗寒芒欲入舟。不敢臨流深結網，聊為浮世小交遊。

集於煙水漁莊

秋水迷濛港陌多，西溪煙景月婆娑。偶來此地成高會，乃有新聲出薜蘿。

飲於百家樓，聞杜如松簫笛

穿林渡水一聲秋，蘆荻花中澹客愁；陂野橫波星遠黯，人言宜醉百家樓。

奉贈葉明書記

地氣陰陽生濕燥，湖圩闊散聚耶分。先生集議安天下，萬彙來心慎所聞。

酒闌而返

柔櫓輕時如夢令，夜航多似踏莎行。魚龍歸冷沙洲暗，獨立船頭看月明。

送興武南歸

囊劍荷雲遂出京，買舟南寄客兒城。中流歌嘯多餘興，壯歲旌旗更一擎。處世莫憐生氣少，讀書當與古人爭。嚶鳴我欲彈同調，秋水蒹葭未忍情。

題淡墨牡丹

不買胭脂畫牡丹，澹著翠葉簇霞冠。姚黃魏紫嫣然處，別樣閒情肆古歡。

題薛濤圖

美人清妙擅年華，更浣江城五色花。魚網冰紋勻碧繭，笙歌永夜趁金琶。風流西蜀空聞道，淪謫上清豈有家。門巷於今簪古怨，英雄稽首思無邪。

題自作獨步書軸

雕龍射石豈堪誇，久矣情懷別有家。我避塵寰耽索漠，步虛聲裡夢桃花。

金水詩二十首

棲林寺訪德清法師

為尋塵外意，沿路入松雲。花氣疑還在，磬音虛更聞。齋分香積味，茶泛素濤紋。語罷山林寂，深庭滿綠氛。

太平湖

萬頃碧琉璃，搖蕩高山頂。時見碧波心，鬢鬢白雲影。風送瀑聲來，欲更尋佳景。佳景未易尋，但覺衣裳冷。

龔灘古鎮因建水庫整體搬遷，過新址有作

吊腳樓高午日曛，居人未改舊殷勤。試循石磴觀新景，偶拂苔碑辨古文。檻外烏江塵後鏡，空中白狗劫餘雲。移山截壑真容易，唯有濤聲不復聞。

珍珠灘瀑布

明珠萬斛九天傾，濺出敲金戛玉聲。我亦能知山水韻，曲肱更作七弦聽。

閩語極難懂，聽巖兒與其同學對話如聽外語，然極悅耳，戲賦

鶯婉轉，燕呢喃。風細簷鈴碎，跳珠落玉盤。琴案無人鳥飛下，三三兩兩蹴冰弦。我自閉目倚欄檻，閑聽花林二月天。

辛卯除夜閑作

十年遊遍海東西，豈慮齋鹽與稗穢。甕裏醇醪詞客贈，箋中細字美人題。疏慵自解緣莊老，任誕誰能似阮嵇。爆竹聲中又何夕，夢魂深處楚雲低。

古雷行

古雷半島東海東，林麓迢遞俯龍宮。不見塵囂與車馬，盡日白浪撼蔥蘢。我來欲投漁家宿，平沙十里行空濛。遙見檣桅稍掩映，小樓飛簷爭玲瓏。呼兒開筵迓遠客，忙煞蒼顏主人翁。長鼉巨蟹錯雜列，龍蝦石魚奮鬚鬣。奇氛撲面酒乍開，共把鮮新佐甘冽。裁詩行令未足歡，要將長笛吹石裂。一簾暖意何融融，卻怪主人獨恍惚，停杯為問緣何愁，欲做歡顏還慘咽。自言世代居蓬瀛，跋瀟涉浪是平生。海風年年送魚訊，慣見鮫鯨與奇鯨。螺蛤滿灘蟹滿地，蜃氣吹得雲霞腥。稻糧蔬果四時足，畎畝自可閒時耕。不知人間有饑饉，但笑桃源費經營。豈料官家新政略，明年田屋改它作。要逼村民棄家山，警匪輪番逞兇惡。妨礙公務罪難饒，連宵抓捕到老弱。可憐三尺垂髫兒，為護阿爺也被縛。村民含淚簽文書，條文豈容更斟酌。千家樓臺千頃田，官商賤買如搶掠。可歎自小為漁耕，捨此生涯更何著。田中鋼塔已成林，排污更以海為壑。但勸諸君惜此歡，明年不復持螯樂。滿室聞罷悄無聲，唯有潮聲搖窗櫺。我心豈無相慰語，未語先已不勝情。久居繁華厭都市，車喧樓擁煙塵蒸。十年足跡半天下，要覓人間新武陵。陵谷處處與世變，山頽水濁常心驚。今朝方得塵外境，只道天未能逃形。奈何天下皆王土，搜求先已到東溟。如此田園如此海，忍看變滅如傾崩。便作長歌為存照，如對佳人做生弔。長歌未竟悲風生，一群白鶴出林杪。欲問白鶴將何遷，白鶴無言入飄渺。

晚清

環球風雨任縱橫，不許新光入舊窗。艦駛北洋虛陣仗，威加黔首勁弓鏃。但求鼎祚傳吾子，何惜疆垣賄友邦。漫道民脂皆浪擲，名園修得世無雙。

有感

外島由人掠，未聞曾一爭。不知堂廟上，盡日作何營。慘澹鮫人淚，唏噓海客情。鯤鵬休變化，不復有南溟。

東河古杏分韻得有字

壬辰三月初一，與諸兄過麗江東河古鎮，鎮中老巷幽深，店鋪錯雜，閒步其間，時有清溪垂柳，環繞左右，頗得優遊之樂。偶見遊人靜處，某宅以書院為名，不禁奇之，乃推門徑入，院中佈置優雅，多懸古匾舊聯，方指顧間，有少女出迓，引眾人至旁院，言更有佳景可賞，但見老杏一株當門而立，鐵榦虬枝，貌極蒼古，滿樹繁花，燦如晴雪舞風，光豔照人，有客不禁驚歎：真乃三生有杏，遂相約分此六字為韻各賦

深院寂無人，奇瓌照戶牖。繁花雪冰清，孤榦歲月久。無意倚雲榮，芳馨祇自守。我雖居帝鄉，浮華幾曾有。感此惜古春，永結忘形友。

玉龍雪山

莽莽乾坤闢玉龍，至今鱗甲尚飄空。更將剔透晶瑩骨，化作嶽崎磊落峰。登眺難窮千嶂霧，流連且浴九天風。歸來莫訝神清遠，已藉高寒洗肺胸。

壬辰春暮冷白來京小酌

鳳泊鸞漂未惜身，偶然重聚帝京塵。江湖道路波瀾急，朝市鶯花變換頻。遣悶我憑山水境，謀生君誤綺羅春。不辭同盡銷腸酒，熱鬧場中寂寞人。

海上四首

歷徧西洋萬里船，緣何草草化飛煙。祇憑德化羞言利，耗盡天朝買譽錢。蠻徼夷獠多逐臭，鯨洲象浦豈知邊。遂將經緯環球業，讓與區區不列顛。

背井離鄉赴遠遊，南洋豈止稻粱謀。爪哇呂宋冠裳集，戴燕暹羅號令遒。北闕倘能封郡將，西夷安得度星洲。奈何堂廟當時眼，視我移民若敝裘。

幾十年來內亂頻，何曾礁島一邏巡。鼉浮鷗沒如無主，蠶食鯨吞自有人。群貴祇耽家斂聚，諸鄰早識海經論。不知綏靖何時止，或恐分疆到率濱。

明時倭寇已駸駸，幾度神州欲陸沉。潮起敢忘瀛渤冷，雲屯每覺秣陵深。蒼天空予犁庭日，紅劫先殲渡海心。近嶼新爭猶不勝，琉球更屬夢中尋。

壬辰四月二十一日與幻廬赴信陽途中紅葉傳詩相迓試步元韻

膏肓泉石疾吾身，月泛風樓意更真。傳句纔瞻金谷簡，遊心已到武陵津。吟哦有句山川助，徙倚忘機魚鳥親。想像樽前樂今夕，染衣猶是酒仙塵。

新縣連康山客棧夜話

雲湖溪澗足徜徉，投宿還臨野水旁。為愛空山聽夜雨，故移素几到迴廊。幽燈深院禽魚靜，清茗閒談齒頰香。料得今宵還有約，谿嵐縹緲黑甜鄉。

再和紅葉真韻

已被天朝棄此身，何妨山水逐仙真。峨眉岱嶽時耽酒，澧浦桃源幾問津。五十生涯春欲盡，三千詞客意多親。兒孫他日如相問，自有詩箋紀舊塵。

馬湖泛舟分韻得煙字

莽莽眾山巔，波涵萬頃煙。嶺雲纔潑墨，湖色已涵天。鳥沒夢邊影，樹欹塵外年。斯遊豈能再，勝侶木蘭船。

洪君默詩十六首

有感詩神

京華頒獎日翻新，又訝詩壇怪事頻。何止有錢才使鬼，買名今已到封神。

注：近來北京有對詩詞愛好者冠以“詩神”稱號。

某景觀大道施油漆以綠衰草有感

欲教愁草現歡容，疏潑青蒼密點紅。油彩果能干氣象，江山始信畫圖中。

臭豆腐

何須大雅始登堂，昭著於今更遠揚。莫訝人間多怪事，常將奇臭作奇香。

元宵即事

電燭花燈人似潮，斑斕五彩鬧元宵。一聲驀地沖天炮，不及飆升物價高。

秋

天高連野色，遠岫入詩懷。露冷憐蟬靜，江清引雁來。榮枯誰作主，繁簡自安排。權當偷閒計，書燈娛小齋。

詠牛

叱吒向南畝，神疲乏且饑。力耕天下土，背耐手中笞。長角難營鑽，瘠皮不敢吹。還憂投鼎俎，造物盡胡為。

與振達兄中秋話別

報導故人至，歡聲逐酒樓。且為豪士詠，權作少年游。不舍申江水，才登濯錦舟。爭知從此去，歲歲憶中秋。

和楊啟宇兄《世事》一律

人情爭冷暖，世事總堪哀。龍虎風雲會，郊垌龜鱉回。登天疑有路，拍馬盡生財。物價輪番漲，猶如春水來。

觀變臉表演

上臺全靠十年功，未露玄機曲未終。臉譜隨時翻黑白，衣冠著意轉雌雄。人沉聲色狂歡裏，事在風雲變態中。演盡古今多少事，臣民到此已窮通。

春闌有感

一簾春色去無痕，剩卻孤家酒尚溫。翠竹數叢荒補屋，黃鸝十裏亂啼村。強顏應世原趨俗，信筆題詩為避煩。人事不如花事好，東溪桃李巧能言。

初春即事

小航初出趁江潮，無主苔痕綠板橋。柳不藏鶯春眷眷，心同放馬野迢迢。天邊遠岫逐雲出，水底晴光帶樹搖。青壟耕夫誰惜得？鶉啼播谷已連宵。

舟過三峽

青峰兀起入雲根，夾谷浮天水漲痕。絕域已經迷宿鳥，隔江敢不懼靈猿。一朝飛雨下巴峽，萬頃驚濤出夔門。載得豪情四海去，猶沾王氣滿乾坤。

注：長江華夏第一水，甯無王氣哉。

探秋

記得南山一樹陰，飄然幾點下文禽。新涼著意留人醉，清曙分明有露侵。稻菽臨風添碩果，芰荷帶雨打寒林。從容只愛籬邊色，不向東君索淺深。

潯陽夜宿

窗紗影掛月玲瓏，如火街燈照夜空。細檢行裝防竊賊，為尋好句憶詩翁。餐廳菜少書供眼，旅店人多爐共烘。拋卻閒情蒙頭睡，天明猶趁楚江風。

入世感慨

又礙浮生半日閑，胸中瑣事積成山。有根漸白燈前發，無藥能朱鏡裏顏。了悟人情求解脫，孰知商海只維艱。腳跟立定談何易，入世不隨流俗難。

步國華兄初春

乍寒還暖柳初醒，春到溪橋漲有聲。日抱亂峰天借色，煙牽遠樹鳥含情。才經村肆沽新酒，又邀鄰翁踐舊盟。眼底江山閑不得，紅從兒女臉邊生。

魏新河詩詞十五首

端午後三日自京至咸陽機上作

混沌蒼茫境，依稀有所求。周天無太極，何處是神州。河廣橫空際，星多失地球。兩間生命絕，獨立片雲頭。

到此無人界，天真遜我真。不因星共伍，那得月相親。一盞傾東海，孤舟過北辰。與誰懷趙璧，西入虎狼秦。

小眠雲作簟，天路夢般長。列席星同步，迷途月導航。穹廬垂易水，涇渭夾鹹陽。不願乘風下，憑空邁漢唐。

六月之望夜宿廬山含鄱口置酒賞月

洗眼入深山，一綠染天地。坐愛林泉幽，行行白雲裏。空翠沒人肩，水聲落足底。一線凌群峰，大江浮空際。萬山忽已暝，身後明月起。舉杯欲忘言，渴飲煙霞氣。

辛卯人日跨海飛行

頓失家和國，三千此大千。一杯傾作海，五嶽小於拳。行健知天窄，居高見月先。側身釣天地，何處有長竿。

九機編隊特技飛行

一行鴻雁起，比翼在天台。鐵楔補天裂，銀花向地開。七千年望去，九萬里歸來。回看翱翔處，殘雲剩幾排。

【註】①雁翅隊形，謂之“梯隊”。②比肩疊翼飛行，最為奇險，過於相對飛行，第非業此者不識耳。③三角隊形，謂之“楔形編隊”。④多機聚而直下，近地急返向上，謂之“向下開花”。列國中時有以微秒之遲，致機尾掃地而罹難者。⑤近年史學家屢謂吾國文明可考於七千年前。⑥《藝文類聚》引《三五曆記》：“天地開闢...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故天去地九萬裏。”

拂曉巡航

人世猶昏黑，雲端見日矧。飄飄明月過，簌簌落星多。極宇孤身在，元生萬類和。九天無晝夜，安用魯陽戈。

空中對飲，同隴上耕夫

同騎大鵬背，萬里向南溟。短几開天席，長歌叩帝扃。相親千古月，互飲一杯星。君看銀河岸，鴻蒙隔我青。

滿江紅 聽諸生論兩家後主及宋道君事

生汝來前，些個事，聽吾語汝。君不見，成名唯智，成功唯武。此地浪傳天下士，斯文向作人間土。問茫茫千古有誰知，多情苦。李家破，趙家樹。旋復見，胡兒舞。算江山本是，無情者主。我已重憐陳叔寶，爾休更罵韓擒虎。看悠悠汴水接秦淮，都無語。

昭君怨 春盡前三日過北窪空軍醫院

春水彎彎門戶，聞道彩雲曾住。當日住東門，住西門。試向花兒借問，問訊那年音信。知是問桃花，問楊花。

昭君怨 三月晦日送春，依依拈此調同賦

刻意安排瑤席，餞了青春末日。從此不傷春，也無因。今日為誰相送，明日為誰珍重。莫道有重逢，怕東風。

生查子 辛卯五月既望子夜後海醉泛，分韻得不字

一把柳絲兒，經過誰人折。一葉畫船兒，載過誰家月。今夕此荷風，曾拂羅裙不。今夕此清波，曾照驚鴻沒。

【註】黃山谷弔死心禪師偈：“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念奴嬌 辛卯歲大蘇泛赤壁之夕宴集孤飛雲館

世何生我，為春秋揮淚，等閒存沒。九百年來都不出，一葦橫江人物。披髮長歌，仰身大笑，喝退千秋月。坡翁如在，也應豪興重發。解釋修短悲歡，滿襟風露，便與當時接。欲掘青天埋白日，消滅始終生卒。今古蒼茫，星河燦爛，容此清狂骨。者番高會，豈應來者評說。

疏影 桃花影

天台舊約。想趙家姊妹，相映標格。在水橫斜，因月扶疏，空明蛻卻天灼。于歸有地終隨媵，記贈答、同當謠詠。算幾回，夢覺河陽，誤惹滿身芳澤。惆悵崔郎去後，為花更瘦損，柔骨難握。日下潛形，竹外無言，別有人間哀樂。三生寄託從緣悟，恨結子、傍誰開落。恐那枝，漂泊離魂，也入楚家幃幕。

【註】①阮閱洞仙歌：“趙家姊妹...長帶桃花笑時臉。”②儀禮 士昏禮注：“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③陶淵明有詠形影神詩三首，名曰形贈影、影答形、神釋。④春秋息侯夫人息媯，美豔若桃花，號桃花夫人。楚文王滅息，以息媯歸，終日不與王通言語。生堵敖及成王。俞樾茶香室叢鈔 夫人竹：按自來詠息夫人者，止言桃花，無言竹者。據劉向列女傳：夫人固烈女子也，千載之下，猶有此竹以表貞妻，足為桃花夫人一洗之矣。杜牧題桃花夫人廟：“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又蘇軾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兩枝。”⑤靈祐禪師語錄：靈雲初在瀉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師云：“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⑥王建宮詞一百二首之九十：“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水龍吟 壬辰寒食過易水登黃金台遺址

百年千古登臨，群山萬壑生慷慨。悲風響筑，白楊嘶刃，勢填滄海。此地荊高，厥初鄒樂，一時沆瀣。算匹夫問鼎，幾番爭鬥，都曾把，長城壞。贏得國門袖手，剩寒鴉、與人同在。蕭蕭是水，茫茫是夢，綿綿是債。掃葉生涯，看花事業，聽蟬時代。望神州莽莽，蒼山一髮，在殘陽外。

汪茂榮詩二十首

無題

等身著作若為酬，戟指儒冠薄海羞。朝報拈來抬望眼，通天新數富民侯。
舌耕難作稻粱謀，午夜青燈百事憂。冷落臨邛歲雲晚，平明欲典鸕鶿裘。
夢中兄事孔方無？搏利蠅頭敵吏胥。下海侯芭誰管得，春風寂寞子雲居。
才高八斗氣昂藏，場屋新矜逐鹿方。行卷商量黃白物，春風一路度陳倉。
冠道履仁拙亦休，由來蹭蹬是清流。三分便佞七分賄，捷足易為關內侯。
荊公變法為生靈，滄海揚塵草木腥。墨吏夤緣從上下，黎民那不罪熙寧！
窮來吳市欲吹簫，物踴錢塘八月潮。最恨奇書交臂失，幾回魂斷似藍橋。
朝暮誅求那計年，黔黎何處可逃捐？先生春睡且休美，黃冊漸將科硯田！
社鼠城狐幾輩多，因循國計總蹉跎。可憐夜半虛前席，縱問蒼生又若何？

婦罷蠶桑男輟耕，方城鏖戰氣恢宏。南朝商女後庭曲，爭敵神州麻將聲？

友人張君以《米芾墨蹟大觀》相贈，感其情，厚其意，作五古一章以報之

大哉米襄陽，書執宋牛耳。特立抗前賢，紛紛任臧否。集字信多能，步趨公深恥。熔鑄歐王褚，驅遣顏徐李。八面馬追風，強弩射千里。昂藏出風塵，倔強終立己。藏器非其倫，狂狷聖所喜。惡劊掃二王，快語良有以。俯視元明清，等自鄙下矣。色相競管城，希風愧承旨。遂使群兒愚，高山空仰止。蹉跎逮當今，偽體堆盈幾。脫屣古真傳，奪朱矜魏紫。天喪斯文歟？紛紛孰疆理！中夜虛室歎，區區徒憂杞。念我生不辰，未接前修軌。心焉嚮往之，發軔自米始。墨海藉梯航，欲摩魏晉壘。叵耐乏真藏，仿佛幾行紙。終似鏡中花，依稀難窺蕊。汲古無修綆，安能得真髓？嘔血捶胸青，癡想吾欲死。何物五龍膏，針砭勞張子。惠我一卷書，霍然沉疴起。展軸爛生光，種種皆至美。盛名信不虛，人書相表裏。篝燈澡性靈，寫壁摹原委。費盡紙三千，墨翻一池水。顧惟魯鈍姿，成功詎可俟？書此長念君，遊藝共樂只！

家藏端硯銘

滄海桑田，萬劫猶在。倚伏有時，默契我待。珍於拱璧，尊如真宰。曰友曰友，始終不怠。

端硯堂堂，外圓內方。君子語默，乾坤柔剛。盈虛雲霧，吞吐天香。濡豪伸紙，霜風浪浪。

納涼

草草披襟竹榻長，驅蚊煙篆晚來香。塵囂月吐三更靜，水檻風延一院涼。誦賦吟詩課稚女，浮瓜沈李饗吳郎。螢屏獨倚誰家子，揮汗癡看奧運狂。

由長沙至汨羅，思屈子、賈生，感賦

才發長沙又汨羅，更深江水暗生波。東都才子過秦少，南國逐臣哀郢多。鄭袖工讒本應此，絳侯厚重自如何！禍淫福善事難了，可有馨香薦薜蘿？

安慶集賢閣謁陳獨秀墓

蔓草輕煙手自披，雲山氣象挹芝眉。拓荒業逐江流遠，覺世文爭林壑奇。一管難徵董狐筆，千秋肯著黨人碑？埋憂地下差堪慰，酌酒行看草木悲。

友人小恙，詩以慰之

莫是苦吟抉肺肝，才人身世倍艱難。風前勞燕擇枝定，肘後奇方就月看。示病維摩神益遠，食菹楚惠體彌安。肯於爽氣鮮新日，來賞秋林葉葉丹？

登九華天臺峰

天臺峰秀插清昊，百丈丹梯入林杪。我禦索道來過之，拜經台下慕窈窕。猿升蟻附競爭先，肩輿策杖鄙淫巧。眩目不計千壑深，伸手欲攬雙丸小。須臾置身觀日亭，豁然萬象入鑒藻。波譎雲詭氣沉沉，天風松濤聲浩浩。不見生公說法來，卻喜空花墮冰沼（時台頂飄雪結冰）。回視山半九華街，伽藍曆落雲縹緲。留連漸悟非人間，飛升愧無安期棗。翻思山水本圓明，陶冶不獨賴三寶。安得縱身大化中，共結煙霞百年好。

疊彩山

攀援林木盡，八桂望全收。山落景風閣，江縈疊彩樓。拏雲愁拄石，控地羨浮鷗。認得簪花格，歸來摹未休（山麓沈尹默擘窠書“疊彩山”三字，極精警）。

晨由桂林乘船遊灘江至陽朔

明發入澄碧，虛舟輕二豪。忘形山墮案，愜意鶴鳴皋。野色鏡中幻，江天雲外高。何如米公畫，濕筆寫滔滔。

潘樂樂詩詞十九首

重登歷陽鎮淮樓，憶少年時與此邑寒玉、阿奎、趙鬍子數友訂交，盤桓十餘日方去

少年歌酒飛揚地，踽踽重來剩此樓。覓跡苔封嗟舊夢，撐空木老卷新秋。風蟬忽記輕狂語，衰草還噓斷續愁。天末飄零各何在，疏林斜日下悠悠。

夜宿山棚灣

樓浮崩岸冥冥月，夜起寒沙惘惘誰。亂草螿啼聲斷續，疏燈浪拍影迷離。十年萍梗飄流地，一枕江湖輾轉時。撫髀重來成隔世，倚欄還照夢如絲。

【註】余畢業即至此效力十年，離此今又十年，忽忽二十年矣。

登九華天臺

浩蕩長風萬木巔，高臺香火感人天。峻嶒石湧禪房兀，變幻雲噓危磴懸。百劫飛灰歌自苦，九州鑄錯佛應憐。會看世界馳龍象，筇倚蒼茫夕照邊。

清平樂 壬辰暮春過中科大

亭林猶在，柳亂青無奈。猛憶春宵花似海，愁絕孤槎天外。 人間弦斷聲終，當時燕子西東。賸有斜陽幾度，湖山飛絮濛濛。

舟山島聽海作

平沙獨立雪蕭蕭，石寂雲寒萬木凋。來聽蟄龍聲未絕，猶噓天海作春潮。

元日夜車過杭州灣跨海大橋口號

山河荒寂霧重重，浪拍車孤冰雪衝。要破深宵燈十萬，倚天照海起長龍。

過米拉山口

人間履跡最高層，來俯荒寒萬感增。一徑穿雲風莽蕩，數峰戴雪石峻嶒。病懷更覺身將老，猛志空嗟力未能。今古渾茫俱不見，經幡獵獵卷蒼鷹。

鷓鴣天

甫至成都，偕王蟄公、吳金水、邱登成、張青雲、高涼、梅疏影、吳文潔諸友讌集川大何靖先生十二梅花吟館，約別後共賦此調

記吸吟樽夜未闌，珊珊仙影老梅邊。夢溫石外成千朵，香醞枝頭共一欄。 秋葉散，暮雲連。沉冥人海激冰弦。孤帆天末知何處，疏雨江湖作意寒。

遲遲紀行詩

海天吹暖踏圓沙，白塔蕉林出晚霞。小立茅亭椰子剖，迎風鬢點兩三花。

【註】泰鄉村女子多著長裙，梳髻插花宛如漢古俗。

叢林鐵軌出嶮嶠，血色蠻煙萬骨銷。小筏數聲歌去也，夕陽如水滿長橋。

【註】北碧府桂河大橋，即所謂死亡鐵路之咽喉也。二戰時日軍驅迫盟軍戰俘修建，虐死者眾。今日河中多泛竹筏者，招人飲酒而歌。

披荊百戰漢家旗，孤寨藤茅結水湄。草木飄零魂北向，瘴山落日滿殘碑。

【註】九十三師後裔居美斯樂，淒苦艱難，無國籍，不得出。歷四世今已四十萬眾矣，凡死者立碑皆北向家山。

蹈刃青春跨海舟，深閨夢裏骨成丘。我來猶怯碑前佇，還賸河山不自由。

【註】北碧府盟軍公墓

華風久矣被南荒，塔立峻嶒雲水黃。故事虬髯磨洗盡，一舟斜日倚茫茫。

【註】湄南河上眺鄭王廟。廣東澄海人鄭昭逐緬甸軍，復暹羅國為王，即鄭氏王朝開闢者，後為部將卻克裏所殺，改名鄭華，自稱其子，請中國冊封，即今之拉瑪王朝肇始。

鷓鴣天 秋蛩

祇汝情癡喚去魂，湖山暗譜幾秋痕。平生無夢棲花底，一夜將愁泣草根。歡易滅，誓空存。當時那信散如雲。聲酸縷縷殘宵織，不繫香車漸遠人。

【註】九月十日，巢湖市直公務員分流完畢，各至省直、合馬蕪三市政府機關。網上坊間見普通市民哀怨悲憤之聲猶不絕矣。

鷓鴣天 秋燕

病羽驚寒跡已遙，高臺曾點百花嬌。更翻雲雨成新局，誰惜風霜覆舊巢。今古事，去來潮。湖山一笛付漁樵。春深夢短煙波外，漫憶斜斜碧柳梢。

【註】巢湖市拆分，各級官員大批調離矣

鷓鴣天 秋蝶

苦轉空欄更憶誰，風前影冷顫霜枝。獨飄落葉如雲處，不認繁花似錦時。香黯澹，夢迷離。湖山看到夕陽西。秋深還撲煙波碎，一片荒寒渺渺飛。

【註】遠遊歸，睹撤市後巢湖，百業蕭條，零售、餐飲、服務、地產、交通各行無不日趨艱難。曩嘗與友人辯談，一一皆為余不幸言中。余雖不捨，亦將移家合肥，適與親人團聚矣。

臺城路 過柘皋北閘老街，李鴻章當舖故屋圯於風雨矣

一椽留夢滄桑影，堪憐夢還吹去。草積虛欄，苔斑頹壁，誰認花深前路。秋蟲最苦。正籬角微霜，海天重訴。淚灑春帆，斷魂雪浪更何處。煙寒翠篁漫倚，對荒簷瑟瑟，能幾風雨。燕別庭空，星垂木老，賸拾愁痕無數。殘天未補。甚寂寞枯坪，恨餘今古。夜氣沉沉，亂雲噓暗浦。

減蘭 偕晦窗、穎廬二先生登姥山，淮軍舊地也

峭崖積鐵，兀出蒼茫千尺雪。拍岸濤腥，猶作英雄歌哭聲。雲騰似火，孤塔難支天欲墮。如此山川，風雨飄搖付倚欄。

減蘭 重到宏村，余全班同學畢業實習故地也

湖山依舊，寂寂苔牆垂古柳。深巷當年，劍氣書聲共此欄。幾番花墮，照影深潭非昔我。夢覺迢遙，疏雨孤吟過石橋。

張青雲詩詞十六首

遊崇州罨畫池懷陸游（二首）

一泓寒碧即滄浪，桂萼梅跗逗水光。冷宦閑多放翁醉，理緡卻愛此陂塘。
軒榭亭廊絕點塵，池開罨畫歷千春。誰憐柳軟花嬌處，曾著南山刺虎人。

十月二十日於崇州參加“海內外詩人共祭陸游大典”感賦

尚饗聲中有所思，菁茅縮酒拜崇祠。褒斜戎伍彌增樂，閩嶠閑曹但益悲。易簣詎忘恢復業，操觚尤夥攘夷詩。飄蓬巴楚英篇富，廟食宜同杜拾遺。

拜題河間魏新河兄手繪《垂虹橋感舊圖》（三首）

汀煙浦樹認垂虹，橫截松陵白蠅螭。曾是堯章攜仗過，簫聲夾雪颭孤篷。
春風詞筆易嬌顏，千里苕溪一棹還。八百年來誇韻事，騷魂長駐水雲間。
吳淞旅鬢未全皤，行慕前修感慨多。疏影暗香君得髓，又歆雋士出滹沱。

再題陳兆熊先生印舉《覆甌集》

寸鐵雕鐫字有芒，成周璽節漢銅章。印人傳若他年錄，定列龍泓弟子行。

饒宗頤教授九五榮誕之際潮州饒公學術館創辦《頤園學苑》報，以闡揚饒學，拜賦一律遙申景仰並志賀忱

曾擷儒蓮駭異邦，猶龍一老孰能降。河源道廣類仍大，海屋籌多眉漸龍。高館竭來尊魯殿，鴻名奕世燁韓江。多公顯學無涯涘，要藉新刊辟牖窗。

海上龍華寺賞百年牡丹感作（二首）

麗質雍容灼絳霞，鞞紅雪白此奇葩。自憐挾得酸寒氣，來賞招提富貴花。
開向空門得地多，淺頰深紫醉顏酡。飄茵一晌歸無始，榮悴忽悲春夢婆。

登東方明珠電視塔，於塔頂旋轉餐廳俯瞰滬市全景，賦得一律

自躋高塔伴冥鴻，霧閣雲窗曉日曛。車轂萬方遵大道，舳艫千里沒虛空。神州稊米獅初醒，世界陶輪劫未終。鈴語蒼涼詩思惘，欄杆拍遍爲誰雄。

由蕭山國際機場直飛京師機中作

培風鵬翼上天根，宙合蒼茫足底奔。雲擘萬蓮辭左海，浪搏一葦蒞中原。手捫
暎日咸池大，目測光年帝座尊。身在青霄已逃世，可憐八表尚同昏。

孤山小龍泓洞瞻仰吳昌碩先生座像，恭撰二十六韻

徑轉常山蛇，松櫪覆陰翳。一洞曰龍泓，窅深坼巖際。彌天缶廬翁，宴坐何英
睿。谷甘 聞射神光，八表入睥睨。少產鄞吳村，苔雪滋奇慧。嘗從楊峴遊，
微尚在篆隸。宦轍上安東，匝月作歸計。本色洵儒人，素心遊於藝。戮力獵碣
文，蒼辣臻絕詣。蠶尾復銀鈎，史籀邁今世。覃研印學深，雕鏤自成係。哇吟
悉蕩除，秦漢一爐制。六書負鴻博，孤山聚同契。說法儼世尊，印社西冷締。
三十通畫禪，師古弗拘泥。蔬果寫意工，海派創新銳。聲詩境亦高，峻削規猛
厲。健筆寫至忱，鬱律瘦蛟瘰。四絕見才難，圓照無流弊。盱衡空群雄，天馬
籥云逝。甲子駛不停，冥誕逾百歲。座像鎮孤山，威儀長棣棣。吾抱歆慕來，
瞻覲爲出涕。寸筵撞巨鐘，蕪詞不成祭。徘徊至晚晚，黝儻林麓暝。扶杖下盤
陀，回首龕燈細。

天下第二泉待月

休沐惠山腰，花塢遘二泉。雙池鑿谿訝，瓷蘚不知年。汨汨出清泚，靈液甘可
憐。淪茗取半瓢，松枝活火煎。斯須香生椀，一啜百慮蠲。豈伊沃詩腸，矧乃
致神仙。在昔桑苧翁，客遊梁溪邊。掬飲妙評騭，遂令嘉譽傳。我來值日旰，
古翠潑亭前。萬籟初闕寂，但聞此濺濺。晞髮一跌坐，澶漫思逃禪。浣沼噴寒
玉，漱齒髮森然。螻蛄忽以鳴，松風颯颯宣。俄頃大月吐，投影入淪漣。瀾瀾
波受月，晶晶月墮淵。天地盡貞一，高負弗可詮。護井出蛟螭，猙獰爪亦堅。
沐月思騰蹕，驚醒高人眠。對此形神澹，妄念化爲煙。長發蘇門嘯，肱蠻疑通
天。昧爽揖別去，初陽紅且圓。泉聲似留客，琮琤怒鳴弦。曷當捨妻孥，耒耜
此歸田。勝事踵陸羽，茶經著三篇。

鷓鴣天 辛卯仲秋川大何靖教授高齋十二梅花吟館雅集約賦

書帶沿除金粟香。百城坐擁一身藏。主人大類康成雅，座客還如叔夜狂。 豪
飲罷，劇談張。峨山雪莽飫詩腸。殷勤且訂來春約，共拈梅花拜草堂。

齊天樂 上海古猗園觀第 26 屆全國荷花展和郁偉新先生原韻

瑤華開遍橫塘路，田田葉生洲渚。頓滌塵襟，還清肝膈，俊白嬌紅密佈。青盤
浥露。正馨溢名園，蜻蜓翹舞。水佩風裳，冷香不受眾芳妒。 三槎遍蓺琪

卉，引傾城士女，齊動歆慕。競逐巾車，紛搖蘭槳，雋賞遊人無數。池邊悄語。喜乍起蓮歌，裊空如訴。物我俱忘，淶陂幽謐處。

陳偉詩詞二十首

偶作

雲外飛鴻又一秋，放歌獨上月明樓。若爲掛得凌風席，便下滄江拾鬥牛。

燕臺懷古

去矣昭王奈若何，荒臺月冷剩悲歌。我來決眚江河下，一點飛鳶逐逝波。

謁真娘墓

抱玉懷冰爾獨癡，風塵落落不同時。高丘一擲哀娥淚，歸去青燈寫楚辭。

杭州西湖

掛得雲帆半日涼，平湖十里飲秋光。他時無地逃沈陸，來借紅蓮一孔藏。

枯草

荒原餘鼠跡，毒日射龍鞍。葉病蟲仍噬，風威露久乾。同塵千里賤，守綠一朝難。身萎猶能忍，根枯地共殘。

有感

欲向遊魂問始終，楸枰一局看誰雄。人分暮四朝三粟，天玩翻雲覆雨風。雁翅孤撐霄墮碧，日戈難挽野流紅。海桑極目須臾幻，簸盡殘灰劫自空。

有感用如是庵韻

獨向風前試履霜，青衫一襲自炎涼。九皋未放支公鶴，數仞難攀夫子牆。冷竈今朝贖周粟，夷門他日賣陳漿。山妻又話南山豹，共笑輸渠霧雨藏。

三十有作（三首）

天將降任遇何隆，苦志勞勞賤我躬。藏器漫雲終射隼，道窮不悔學屠龍。流星擊海荒荒白，殘燭延春故故紅。修到持心能赤子，風前試照劍如虹。

冰壺明暗總難猜，換了浮生第幾回。蝶魂夢斷知非我，蚌淚珠圓久忘哀。飛白樓頭疑漢淺，送青柳眼及春開。行雲來去成今古，酌老荒天除此盃。

廿年問字欲傳薪，鹿夢於今看不真。青簡千秋肥殘蠹，素心幾輩老荒濱。爲人作嫁衣猶冷，喪我憑機木未春。淒絕啼鵲聽世異，踟躕況是過天津。

杭兒滿月

珠潤圓思月，星柔半掩眸。生花嬌左宅，弄玉暖秦樓。笑隱初開電，顰空未解愁。吹香蘭一抱，搖過小窗秋。

杭兒滿十月回張家口夜不能寐為譜搖籃新曲

八千里外寄瓊樓，繡被溫香撫倦眸。為恐異床驚稚夢，頻教阿母唱鄉謳。

將赴皖留別杭兒

亦知今日難為別，懷抱長宵久倚窗。送吻臨門心一熱，淚盈小臉忽成雙。

琵琶仙 題新河兄《垂虹感舊圖》，哀吳江女子與葉元禮情事，用嘯雲樓主人韻，依白石原調四聲

樓倚佳人，眼波縮、繡陌風流詞客。芸箋難託青禽，垂虹認南北。心暗許，雲階翠襪，奈禁此、晚簾蕭瑟。月養花愁，風刪淚熱，芳思難白。問誰弔、埋玉天荒，剩纖柳依依浸殘碧。吹落一湖涼霧，渺雙鴛蹤跡。春夢短、嫣紅謝了，怕曲哀、指冷橫笛。待定磐石三生，倩魂來泣。

【註】吳江少女見葉元禮過垂虹橋，思慕而死，朱竹垞作《高陽臺》詞紀其事，有句曰：“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沉”，哀豔之至。

法曲獻仙音

裙影飄春，鬢絲纏夢，月白誰家深院。電墜冰眸，雪羞梨頰，蘭心未脫湘怨。幻一晌空花散，紅愁亂千點。鈿車遠。悵蒹葭，隔江難渡。蓮自苦，溥露又將衣染。萬一不能逢，待他生，窗燭重剪。冷葬華年，為卿卿，寶瑟久斷。但門前秋水，認得盈盈眉眼。

齊天樂

百花摧盡仍風雨，殘紅又遭磨洗。折木驚鸞，荒波咽月，九十韶光餘幾。儒冠溺矣。負書劍年年，電奔雲駛。如此江山，奈何嘉樹盡成枳。蒼蒼若然未死，勸星眸抖擻，來降多士。日豈難亡，天猶可補，待舞飛龍千騎。勾芒攬轡。看萬葉飛青，遠峰削翠。鐵幕穿雷，海空浮曉霽。

卜算子（二首）

薄雨任鶉啼，夢濕江南路。去去橫波認未真，人海無尋處。只許伴春殘，不許留春住。一片輕紅墜有聲，別作傷春句。

無處暖春魂，月冷星星墜。環佩天風作笑嗔，夢雨飄成淚。思已不能思，避也如何避。點點飄螢幻子眸，照見眉心翠。

鷓鴣天（二首）

小啜江南三月春，半壺山茗待君溫。書空字在天心老，脫手詩成荷眼顰。攜翠袖，涉荒津。再來不是去年人。且賒輕倩東風剪，收取凌波一段雲。

終古波流聽悔音，風檣陣馬逝駸駸。藏樓玉老雲猶避，隔浦魚疏信自沈。蘭芷契，海桑心。人間久碎伯牙琴。一盃春露冰同冷，落盡燈花月在襟。

嚶其鳴矣

周退密詩四首

九九有感，步嶺南徐對廬《有感》韻

迎來九十九春秋，小老頭成老老頭。腿足全衰難似鶴，耕耘不斷愛為牛。門多求字償難遍，客至投詩急欲酬。僑寓春申七十載，夢中時作故鄉遊。

九九續吟二首

此日此時足放懷，白頭翁媪老相偕。童年所學差能用，中歲逢凶倖免災。龜曳泥塗吾自適，書撫漢魏趣常諧。平生雅愛打油體，與爾同銷萬古哀。

弱質居然作壽星，嚴君慈母語叮嚀。平生不說過頭話，鳴放全忘座右銘。喬木故家無剩跡，荊花昔日亦盈庭。兒孫自有兒孫福，留與殘氈一片青。

【注】憶予年七歲時，先君從陶南村《輟耕錄》中授讀《磨兜堅》一首，至今猶能熟記其語：“磨兜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鳴放時向党進言，侃侃而談，幾遭右族之禍。

定中詞長以詩祝賤辰白壽，敬步元韻奉謝

羨君清思若冰心，佳什遙頒反覆吟。百歲堪期來白壽，一生常喜得知音。詩耽長慶能諧俗，體效打油不務深。待到黃華重九日，肯來同賞滿籬金。

楊敏詞二首

河傳 鳳凰鎮

簾卷，屏掩。老生涯。何日飛飛燕來。柳邊小桃故故開。青鞋，踏過長石街。
細雨迷蒙風撲簌。傾酈醪。誰唱吳儂曲。野人家，雲半遮。桐花，燦如天上霞。

鷓鴣天 初雪

揚子江頭春未還，風飄細雪倍生寒。千山豈許愁中白，百慮多從劫後寬。居不易，夢長安。蜉蝣身外欲何歡？竹爐今夜湯初沸，閑共梅花說舊年。

飛廉（美國）詩詞二首

菩薩蠻

蒼茫已過人間雪，娑婆水月浮銅葉。扶手尚微寒，欄杆又一年。夢來當矯矯，夢去長風鷗。參宿復商星，如何不著情。

次韻

疏久桐君座下人，望中山水漸同塵。卷綃其客長癡憫，脂澤隣家易蹙顰。香草歌行千古事，亂花飛去一年春。如何皎出朱崖海，不及京華風色新。

沈塵色詩詞三首

喝火令 村居

驟雨因時落，閑雲各自裁。小荷清淺又誰栽。門外蝶飛幽徑，還似待人來。
最是無聲處，憑將好景排。嫩黃酣紫不須猜。一樹酴醾，一樹海棠開。一樹水邊梔子，折取立青階。

壬辰五月二十日路遇暴雨

潑墨如花隨處散，一時衰颯更誰聽。飄搖燈火連昏黑，吼烈風聲入杳冥。浪逐孤舟人自去，電開虛境樹猶青。嗟予未待乾坤變，卻向雨中行未停。

風箏謠

鳳凰竹，削復割；桃花紙，裁復折。穠豔妝成十分巧，春風扶上青雲沒。誰復言之鷹垂翼，寧不如人蝶開曆。古之仙，長袖拂，亭亭裊裊居前列。今之人，一線掣，牽搖不許成糾結。踏遍春光茵茵上，青冥空闊渾不覺。未許呼叱仰首時，眼開漸漸如一葉。豈必茫昧忘形言，識得須與人間別。掙得線脫自在飛，俯觀萬象行決絕。乃今變化隱其蹤，更不可為一時歇。風或止時猶自可，雨暴何堪竹骨裂。如花碎，如蟲嚙；如星散，如山缺。墜處更不知何地，殘竹破紙漫堙滅。行人至此偶一嗤，更誰評說那時節。

和軒詞二首

霜葉飛

癸未戊子間，夢翁於沽上南斜街倡立夢碧詞社。壬戌之秋，因感恨舊遊零落，翁請十二石山堂主人姜公毅然為作斜街喚夢圖，並自題霜葉飛一闋，海內聲家和者數十人。翁臨逝以此圖珍付塾師，師於己醜歲初復贈秋扇詞人，薪火一脈緣此承傳。丙戌以還，予從師遊，師近以翁題圖手澤貺賜，撫紙茫茫，橫胸萬感，曷勝人天之悲也哉！

夢痕窗影埋心碧，斜街遺緒誰省。噤蟬零咽不關秋，忍作秋魂聽。正木葉、蕭蕭墮冷。淒涼分占蟲天病。念夕秀幽尋，漫擷得、靈苗艷裔，寄與荒篔。消對牘角殘宮，邛塵飄斷，倚笛清淚哀迸。拚從鴻雪認微茫，煙語寒燈凝。恨小萼、眠愁未醒。孤蟾移破遙山暝。且喚教、詞仙住，待曉霜空，展春人境。

水龍吟 寧遠城樓懷古

登臨萬感橫胸，有人曾此悲歌去。淒涼賸了，一樓猶鎖，海西煙霧。落日銜山，頽雲壓堞，空迷今古。便神州無恙，英雄未死，長城壞，終誰補。謾道儒冠相誤。恨匆匆、鈞天換譜。蒼黃急劫，當枰試手，頓成孤註。夢破觚棱，淚湮赭堊，魂歸何處。但徘徊望斷，離鴻渺渺，下遼川暮。

軍持詞三首

如夢令

青春遙隔萬山。沉沉暗夜如磐。拋別曉風綠，落花一雨決瀾。誰彈。誰彈。濕遍二十三絃。

探芳新

已醜露月，留社會於雲松書院，姚郁庵女公子吳蕾彈柳琴二曲，嫺熟可喜。庚寅夏，夜訪鬱庵，把酒看劍，復聆妙奏，愈臻超詣。

五雲車，嚮海光生處，玉龍翩翥。指上微瀾，來播彌天花雨。春冰泮，秋鳶蹕，浣流霞，懸月露。琢猶磨，揚而簸，輶軻無窮長路。千朵還堆夜礎。正萬頃荷搖，香濡岸樹。古鏗斑斕，惟恐摩挲飛去。居娑婆，期汗漫，笑弦空、何可據。權泠泠、星河浪，浩歌容與。

朝中措 辛卯大雪冷雨連宵

凍雲鱗甲色蒼蒼。無語黯驂翔。灑落長街萬點，華燈不是潛陽。兩肩風露，一腔冰炭，隻手星光。竚看樓前漚泡，霎時如許興亡。

鄭雪峰詩詞二首

燭影搖紅

燕訊還虛，墜日邊，那更禁，消凝誤。東風無力破寒來，花木愁誰訴。聽慣鷓鴣霸樹，最難言，狂飆亂怒。一絲空見，莽夜重陰，孤蟾拚吐。

大漠中停車登沙丘，上有叢生梭梭，不知幾紀矣

何時風吹來，偶此成搏聚。短梭半死生，數叢疥亦苦。枯裂有中斷，遺如骨半腐。我來亦何因，參差疑今古。沙丘群無名，蕭寥各門戶。譬如聞雞犬，相望不交語。一黃遞無邊，上藍靜陪護。蕪莽抑瀚海，世初想無補。孤迴暫登臨，荒悲生滿睹。造化或抖擻，細粒安足數。吟痕豈能留，沙丘亦吹去。

黃曉丹詩二首

讀少陵登臨詩

吟身難插垂天翅，獨上高樓圖一寄。已是窮愁遺世間，猶將社稷攬胸次。蒼梧回首叫唐虞，戎馬憑軒催涕泗。不乏摩天過百層，而今誰解登臨意。

聞颱風“鯨魚”肆虐，心繫島上雙親有作

家在孤島上，人謂神仙居。遊客徒多羨，若個親畋漁。耕犁風浪裏，討海秋夏初。天意無常態，動輒晴晦殊。旋得即旋失，堪計有和無。嘗盡水鹹淡，始得話五湖。

蔣濤詩詞三首

題名

海風斜捲浪花青，夕照長空萬裏明。潮抹灘沙平作紙，未題詩處共題名。

登犂頭尖

一角孤峰拔地開，側聞大壑殷沈雷。結陰不辨諸天跡，得氣疑噓太古灰。石斷如雲迷絕磴，霧流似水潑荒苔。分光偶瞰群巒影，真作蓬瀛海上來。

浪淘沙 記夢

席掛海風長，雲捲滄浪。漫天星子墮微茫。劃破夜痕餘冷月，照見紅桑。夢裡乍悽惶，何處歸航。覺來沒個共商量。祇有樓前成一片，梅雨昏黃。

伊淑樺詩詞二首

玲瓏四犯 過拆遷廢墟聞鴉聲有賦

乍散荒庭，又噪野群飛，亂影如織。揀盡枯柯，呼破暮山幽寂。底事萬感難休，對舊景、總成淒惻。隔壟楸欲話行客，未肯暫棲歸翮。數聲催送層林黑。歎春來，卷巢風急。嘈嘈枝上誰憐取，一片傷心色。猜說冷夢今宵，繞不到、花蹊柳陌。正怨長哀短，共驟雨，爭聽得。

恩施大峽穀

誰築城池橫天塹，秦關漢塞空絕險。巴猿聲接茫茫愁，亙古天風吹不散。石樓門俯萬壑青，數點人煙不分明。危蹬千級百盤折，魔嶂鳴崖勢相奪。深川玄洞氣森森，風纏亂雲掙欲脫。蹀躞西行轉窮途，豁見千尋壁壘曝天書。屏山不掩鈞天樂，此間應是仙人居。仙人正撥廣陵琴，百丈飛泉最知音。琴音轉促驟飛雨，萬劫鴻蒙騰海霧。此身真成北溟魚，百二奇峰不知處。乾坤如幻獨慨然，我生浮世不百年，何必絕處苦登攀。雲中黃葉紛紛墮，滿身秋色下高寒。

蕉雨詩詞二首

南歌子 題飛廉《浮雲海波圖》

紫蓋千車擁，金門大纛雄。鮫人擂鼓已三通，遙看驪龍飛出水精宮。擊水聲猶烈，搏沙力欲窮。古今悲嘯幾人同，惟有珊瑚枝冷海波紅。

河蟹

擒來努目勢堪呼，頗負平生骨相殊。未抵鼉吟通旱雨，故興鯨浪滿泥塗。三秋積業戈餘重，九腹驕肥膏可剝。待到霜濃誰捧出，菊花盤對錦衣朱。

小岫詞二首

蝶戀花

枕盡梧聲秋細細。亦不相思，亦不成清寐。祇有舊家三二姊，有時入得幽懷裏。入既無端拋也易。草味微風，吹淡茶煙尾。啜到涼時疑不似，當時金橘檸檬味。

生查子

烏簷靜且深，下有陽光舊。風物未醞時，人事成疏後。半匙銀杏羹，小碟青蠶豆。獨坐細吹涼，漸也經時久。

如瀟詩詞二首

對月

明月上高樓，我行向小園。小園無燈火，所賴月相憐。霜華穿林過，樹影倚風翩。中有清涼意，洗淨市塵喧。我別月相隨，我還月不語。輕雲暈光彩，幽徑滋寒露。願得雙依伴，永結忘年侶。

酷相思 再見螢火蟲

一刹螢光飛滿路。織夢裏，菩提樹。潤侵衣長天猶未曙。蟲歇在，風停處。花睡在，雲深處。苦向溪邊尋筏渡。奈何是，無由度。嘆微命今朝終化羽。我看見，花無數。我看見，光無數。

彈指廬詩二首

歲杪有寄

山中冬易暝，臘後雪初回。盡日刪庭草，無心辨劫灰。文從虛籟悟，跡藉白鷗猜。書至將何贈，園梅始半開。

龍泉寺訪梅

繞潭花作徑，侵院綠成苔。枝共微波動，香先湛雪來。天機存草木，智辯比塵埃。萬事看輪轉，山僧自種梅。

【註】龍泉寺在昆明北郊黑龍潭，有唐梅一株，至今千餘年矣。

陳和世詩一首

齊天樂 月夕寄蟄堪先生併呈安知晦窗虞廷諸子用半夢廬韻

隔離誰誦張孤雁，淒淒動儂幽思。露冷殘荷，蛩吟老柳，冰魄尤添清意。明河問幾。歎瓊苑椒漿，不醒天醉。底事華鬢，卻從塵海任凋墜。無情更憐渭水。奈何違桂楫，難聚期會。萬里橋西，千尋蕪北，津隘重重壅閉。憑誰喚起。待振起河汾，再開風氣。一曲關情，素心縈夢裏。

劉雄詩三首

新賃屋山中

問舍求田計已虛，壯年依舊野僧如。幸能避雨椽中住，便可看雲嶺上居。喔喔荒雞戒寒夜，星星草樹綴前除。差堪一事慰貧病，家具猶饒四壁書。

山中次段、蔡二先生韻（二首選一）

宴坐不知晚，秋寒侵戶櫺。雨聲間疏密，樹色半黃青。一室忽如舸，此身還似螢。短修終物化，惟德可長馨。

赴聯誼會途中次韻天許兄

人生墮地始，便不厭奔走。此路究何極，思之手可袖。海內有高朋，道途阻且右。經時展良覲，音書勞黃狗。聖人云三立，此事當不朽。何妨作畸人，笑看肘生柳。底忙不肯來，印空須我友。浮生一夢耳，不辭窮獨叟。夢中盡君歡，

尚縈心五斗？顛簸客車中，往事頻回首。日新君子德，結實想秋藕。悔吝象憂虞，剝復值陽九。反本葆天真，浮雲吾何有。莫同蟲語冰，且望月憑牖。止酒已多時，會引茶盈缶。

黃志軍詩三首

再過三峽有寄伍濤

空對西陵明月愁，秋航夜入楚江流。南投宿雁依寒渚，北渡騷人向越州。蜀客矜如陳郡謝，主公難遇漢中劉。巫山過後波無語，崆嶺危形峙上游。

望雲頂古城寄懷

淮州形勢擁孤城，浪拍空崖若鼓聲。舊事都隨古人去，雄關仍向陣雲橫。何時楊柳標春信，對此山河歎眾生。且幸漢家遺氣脈，中原旗幟定能更。

鳳山訪友途中偶成

寂寞江林夾岸齊，武陵幽鳥自閑啼。羨他漁父人難老，愧我名場意久迷。一帶垂楊遮古寺，半山流水入春畦。廬中雅士相望久，明月何妨躡馬蹄。

謝良坤詩三首

關門山冬雪

千里冰封日漸西，凌雲無覓上天梯。山前一樹梨花好，許是春風別有蹊。

不寐

長宵坐擁一燈孤，歸去春風老畫圖。慟哭上邪真迸淚，讀書讀到與妻書。

賤降自題

南風一縷篆煙輕，大夢回看思欲騰。或抱騷心閑正好，休誇鐵膽老尤能。穀中人物車前草，腕底文章壁上燈。偶向疏窗成獨笑，拈花差近坐禪僧。

邱登成詩詞二首

蕭山跨湖橋遺址

往跡沉埋欲問天，湘湖秋水漾漪漣。一舟橫越八千載，要輓神光太古前。

注：遺址在湘湖，出土八千年前之獨木舟。

清平樂 過六盤山

豐碑聳處，萬疊雲濤舞。枉說六盤多險阻，不把蒼龍縛住。青山未改行藏，人間無數滄桑。七十七年過去，憑高立盡斜陽。

向春雷詞四首

生查子

得君彤木簪，對鏡青絲縮。一縮及腰間，再縮垂肩畔。青絲且任長，彤木還憐短。久看數莖花，灼灼簪頭綻。

鵲踏枝 夜行並步正中韻

萬戶秋燈流一片。欲上人衣，迤邐隨人轉。楊柳渡頭零複散，夜潮漸帶寒無限。對岸高樓歌四面。歌送風來，風拭愁深淺。愁到深時歌不見，鐘聲十二江堤遍。

玉樓春

對花對酒清明近，雨一陣來風一陣。繁柯獨聽鳥綿蠻，隔巷遙將行客問。擔頭春老何堪認，料得城南紅白盡。柳絲漸比鬢絲長，愁比柳絲長一寸。

減蘭 情人節後一日

黃昏街角，昨日玫瑰還灼灼。依舊春風，零落胭脂燈影中。背人買了，一路歸家芳漸渺。小刺猶青，添水殷勤插膽瓶。

掛掛詞三首

減蘭 春事

柔條折短，如此韶光何處挽。過了清明，一樹梨花作雨聽。南關北陌，我與春風都是客。見說離愁，不似春風恁自由。

齊天樂 殘荷

薄羅爭奈西風剪，滄波漫憐纖影。水佩鳴微，霓裳舞倦，營畫橫塘秋境。歌沉韻冷。怕散盡冰魂，一池幽靜。寂寂寥寥，殘蓬斷梗倩誰並。依稀江南夢醒，又商聲咽斷，倚檻愁聽。宿雨深敲，朝寒乍試，別有人間情景。傷心自領。襯晚樹歸鴉，淡陰催暝。思繞荒蘆，隔煙尋舊艇。

高陽臺 客中遇春雪

度陌形輕，臨臺影渺，紛紛絮濕江天。小立徘徊，相逢未在西園。清冰半霎梨雲放，恁多情、淺畫溪山。試微吟，尋遍南枝，尚怯春寒。飛花誤被東風識，作天涯芳信，吹上眉端。獨自歸人，飄搖底事年年。尊前減了閑情緒，剩鬢華、暗惹愁盤。料參橫，碎韻虛廊，依約無眠。

張文勝詩詞四首

壬辰自壽用雲四兄詩韻

南冥六月天風發，開滌煩襟一夕涼。虛室敢希摩詰病，清歌猶效接輿狂。月如古鏡浮空闊，夢以秋魂叩混茫。我有深杯與長劍，恢台孟夏共沉藏。

得格比雨窗贈詩久未奉答今以此酬之並呈同門諸友

蔣山如夢裡，秋思在長安。朋輩風雲散，六朝煙柳寒。淪胥悲大雅，旅食少清歡。寤寐從今夜，捫星誦考槃。

水龍吟 令狐師弟歲末返鄉過金陵餘不能候留此闕遲之

天涯季子歸來，依稀認得金陵麼。練湖依舊，蔣山無恙，台城深鎖。風雪南朝，蕭條故壘，黃昏燈火。想青袍布襪，弔蹤尋跡，湖之右，山之左。惜取寒梅新朵。更何須，殷勤留我。鄉心休怯，簫心重理，愁心先破。塵夢醒來，流光撫罷，朗吟清些。待明年春日，離觴共引，對湖山坐。

除夜

今宵無地避王風，何用乘桴怨道窮。南北海俱冰雪裡，二三子在夢魂中。日神不語酒神笑，世味漸疏年味濃。我亦明朝到鄉客，寒梅擬折一枝紅。

天許詩三首

遊縉雲山驚見洛陽橋

縉雲幽僻處，驚遇洛陽橋。年久苔斑駁，花稀客寂寥。愁聞杜鵑泣，行見野煙飄。前路山風起，松聲怒似潮。

【註】野煙：用元好問“喬木他年悲故國，野煙何處見行人”之意。

北川某母親祭兒

手中幾棵枇杷黃，采自自家新果莊。塞進廢墟牆縫裏，聲音哽咽喚兒嘗。

地震廢墟下猶有許多學生屍骨未掘出

破磚爛石任多深，難擋母親思念心。但願生生為野草，用根向下把兒尋。

奶奶泡的茶詩詞三首

水龍吟 謁文芸閣墓用其“落花飛絮茫茫”韻

墓田聊卜深山，憑高幾許蒼茫意。荒苔宿草，殘碑斷碣，恨成殊世。人海翻新，鯨波驟湧，白頭歸矣。念登車攬轡，青冥鑿羽，誰與辨、澄清志。連徑多依方竹，盡啼鴉、野鷲聲裏。可惜神州，登臨不管，陸沈無際。九域雞鳴，一天昏曉，亂煙凝翠。待劉郎去後，孤雲生處，看魚龍起。

入山

入山六七裏，輾轉聽泉聲。草隱雜花綉，雲流落瀑輕。片心存野趣，一晌避浮名。未礙春痕淺，相從仄徑行。

挑夫

蹬道連深徑，常看眉宇攢。褐衣身偃蹇，扁擔影蹒跚。步抵九牛重，肩逾五嶽寬。所營惟一飽，相見諱艱難。

胡善兵詩二首

讀陳驥兄詩

潮拍海涯夜，卷開河朔春。如傾白玉酒，安得素心人。高格勞追想，風華願比鄰。何時一江月，相與滌襟塵。

憶昔用文勝師兄韻

憶昔江南草色新，北窗高眺蔣山春。冷風漫灑銷魂雨，俊賞同游可意人。打槳船頭矜薄醉，賣花聲裏似遺民。天涯獨坐真堪死，我有華年久已淪。

顧青泫詩三首

過河南黃河岸口感事

王氣中原盡陸沉，我來過此淚侵尋。百年事如三江水，一箭書傳萬戶心。商羊欲舞徒未見，冀馬失群元似喑。獨立灘頭愁何限，濁流豈必痛人琴。

某自謂學蒼虬多遭諸友批評戲作一首呈蒼虬公並告罪

時來不識蒼虬面，某亦深山難一睹。國破猶多垂淚句，春深略少看花主。學詩學字蛇成虬，描物描人豕若魚。休戚於心能夢寐，先生應宥老齟齬。

夜中睡蓮

不堪塵事付吟長，賸有剛腸慟未央。早羨君曾抱珠睡，晚來人復憶舟藏。如山暑氣三庚滿，照水魚龍一夜涼。撥盡寒灰成獨往，此花何恨向滄浪。

太息燕然詩詞二首

從蕭檀兄遊杭

江南風景最喧闐，湖上嬉遊不紀年。此日遍尋三傑墓，初秋獨拜兩朝賢。繁華莫道杭如汴，興替無非趙與錢。惟有海葵稍稱意，餘波灑掃冷祠前。

【註】海葵：颶風名。

念奴嬌 辛卯上元

再逢元夜，正星毬火仗，魚龍歡宴。長大生涯羈旅慣，沽酒卻尋山館。立壁蕭疏，數燈昏亂，一鬥洵非淺。頽雲化雨，姮娥猶吝相見。遙想去歲晴時，喁喁爾汝，璧月溶溶滿。通道飄萍塵海遇，乍許三生寒暖。南服酸風，江乘酷雪，竟會春燈晚。霜濃露重，冰輪醉夢應返。

戴壽泉詩二首

明月山青雲棧道

幽行星月異，洞吐萬山迴。澗樹穿雲長，飛泉抱影隨。崖懸鷹太息，野曠客支頤。未啖登仙藥，陶然已忘機。

訪彭德懷故里

烏石春光健，杜鵑紅滿枝。園新繙記憶，樹老作傳奇。強項原非罪，橫刀贈有詩。英雄桑梓地，布穀正當時。

李丙中詞二首

浣溪沙 清明謁高君宇、石評梅墓

一曲高歌主義真，杜鵑泣血感遊人。陶然亭畔覓芳痕。電閃星馳垂宇宙①，冰清玉潔顯梅魂。英靈並蒂錦秋墩②。

【註】① 高君宇有詩句：“……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

② “錦秋墩”位於湖心島上，乃高、石墓所在地。

訴衷情 步放翁韻

少年氣盛藐公侯，志在衛神州。中梁屺下同夢，礪劍斬胡裘。驚歲月，鬢雖秋，亦風流。可憐遺韻，射虎嶓山，抱恨滄洲。

一得愚生詩四首

壬辰元日即興

一元周復始，萬象悴當榮。晨興寒無礙，人車沸滿城。相揖半生熟，不暇此逢迎。畢竟喧攘世，斯時亦有情。

壬辰上元前兩日立春風雨忽作吾兒適返西安途中

無情風雨有情春。準醒家山卻又顰。十二曲欄摩撫徧，一腔幽緒櫛梳頻。紅梅枝瘦偏妨目，黃柳芽初不縮人。解識團圞千里意，應將玉鏡洗磨新。

外舅車禍身故長句當哭

懷仁懷德口鹹碑。天道無常惋辟違。畢世憂勞兒味澀，奄然殞殞福緣微。招魂法曲低雲翳，搏鶴靈風卷穗幃。二十餘年慙半子，扶棺默整丈人衣。

踐黃惠南約偕諸侶登徐埠怪山十六韻

觀桃慙爽約，良覲又嘉林。勝日期天段，光風遏雨霽。呼邀皆道合，遊冶正春深。芳意雖盡歇，酸蔗洵可尋。下車愁觸熱，近澗喜生陰。靈木垂雲蓋，纖蘿附石參。蛙繁喧疊鼓，泉細漱孤琴。礪礪相填委，蝟蟲交襲侵。誅茅煩野老，引路上危岑。頻藉荊藜力，酣開磊砢襟。墟煙紛颯遞，巒嶠轉崎嶇。紫陌散牛矢，朱桑降戴鴛。絕憐城郭遠，頗覺穴崑深。故事傳精怪，創痕徵古今。霞梯殊幻竇，人境殆湮沈。試問山誰屬，能供一嘯吟。

尤悠詩二首

夜佇東河邊上有思兩闕

星河合抱東河湧，中有行雲不可追。悵對年華妖若水，澹從心念寂如灰。算來月白能鋪影，已是秋涼可約梅。滄海於今成五味，愛憎各自向深杯。

吟詩苦待鳳來儀，此處江天未我欺。遍地波聲清似籟，有時風色碧如漪。可能明月批書靜，畢竟生涯作夢移。燈火傾城人獨立，一時悵惘一時期。

月儀詩詞二首

減蘭 壬辰秋夜有寄

風搖柳岸，秋到枝頭青欲黯。簾外雲舒，月在高天夢不孤。長歌緩緩，一任流光空自轉。星眼朦朧，落葉聲聲寄遠鴻。

壬辰六月既望團風大崎山仙遊

倚杖攀崎山，山峰穿雲壁。臨溪捧山泉，笑我鬢先白。探幽密林間，涉險嶙峋側。幽谷鳥啾啾，女蘿伴朝夕。譁然見山鷹，一展衝天翮。接天古木森，叩耳松濤急。枝若遊龍抱，身如鶴爪立。悠悠五百年，未改青山色。何處裊天香，天機或可得。尋尋復停停，恍覺仙人揖。山路十八彎，催歸雲翻墨。雷輕宛低

吟，緩緩送來客。眸前雨霏霏，不忍沾衣濕。山懷何其悲，山風涼習習。回望黛痕深，霧靄昭然隔。客舍人難寐，清輝破窗入。悄然披衣起，但見山情默。

竹林晨溪詩二首

從南通至北京機上感賦

無人北岸牧群羊，碧海悠悠幻夢長。插翅或能離苦恨，問心為底近癡狂。紛紛恍若君來下，熠熠分明日在旁。真可捫天銀漢渡，緣何靜夜起彷徨。

壬辰立秋登景山感賦

魂魄已隨家國殞，由人千載是非評。狂瀾未挽山河破，宮苑猶看草木榮。拾級蒼松披縞素，臨風磐石守堅貞。高亭小立微塵我，碧瓦連雲又動情。

【註】景山上多植白皮松，皮白如銀，似披縞素。

風清詞二首

蝶戀花 父親

早歲常遭風雪妒。鬢染嚴霜，秦火曾熔鑄。坎坷一生誰與訴。敢言直道將人誤。心曲悠悠多少度。倚罷闌幹，又到斜陽處。我願流光從此駐。天將福壽齊分付。

攤破浣溪沙 七夕

萬古秋冥一水涯。別離情緒織成紗。天上人間許長繞，夢如花。牽手星橋聞鶉語，窺人眉月到枝桠。今夕幾多兒女淚，可浮槎。

蕭文立詩五首

無題五章

人生笑口幾曾開。滿眼風光半劫灰。山海滄桑驚詭譎，鷄蟲得失枉疑猜。每傷心血紅塵冷，獨弔賢良墨蹟哀。食蛤何憂天下計，悽惶一笑我癡猷。

煙波浩淼海揚塵。大樹三千始一春。寰宇從來錢使鬼，中華最重政通仁。昇平歲月飛天狗，離亂情懷簪髮人。霜雪盈顛休讀史，何期霹靂萬民新。

忍卜前途安樂乎。詩文經史供清娛。誰人慷慨出師表，滿眼荒淫夜宴圖。秋菊同心憑憫惜，濁醪洗肺漫虛敷。餘暉焉得依山水，愧我人間老匹夫。

陽春明媚打靈扉。故紙堆中破翠圍。倦眼荒疏情一瞥，詩心跌宕夢常飛。羨君招侶訪青綠，笑我關門論是非。趁有花香香馬足，何時率意到城圻。

冷眼當今苦覓詩。聞言大笑笑君癡。千嬌百媚熒屏舞，雲虎風龍仕路馳。墨海翻騰多唾沫，詞壇奔競少情思。別裁偽體親風雅，杜老諄諄我所師。

陸俊詩詞三首

虞山雜詠（十二首選二）

閨苑年年謝槿花，枯魚一去不還家。名園已冷珊瑚樹，上國猶多駟馬車。風葉亂帆人肅肅，清愁獨樹雨些些。憂思不飲渾如醉，起作豪歌付墨鴉。

細雨琴川戴笠來，蜻蛉已覺彈丸哀。遺民風尚時深改，故國臙腥勢未回。時有大王飛楚炬，更無餘紙供秦灰。婦人倚柱空能泣，回首蚊多已若雷。

賀新郎 適洲夜讀戰史，伏案慟哭，復痛飲，作《賀新郎》。因和之，千里同此情耳

鵠起寒雲揭。算而今、聞箏墮淚，人心含血。我醉聞君高歌詠，千里靡音暫歇。看山水、森森如窟。塊礫秦宮猶鹿馬，更吳江、怒氣宵鳴鐵。還對此，共嗚咽。珠簾暮卷東風徹，道棠華、從教睡去，久時凝絕。頓足舞回吟盡怨，算只冰弦宕跌。說看盡、人間離別。我最憐君霜毛髮，看閭門、駿骨真如雪。東海上，正明月。

終朝采綠

今文言前言 陈永正

—

二十世紀初葉，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席捲中華大地，其核心是白話文運動，“提倡白話文，廢除文言文”，號召要徹底打破文言的束縛，以語體文取代通行兩千多年的文言文。這是一場顛覆性的文化革命，文言遭到前所未有的厄運。

新文化運動先驅者胡適說：“中國二千年來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沒有價值的死文學。”後來成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的俞平伯認為，文言作品“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新文學家陳西滢把文言文、古琴等都看成是“已經僵了的化石”，“應該加以掃除的腐朽物”。

新文化人士所持的是極端的二元論：白話與文言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雙方，“新”與“舊”的對立，“今”與“古”的對立，“俗”與“雅”的對立，“質”與“文”的對立，“進步”與“落後”的對立，“人民群眾”與“貴族精英”的對立。一切“新”的，都是進步的，光明的，有著無窮前景的；一切“舊”的，都是落後的，黑暗的，走向衰落死亡的。求變求新，破舊立新，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天經地義的大任。新舊之辨，也成了真偽之辨，美惡之辨，優劣之辨。舊的，必須徹底打倒和消滅。更嚴重的是，在那個敏感的時代，文化上的一切論爭都被看成是政治鬥爭，白話與文言之爭也就成了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到最後，“新文藝摧毀古文，新文化打倒禮教”，白話文終於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幾乎是全面地取代了文言。

這種激進主義的思潮，近百年來，愈演愈烈，給整個社會文化帶來極大的危害。革文言的命，革詩詞的命，革國畫的命，革京劇的命，革古琴的命，革中醫的命，革一切舊文化的命。直到“文革”的狂飆激蕩，神州舊物都成了飛灰與瓦礫時，人們才猛然警覺，可是已太遲了。頹圯的殿宇可以翻修，焚毀的典籍可以重印，而世道人心的崩壞卻是難以彌補的。

如今，對傳統文化鳴鼓而攻的時代已經過去，白話文早已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書面語言，人們再也無須擔心文言的“復辟”了。當代學者開始反思，在檢討白話文運動功過的同時，也重新審視文言文的歷史意義和存在價值。

文言，源於春秋時期的“雅言”。《論語 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古代貴族士人，均以雅言交際；異域殊俗，亦以

雅言互通。雅言，即“正言”，當時華夏民族的典範語言，經典中使用的文言文，也就是這種共同語的書面語。文言是口語的提升，自然要比口語精美得多。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可以使“言”更充實，有了“文”的“言”，才能書之竹帛，傳之久遠。文質兼備的文言文，一直是中國歷代知識精英共同選擇的最佳的文化載體，是當今世界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面語。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言文是一種完善、完美的文體。它是超穩定的，時移代易，文體體系不斷演化，各種體裁，各種流派，雜遝紛呈，萬變不離其宗，文言文的整體語言結構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二千多年來一直保持著恆定的形態。先秦時的《左傳》、《論語》，馴至清末的桐城文字，語彙、文法上都沒有太大區別。這種超穩定性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文化得以傳承的重要因素，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文言文也影響到同屬漢文化圈中的周邊國家，百十年前，日本、琉球、朝鮮、越南的官吏文人還可以用文言與中國人筆談。

文言文，是歷史文化的命脈，文學的正宗。梁啟超說：“文言文行用已經兩千多年，許多精湛的思想，優美的文學作品皆用他來發表。”莊子崇尚自由的精神，儒家以仁義禮樂教化天下的思想，是用文言表達的；絕世風華的唐詩宋詞，是用文言創作的。五千年歷史長河中朵朵浪花，都是由文言盛載起來的。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中華文化的凝聚，文言文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作為炎黃子孫，我們怎能不深深感謝它的恩賜呢？在今天，無論從感情上或現實意義上，都不該逐末忘本，將文言文視為糟粕，棄如敝屣。

首先要思考的是，文言文是否像庸俗社會進化論者所說的那樣，是“舊”的“死”的語言文字。

一切文學藝術形式，包括文言文在內，都是“器”，作為載體，無所謂新舊之分，優劣之別。文學不同科學，藝術不同技術。科技也許需要不斷創新，不斷進步，而文藝形式，無論新與舊都有其存在價值，絕不能說西洋抽象畫要勝過國畫，東洋式現代書法要勝過傳統書法，歌劇話劇要勝過京劇。

吳芳吉說：“文學只有真偽，沒有新舊。”文學的生與死，並不在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而在於它本身的內容與藝術是否有存在的價值，內容虛偽、藝術拙劣的當然是死文學，甚至稱不上是文學。一旦文學淪為政治的附庸，成了幫閒文學、遵命文學，那就如糞上之英，朝生暮萎，真的是死文學了，這與是否文

言無關。二千年來，死文學絕大多數早被歷史淘汰，能流傳下來並為人們所熟知的優秀的文言詩文，歷久而長新，至今仍葆有活潑潑的生命力。

其實，白話文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胡適所說的“白話式或接近白話的文字”也存在千年以上。他那部《白話文學史》即可作明證。古代白話，由於它的粗糙、低俗、始終無法登上文化殿堂，成為文學的主體語言。近百年的白話文，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真正的“白話”，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語體文。錢基博早就指出，“所謂白話文，祇不過是用一種書面語代替另一種書面語。”它既不同於《水滸傳》、《三言》、《兩拍》、《紅樓夢》中的舊白話文體，也不等同於當時的口語。它是為反對傳統文言文而製造出來的特殊文體，是現代口語與西式語法及部分文言語詞、日式漢字詞彙的混合物，經過新文學的努力探索、實踐才逐漸成型，直到今天，以現代漢語為載體的白話文才漸趨成熟。白話文學，包括新詩，至今尚未能形成一個新的傳統，它所取得整體成就遠不足以與文言相比。

正因如此，現代白話文也遭到左翼人士的詬病。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有學者稱之為“新文言”，是資產階級文人製造出來的“死的白話”。他們主張“語言和文字絕對一致”，用“大眾語”取代“白話”。多年來，社會上已形成一種似是而非的共識，以為大眾語言源於生活，是最豐富多彩的，而知識分子則語言乾癟，必須向民間學習。其實，憑常識也可以知道，文化程度愈低，思想則愈貧乏，所掌握的詞彙量則愈少，語言則愈枯燥無味。在草根階層中，即使偶有精彩的語言，往往祇屬於其中有文化教養的精英分子。語文專家呂叔湘給文言和語體的區別找到一個簡單的標準：“能用耳朵聽得懂的是語體，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書面語要讓所有人真能聽懂，恐怕連“大眾語”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已延續百年，這是一個舍雅求俗、棄精取粗的全過程，如劉再復所說的，“在一百年當中，中國文學作為語言現象，是一個不斷俗化、不斷把文學語言降低為現實語言的流程”，到了五十年代，“文學的俗化已發展為文學的極端政治化”了。

白話文，本身就承載著不少民間暴力語言，白話文運動，也滋長了語言暴力。當時盛行的“打倒”一詞，竟成了數十年來使用頻率極高的社會習慣語。當通俗化、粗鄙化到了極端的時候，舉世皆以愚賤為榮，以“大老粗”自我標榜，端莊的舉止、高雅的談吐、優美的文辭也成為批判對象，美德遭到踐踏，人格日趨卑污，終於出現“砸爛狗頭”一類的流氓黑話了。暴力語言挾同著暴力行

為，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劫難。半個多世紀以來，白話文面臨一次又一次嚴峻的考驗，軍事術語和工程技術詞彙直接進入生活中，綁架了大眾，日常用語也變得粗暴和僵硬。隨著經濟的勃興，拜金的教義驅使文化進一步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八十年代曇花一現的審美覺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蕩然無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樣滋養著全民。在網絡時代，點擊率成了衡文的最高標準，網上流傳的文字，低俗化的傾向尤為嚴重，鬧嚷嚷的卑田院式的狂歡，沒來由的語言群毆，黃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熱擊，熒幕充斥著大量的污言穢語，連學者、教授的微博爭辯，也粗野得如同潑婦罵街，古人那種即使絕交也口不出惡言的風範，於今再也不復見了。語言的墮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墮落，這不能不說是整個民族的悲哀。從民間產生的網絡語言，自有其草根性的蔓延力量，但當它直接影響到知識分子，並左右其對語言核心價值判斷的時候，就值得我們警惕了。

文言文與白話文，本是二元一體的關係。兩者同出一源而並流，共同滋潤著文化的土壤。提倡白話文，本來也不需要廢除文言文。梅光迪認為“古文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之變遷，尤非革命也。”最初，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傳統文人有過設想，以為可以實行雙軌制，即在新聞、科技等領域使用白話文，而文史、藝術等依舊使用文言。白話適於時俗，文言適於典雅，這也算是一種“得體”。蔡元培曾預言：“我也斷定白話派一定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尚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本來，白話文運動的發起者，能客觀一點，寬容一點，白話文可佔領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等領域，而文史和藝術這小半壁江山，與文言文分享，各司其職，各行其道。文言與白話，並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兄弟關係，分了家後還可相互扶持，共同發展。同氣連枝，合則共榮，離則兩損。《莊子 寓言》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何況“本是同根生”的文言與白話呢？可惜，事情發展並未如蔡先生設想的那樣，文學革命的暴烈行動太徹底了，文言文由主流驟變成小小的支流，逐漸來源枯竭，最後，只剩下一股微弱的汙流，再也流不到地面了。尤其是五十年代後，在中國大陸，文言更慘遭滅頂之災，甚至連一些本來已進入知識階層以至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文言詞彙，也被認為是代表剝削階級意識的腐朽東西，受到批判和抵制。近年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在網絡、段子和各種廣告中，文言成語遭到竄改和“惡搞”，真是對語言文字的存心侮弄，連自己的母語都不懂得尊重和愛護的人，還能期盼些什麼呢？

無可諱言，文言也有其局限性，它的語言形式難與現代政治同構，不適合表達科學技術的內容，不可能被所有人瞭解和接受。它過去不屬於大眾，今後也不可能屬於大眾。如今，它是一種遺產，一個存在。遺產需要繼承，存在自有價值。文言文，包括以文言為體的詩詞，並不是死文學，它發展的餘地雖已不多，而風雅一脈仍須賴以維持不墜。

二

現當代文言文的生存狀態是很值得探討的文化現象。

新文化運動後，文言文雖退出歷史舞臺，仍未被祛除淨盡，而是在社會各個層面中頑強地生存下來。文言應用場合依然十分廣泛，在官方文件中，在報章中，文言還佔據著主要的位置，民國政府的正式文告也是文言文。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中抱怨說：“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後來他在《報紙文學應該完全用白話》一文中又感歎，當時報紙的文體主要還是文言，他在一九三四年對《大公報》和《益世報》中白話與文言所占版面比例作過統計，發現“白話所占篇幅還不到百分之十八”。在今天看來，報紙似乎是全民大眾的讀物，但在那個時代，報紙，主要在大中城市發行，讀者對象為市民。以小商人、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讀者群，尤其喜愛並習慣淺近的改良體文言，不管是否附庸風雅，他們在感情上向慕自己不甚理解的高雅文化，並認同文言文的文化價值，試圖去超越自己，舉止談吐也仿效那遙不可及的知識階層、貴族階層。古人認為，文字是神聖的，字紙也須敬惜，掌握文字的讀書人是值得尊重的。尊重文化、尊重知識，早已成為社會大眾的行為準則。這個傳統雖曾受政治干擾而遭到破壞，但人們對高層次文化始終還是懷著敬畏之心。

在社會文化生活中，文言應用也十分廣泛。南北各都會以至中小城鎮，文人經常組織雅集，文酒風流，唱酬切磋，留下豐富的詩文作品，即如邀約小柬、集會序言、書畫題識等應酬文字，也頗具雅人深致。文友往來信札，一般民衆的家書，以至廣告、市招、揭帖等，都常用文言。由此觀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精美形式的文言文，根深葉茂，已深入社會的各階層，也為部分群眾所接受，絕非暴風驟雨般的運動所能徹底摧毀的。

南北各高等學府中文系多開設古代文史課程，學生研讀古代文獻，熟習文言。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安徽大學乃至抗戰期間遷移重慶、成都的各大學中文院系，不但要求學生掌握理論知識，而且還鼓勵學習文言文及詩詞寫作。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開創出研究國學的新風氣，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更讓這個學院成為“學術神話”；中山大學在三十年代是“復古”大本營，中文系主任古直強調師生要讀經，并能作流暢的文言，古典文學內容的畢業論文，更是一律用文言寫作。汪國垣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新生入系，汪先生就告誡說：“本系力矯時弊，以古為則。”要求學生能作古文。民間私學更是文言傳習之所，如章炳麟的國學講習會、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梁漱溟的勉仁書院、馬一浮的復性書院、智林圖書館，保存國粹，傳承舊學。值得一提的是無錫國立專科學校，始建於一九二〇年，唐文治任校長，古文家錢基博任校務主任。歷任教師有章炳麟、錢穆、鮑鼎、呂思勉、周谷城、胡曲園、郭紹虞、周予同、陳衍、陳柱、朱東潤、夏承燾、饒宗頤等赫赫有名的學者，而學生中也有以下一些人物：吳其昌、陳中凡、蔣天樞、范敬宜、唐蘭、王蘧常、錢仲聯、馮其庸、吳孟復等，後來都成了當代文史研究專家。凡是畢業於無錫國專的都是文言好手。

當時中學語文教學仍以讀文言文為主，一直延至四十年代末。由于大學的入學考試普遍使用文言，也直接影響到中學文言教育。龔啟昌撰《讀了〈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以後》一文評論：“日前看見報上載江蘇省會考試題一律用文言。現在國內各大學的考試，及考試院舉辦的考試，更非用文言不可。”又云：“無怪乎現在的中學生甚而小學生，你不教他文言，他還要求你教他文言。中學、大學入學試驗的影響于學生心理與態度，比了行政機關的一紙號令，或文人的兩三篇文字，不知要大多少。”在這樣的環境下，文言文自然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初等教育，除了政府開辦的正規小學外，更多的是遍布城鄉的私校以及各類家塾、學塾，不少人家選擇後者以培育子弟。古代經典是學童必讀的課本，《三字經》、《千字文》、《成語考》等更是習用的啟蒙教材。一般民衆從小就接受精英文化的教育，其立身行事自然也會受到先聖前賢思想的影響。民間百姓的書信、契據等應用文字，也往往文白夾雜或純用文言，一九三一年張廷華編《新體評注歷代駢文精華》一書序云：“今者國體變更，文運陵夷，而公私函牘，以此體為尚。”可想見當時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引車賣漿者的言談，也許會比當今某些文化人高雅。

近百年文言文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

一、辛亥革命至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九一一年——一九二〇）

辛亥革命後，政體更張，而在文化上卻一仍舊制，文言文繼續保持其主流語言的地位。在新舊交替的時期，風雲際會，人才迭出，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文學觀點都反映在當時知識精英的文章中，真是異態紛呈，精彩絕倫。民初十年，可說是現當代文言文的鼎盛期。

在當時各種文學流派中，最觸目的當數以梁啟超為首的“晰於事理，豐於感情”的“新文體”派。它的影響遍及社會各階層，竟成為此後數十年間全國以至海外華埠通行的“報章體”。此派文風，純以氣勝，其末流則誇張浮濫，格調不高。

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為代表的“浙江派”。章氏才華洋溢，學問宏深，他的弟子黃侃、錢玄同都是傑出的學者，黃氏擅駢文，“風骨遒上，辭氣澹雅”，錢玄同文章汪洋恣肆，吐瀉無餘。

南社諸子在革命後極為活躍，高旭、柳亞子、陳去病、朱劍芒等詩文皆擅，然過於重視政治宣傳，總體水準似不如上述兩派。

能維繫文言正統一脈的仍是老輩文人，不少是名高一世的鴻儒碩彥。他們當中有桐城派、湘鄉派的古文家馬其昶、葉玉麟、姚永樸、姚永概、林紓，有專學魏晉文的王闓運、吳虞、馮开，擅駢文的孫德謙、李詳，此外還有嚴復、繆荃孫、馮煦、陳三立、陳衍等一大批舊文人。這些人學問深湛，功力老到，所作文字，皆可以為範式。

二、新文化運動時期至抗戰前夕（一九二〇年——一九三七年）

一九二〇年，教育部明令以白話為國語，中小學教科書改用白話編撰，這無疑宣告白話文運動已取得最後勝利。

文學藝術是各歷史時期遊離主流之外的文化人棲居之地。社會大變動後，一部分舊文人選擇了逃遁。以“大隱”或“小隱”的方式，遁於市井，遁于山林。超然物欲之外，遁入自己的內心深處，成為真正的孤獨者，實現自我封閉式的精神自由。文言文、詩詞、琴棋書畫則是文化遺民最後的遁逃之所。這群文人以前清的“遺老遺少”居多，他們是文言文最忠實的維護者，不懂得或不屑於寫白話文，終其一生都用正統的文言文寫作。從藝術角度來看，他們的文章品質最高。

另一批人可稱為“文言改良派”。其中成員成分複雜，大致有以下幾類人：一是提倡“新文體”的梁啟超及其眾多的追隨者；二是革命派人士，包括所謂“浙江派”的章炳麟、劉師培等以及南社成員柳亞子、金天翮等；三是留洋的學衡派人士，中有吳宓、柳詒徵、胡先驕等。這些人在傳統功力上大體不及老輩，主張“改良”文言，主張文字要條達疏暢，但畢竟才人甚多，亦不乏傳世佳作。

此外，還有一大批高等學府的專家學者，一直堅持以文言撰述，其中最著者如王國維、黃侃、吳虞、黃節、錢基博、汪國垣、劉永濟、陳寅恪等。在他們的影響下，教育界成了文言文最堅牢的據地，數十年來，古文承傳，薪火不絕。

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參與者如陳獨秀、胡適、魯迅、郁達夫、郭沫若、沈尹默、俞平伯、聞一多等早期人物，亦不時技癢，勒馬回韁，製作文言，其中頗有可觀之作。

三、抗日戰爭及內戰時期(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九年)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大批文人隨國民政府遷往內地，寓居重慶、成都、昆明、貴陽；亦有一部分人外流至香港、南洋；還有一些人滯留在敵佔區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抗戰八年期間，國難當頭，人們已無心弄月吟風，整飾文字，與上一階段相比，文言文的勢頭顯然低落，但依然有人繼續創作，歌頌慷慨捐軀的英烈，指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悲憫民間百姓的疾苦。國統區大學師生堅持教學，不少文科學者如錢穆、錢鍾書、饒宗頤等仍用文言撰作。

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敵佔區中，文言文卻得到畸形的發展。汪偽政權以“復興中華文化”自命，任用一些邃于舊學的文人如周作人、龍榆生、陳柱尊、李宣倜、錢仲聯等掌管文化教育機構，並出版《同聲》、《新亞》《國藝》、《中國詩刊》等刊物，時有文言文刊出。

抗戰結束，內戰又起，民不聊生，文學藝術更無足道矣。文言衰勢益甚，只剩嶺南一隅之地，尚保留舊日詩文創作傳統。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廣東日報》文言副刊《嶺雅》，發表一大批粵籍文人的詩文，這已是中國大陸舊文化的迴光返照了。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文革”時期(一九四九年—一九七六年)

五十年代伊始，大陸的文化人面臨一場新的“文體革命”。一切文學都成了宣傳品，成了階級鬥爭的有力武器。被認為是封建文化象徵的文言，非但失去了

官方的地位，更被排斥在社會各個領域之外。教育體制全盤改造，採用蘇聯模式。大學中文系中沒有現當代文言文的位置，文學研究者更是視之為“封建骸骨”，不屑一顧。此後二十多年間，文言創作似乎是一片空白，各種出版物中，當代文言文幾乎絕跡。早已潰不成軍的舊文化人，更是遁逃無地，一個個從山林、從市井被揪出來，成為專政的對象，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被完全淘汰了。雖然如此，在民間，文言文尚維持一綫生機，並在艱難發展，猶如谷底流泉，涓涓未絕。舊派文人如葉恭綽、胡先驕、馬宗霍、鄭逸梅、方孝岳、朱庸齋等時作短文序跋。從現存的資料來看，最大數量的文言作品當為文人的書牘和日記，這些文獻是珍貴的時代實錄，有待後人發掘和整理。八十年代，文藝復蘇，劫後餘生的老人們從塵篋中翻出少量舊稿發表，但已是明日黃花了。

一九五五年中學語文教學改革，語文課分為“文學”與“語言”兩門課程。

“文學”課本內容全部改為古典文學，按文學史順序選編。歷時短短兩年的改革，卻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不少青少年自此愛上古典詩文，並嘗試寫作。

最可稱異數的是，一九六一年，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各項政策一度寬鬆，張伯駒時為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居然私下召集意趣相投的文人學者，結成“非法團體”“春遊社”，中有于省吾、黃公渚、陸丹林、黃君坦、羅繼祖、張江裁、周汝昌等知名人物，“每週一會，談笑之外，無論金石、書畫、考證、詞章、掌故、逸聞、風俗、遊覽，各隨書一則，錄之於冊，則積日成書。”後來這個“反革命組織”雖被公安廳立案偵破，而當時所寫的三百多篇文言文卻得以保留存下來，終於在四十年後編成《春遊社瑣談》一書出版，填補這段時期的空白。

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海外各國華人社區，似乎成了舊文人薈萃之地。廣州、上海、南京、北平以至全國各地一些傳統文化人，在政權變更前夕，乘桴濟海。諸如潘重規、林尹、陳含光、高明、成惕軒、臺靜農、李晉芳、李漁叔、于大成等東渡鯤洋，黎國廉、劉景堂、曾克崙、趙尊岳、陳本、張斌、曾希穎、饒宗頤、羅忼烈、傅子餘、蘇文擢等留居港澳，李祁、周策縱、王叔珉等遠遊海外。他們數十年來堅持文言詩文創作，中華傳統文化，亦賴以一脈延綿。

五、改革開放時期(一九七六年—二〇一〇年)

“文革”結束後，中國步入經濟建設的新時期。微陽初照，寒蟄昭蘇，百廢待舉。各地紛紛成立詩社，復出的老幹部以及文化教育界的高級知識分子，滿懷熱忱，重新寫作詩詞，並結集出版。在這時期，詩文集的序跋成為最常見為文

言文體，作者多為詩詞家或新文化人士，年青時未經嚴格的文言寫作訓練，於文言文的句法章法亦未考究，一旦好奇執筆，每以白話之法為文言，氣格不純，況復年事已高，才華衰退，故平庸之作多而精品少，與上輩文人相去甚遠，絕大多數只能算是客串者而已。

進入二十一世紀，社會趨向多元化發展，傳統文化也受到普遍的重視。可慶幸的是，中青年學者已關注現當代文言文和詩詞，不少人還致力於創作實踐，網絡上時見發表，其中不乏佳章。大、中學生中不少人喜愛並嘗試寫作文言。民間動態更不可忽視，學童的古文、詩詞教育方興未艾；民間學者正在成長，並出版文言體裁的有分量的著作。最近十年間的大陸地區的古文，其數量之多，品質之佳，遠過於前五十年。中青年作者的水平亦較勝於上一輩，路子正，立意深，格調高。文言文自有其內在生命力，正統一脈，後繼有人，更不必擔憂傳統文明的滅絕了。

臺灣、香港地區，是近半個世紀的古文最堅固的營壘。直至七、八十年代，依然文風鼎盛，詩社文社林立。大學中文、歷史課程，多用古文，畢業論文，亦多以古文寫作。近年隨著政局的更迭，教育制度的改變，加以老輩文人的日漸凋零，文言文創作已今不如昔，總體來說，亦似稍遜於大陸地區了。

二十世紀文言文文獻，祇有小部分作者有專集行世，而吉光片羽，每賴報刊雜誌以留存。較早有《南社叢刻》，收錄社員詩文稿，二、三十年代以古文為主的刊物有《學衡》、《甲寅》、《青鶴》等，四十年代則有《國藝》、《文史季刊》、《嶺雅》等。

《學衡》，吳宓主編。一九二二年一月創刊於南京東南大學，一九三三年停刊，計出七十九期。此刊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職志，辦刊目的是要證明“吾國文有可與日月爭光們價值”。每期有《文苑》，列文錄、詩錄、詞錄三子目，主要作者有胡先驌、柳詒徵、吳宓、吳芳吉、梁啟超、王國維、汪國垣、王易、林學衡、邵祖平、王澐、曹經沅、趙熙、向楚、龐俊、方守敦、方守彝、姚錫鈞、陳衡恪、李思純、林思進、葉玉森、黃節、陳寂、曾廣鈞、夏敬觀、曾樸、林損、陳曾壽、馬一浮、張爾田、朱祖謀、曾習經、陳寅恪、劉盼遂、陳三立、瞿宣穎、葉恭綽、繆鉞、鄧之誠等數十家。其中堅人物被稱為學衡派，皆為貫通中西的飽學之士，構成了當時中國的精英文化群體。

《甲寅》，章士釗主編。一九一四年五月，創刊於日本東京。同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十期。章氏出任教育總長後，於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北京復刊。一九二

七年二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先後撰稿人有陳獨秀、張東蓀、蔡元培、梁漱溟、吳承仕、沈鈞儒、黃侃、錢基博、陳三立、章炳麟、楊樹達、葉德輝等。後期反對新文化運動，宣揚尊孔讀經，堅持使用文言文，被認為是“封建復古主義者的障地”。

《青鶴》，陳贛一主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創刊於上海，一九三七年七月，因抗戰爆發而終刊，計出一百一十四期。為同人刊物。創刊號刊佈「本誌特約撰述」共一百零五人，有陳衍、丁福保、王蕙農、劉承幹、梁鴻志、周瘦鵑、黃濬、傅增湘、孟森、章士釗、蔣維喬、夏仁虎、吳湖帆、冒廣生、于右任、錢基博、吳稚暉、高夢旦、陳巨來等一大批傑出的文人學者。是刊特重文獻保存，近代名人之日記、筆記、序跋、書札、年譜、詩文集，分期連載。被時人看成是舊文人絕地反擊、屈指可數的一塊障地。

此外，還有一些大學文科學刊也采用文言。如三十年代中山大學中文系學刊《文學雜誌》，古直主編。每期均登載師生的文言詩文。

《文史季刊》，王易主編，國立中正大學出版。是刊一九四一年三月創刊，初擬每三個月發行一期，每年四期，合為一卷，然僅至第二卷第一期，即未再出版。是刊欄目，首學術論文，次文錄，次詩錄，次詞錄，次英詩選譯。作者有胡先驌、王易、吳宗慈、陳穎昆、蕭宗訓、涂世恩、王英瑜、陳樹人、王迪綱、歐陽祖經、程學恂、林庚白、張景煦、吳天聲、胡獻雅、周岸登、沈尹默、胡光燁諸家。

《嶺雅》週刊，陳寂主編，一九四八年五月三日創刊，計出七十期。原為《廣東日報》副刊，自四十五期後，改為《中央日報》副刊，傅靜庵主編。是刊主要分文錄、詩錄、詞錄三欄。作者主要是粵籍或寓粵人士，有詹安泰、吳三立、佟紹弼、陳湛銓、黃海章、吳天任、葉恭綽、李滄萍、陳寂、何曼叔、傅靜庵、陳荆鴻、方孝岳等數十家。

汪偽治下，又有《國藝》、《學海》、《同聲》等刊物，頗存此一特殊時期的文獻，似乎尚未得到當代學者應有的重視。

進入二十一世紀，民間刊物漸露鋒芒。一群青年網絡詩人所創辦的《留社叢刊》，登載社友的文言詩文，質量頗高。中山大學嶺南詩詞研習社社刊《粵雅》，刊載本校師生的詩詞作品，也有一定數量的文言文。

三

文言文是中國三千年文化的載體，也是歷史傳統與現實生活之間的一根重要的紐帶。這根紐帶絕不能割斷。學衡派中吳宓等人認為，文言文歷史悠久，能通行兩千多年，必然有其合理因素；不懂文言文，就無法瞭解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文言文屬於精英文化，形質優美，精煉高雅。近百年來，文言雖處在主流文化視野之外，但它對中國整體文化的發展仍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二十一世紀，學習和創作文言文有什麼現實意義呢？除了教科書中所說的內容之外，還應有以下幾點：

一、傳承高貴，促進社會文明。

文言文的世界，是一個以“君子”為人生理想的世界。儒學，可以說是君子養成之學。君子，高尚尊貴，才德出眾。歷代的讀書人努力進修，以君子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省自覺，自尊自勝。中華是文明之邦，禮義廉恥，是古代貴族言行的準則，是孜孜以求的美德，是高貴的象徵，是傳統文化精神核心價值所在。君子立身處世之道，是“以天下為己任”的頂天立地的擔當，故以“向上一路”指示人們，剛健弘毅，自強不息，仰山瞻日，努力去接近高貴與榮光。文言，一種高華典雅的語言形式，是傳承高貴的紐帶，它本身涵蓄著貴族文化禮儀的餘韻流風，為社會各階層提供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人們浸毓日久，智慧增生，氣質變化，連儀表舉止也“溫、良、恭、儉、讓”。有了高貴的精神和正常的倫理，人際關係和諧，社會健全穩定。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淺俗化的運動。文化虛無主義者以過激的手段摧毀了貴族精神、精英文化，也就從根本上損害了大眾文化。要求所有人都向下看齊，而不是向上看齊，必然造成文化精神的大滑坡。《孟子 滕文公》云：“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失去了向上的指引，大眾文化失去出谷遷木的機會，也就不可避免日益墮落，嚴重地妨礙社會文明進步。如今，人們已痛切地認識到這場運動帶來的惡果，不少有識之士奔走呼籲，要傳承高貴，重建社會精神文明。只有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價值體系，才能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

二、提升審美層次，雅化白話。

古人常謂文章以體制為先，辨體，更是衡文的首要之務。體有尊卑之分，雅俗之別。而文學語言與生活語言也有文野與精粗之別，只有加工、美化了的語言，才可提升為文學語言。“文”與“言”分離是正常的、必要的，即使在今天，白話文也不等同白話，白話文還需繼續雅化。也許未來的白話文中，會形成“雅文”與“俗文”兩種文體，如同文言與白話那樣。

社會制度的變革和科學的發展，加劇了語言的俗化過程。時至今日，白話文的低俗化、痞子化已至極端。白話文要成為完美的文學語言，成為純正的“雅文”，要在審美層面上提升，還得回過頭來向文言文學習和借鑒。

白話文是文言文的後續與延伸。林紓云：“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梁啟超認為，要作好白話文，“文言的功夫應該很深”，朱光潛也說：“想作好白話文，必要讀文言文。”白話文由於易學易寫，也就容易粗製濫造，失去文言的滋潤，白話會變得枯乾。好的白話文，須用加工、美化了的語言去製作。胡適所主張的“以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正是文言所長。文言文惜字如金，簡練如詩，是最精美的文字，也是最好的範本。文言文中不少詞彙、典故，還可以繼續進入白話，不斷被吸收、融化。文言文遺留下來大量成語，已成了現代漢語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言簡意賅，大大地豐富了白話文的表現力，提高了白話文的素質。這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須好好繼承，更不應隨意糟蹋。白話文今後的趨勢雖然難以預測，作為當代文明的重要載體，白話文有著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任重而道遠。我們還是希望未來的華族語言，可以更文明些、高雅些。

三、學習文言創作，繼往開來。

近三十年，傳統文化重新進入人們視野，大量古代文獻整理出版，青年學子得以接觸優秀的文史典籍。儘管是長期的隔閡，霧掩雲遮，文言，依然是許多人心中的高潔的聖域，有志者還期盼著向上攀躋。如今，不少文學青年重新學習這種本已不太熟悉的文體，並試圖創作文言文及詩詞。當代人從小就生活在白話文無邊的曠野中，文言，只是偶然入望的天際雲山，在這種語境中成長的青年，要領悟文言獨有的情調、語感，實在不易，學子們不妨多讀一些文言典範之作，喚回歷史文化的記憶，對傳統文明產生認同感，並作一些寫作練習，增強切身感受，豐富自己的語藏，掌握基本的寫作技巧。

當代的文化人，尤其是講授和研究古代文史的大學教師，也應嘗試用文言寫作。如果沒有創作經驗，缺乏感性認識，則如霧裏看花，不知個中情味，所謂研究，也只能是掠影浮光，難以探微索隱。不關注、不實踐文言寫作，對於研究者自身來說，無疑也是一大缺失，正如錢鍾書那稍有點尖刻的比喻，應羞於自己的無能為力。詩詞創作需要天賦，不是人人皆可以為之；而寫出合格的文言文，只要多誦讀，多涵泳，自然水到渠成，沒有學不會的。

學習寫作文言文，第一步驟就是仿作。對前代優秀文學借鑒、吸收。吳宓云：“文章成於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時率皆力效前人，節節規撫，初僅形

似，繼則神似，其後逐漸變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摹仿，是學習最有效的手段，是所有文藝門類的初學者必經之途，未經這一步的，在行家眼中，祇是徘徊於門外的“愛好者”而已。摹仿，宜取法乎上，先難後易。不要以為淺近的文言易學易寫，便隨意仿效，草草書成，一成習慣，則難以自拔，再也不能深入古人的堂奧了。一入手就要摹仿古代的佳篇，無論是左、馬、班、揚，還是韓、柳、歐、蘇，祇要是第一流之作，皆可為範本。應以莊敬之心，逐字逐句體味古人的用心、作意，如陳寅恪所謂“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同一境界”，吟哦背誦，祇有熟習文本後才能領悟其語感，諸如句字的平仄交互，字眼的“響”、“啞”，也須注意。在這過程中，要尊重文言固有的程式規矩，不應逾越。慢慢掌握詞彙、句式、章法，然後才試行仿作。先精一家，再廣為取法。吳芳吉謂“從事文學原不可以一家一書自足，其必取法百家”，實是個中人語。好的文藝作品，是由感情加上沉思而創作出來的。沒有感情，則不足以動人，沒有沉思，則未能深刻。文言文，由於它語言上的特性，成文較慢，則更宜於沉思。遣詞造句，有如沙裏淘金，細細選擇最宜於表達感情的詞彙，力求優雅精微，曲深雋永。寫作過程也是與古人對話的過程，努力去領略漢風、唐韻、宋意，感悟古人的文化品格與倫理精神。

文言文有多種體裁，各有其不同的語言形式、表現形式以及審美形式，學者須細細揣摩，掌握各體的特色。古時文體分類體例不甚畫一，如《明文海》分體二十有八，每體之中，又各為子目。清《古文辭類纂》則分為十三大類。大抵最要者有論辨、傳狀、碑誌、贈序、書牘、序跋、雜記、箴銘、慶弔等，各有功能。進入民國後，文言文使用範圍顯著縮小。到了當代，就只剩下序跋、書牘、雜記、碑傳幾類較為常見外，其餘的多已棄置不用了。文言文又有散文與駢文之別。駢文是一種很特異的文體，在乎散文與詩之間，字句整齊勻稱，講求聲調韻律，多用四言六句，故又稱“四六文”。文至駢體，可謂已臻形式美之極致。唐宋以還，有所謂散、駢之爭，即古文與時文之爭，勢同水火，各不相讓，雖然如此，卻不似後世之文、白之爭，拚到你死我活為止，不少古文家能作四六儷偶之文，駢文家亦能散體。駢體文與散體文，同途並駕，已歷千年。當代頗有熱心人鼓吹寫賦與駢文，作品極多，佳者則罕見。“能觀千賦，而後能賦”，今之所謂賦家，誰能解此？

筆者相信，喜好文言，往往是出自本性，出自天然。也許，“保守”思想是與生俱來的，文言文似更宜於表現人群中這小部分人的精神世界。既然愛上了

它，就應該盡力去做到最好。辜鴻銘云：“語言要高雅，表達要自由，用字要簡練，意義要完滿。”今天寫作文言文，也應以此為追求的目標。

時至今日，文言文依然有它的生存空間。劉夢溪說：“文言文有什麼好處呢？文言能保持文本的莊嚴。”並認為重要的文告、外交文獻，都可使用一些文言語詞和體式，“適當地使用文言文，不是一件壞事。甚至國家的重要文告，略增一點文言的話，國家的威信都能提高一點。別人會認為你是一個有文化的國度。”文言是一體典雅的文體，在某些特定範圍、特定內容、特定語境內仍難以被白話文取代。如致祭炎、黃二陵的祭文，殿堂新建、古跡重修的碑記，相信用文言文會顯得更嚴肅莊重；某些學術門類，如中國古代文學、歷史、東方哲學中某些著作，也宜於用文言撰述。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熊十力《新唯識論》，假如採用白話的話，肯定會大為遜色。新編《清史》，若用文言，則可與傳世《二十四史》的語言風格統一。此外，如詩文書畫的序跋題記，帶有私隱性日記、書信等，一用文言，便生雅韻。一些實用性文體，如公文函件、揭帖廣告、契約請柬，以至展品產品的說明書，適當使用文言，自可提高其文化品位。

網絡時代，為文言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互聯網提供了展示作品的平臺，近年來，時見有文言文在網上發表，從文章水準來看，雖然多數還處於習作階段，但可見證這一古老的文體已被部分年輕人所接受，並嘗試撰製。其中亦有較成熟作品，體裁、題材都多式多樣。此外還有大量的微博，篇幅短小，言簡意賅，除了創造新的詞彙外，文言語詞得以復活並大量使用，個別版主亦偏好文言。手機及網上流傳的段子，時以排偶形式，活用成語，帶有頗濃的文言成分。

當代文言，也許會分成改良派與傳統派兩路。梁啟超所創的“新文體”，開了改良文言的先河，學衡派的胡先驕等也曾提倡文學改良，章太炎、傅斯年等人主張言文合一，文白交融，為適應現代人的習慣，以白話思維代替傳統的文言思維。改良的文言文還是文言文。將來的改良派也許會沿著“新文體”及學衡派路子，文言句式中夾雜著白話句式，不避新詞彙及俗語。傳統派文言，是正宗古文，即以文言思維，並以文言句式為主體的古文。如同要寫好外文，必須用外語思維那樣，要寫出純粹的文言文，也必須用文言思維。先用白話想好，然後用文言翻譯，只能製作出夾生的文字。如今，更有學者提倡所謂的“現代文言”，要在改良派的基礎上進一步淺俗化、口語化、生活化，讓一般人都能看得懂，以利於普及和傳播。這祇是一廂情願而已。無論是以“文言為體，白話為用”好，還是以“白話為體，文言為用”好，這種半文不白的寫

作，只能是低層次的現代假古董，它失去了傳統文言的最主要的優點，如高貴、莊嚴、典雅、精煉，又難以與更通俗的白話文抗衡，真正的行家不屑于讀，大眾讀者看去也似懂非懂，高不成，低不就，非但不能挽救文言文瀕危的命運，反而使它失去賴以幸存在基石。文言文美好的軀殼不復存在，文言文生命也就真的完結了。文言文早已定型，是一種遺產，不可能進行改革。所謂改革，只能是調和，是俯就，是俗化。文言文的“現代性”，只在於文章的思想意義，而不在其形式、技巧上的通俗性。

筆者主張，應學習和創作能與傳統銜接的“純粹”的文言文。今後正宗的文言，應該有典雅的語言，高尚的格調，穿越古今的文化情懷，古色古香的審美趣味，既能遙接古人的警效，又有現代的生活氣息。少數人寫，少數人讀，以維繫斯文一脈，斷而復連，危而不墜，這已是最大的冀望。所謂“復興文言”，不必要也不可能。文言，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然是個人和小眾的，不可能為全民服務。它難以復興，也不會消亡。在今天，屬於大眾的文化已不少了，熒幕上的升平歌舞，歡聲笑語的二人轉和大腕相聲，手機裏的雜段子、小報滿版的明星軼事，警匪、帝王片，各式各樣的武俠、言情小說，梨花體詩，含淚的散文，這都很好，很好。把詩詞、文言文、古琴等早已被棄置的東西留給小眾，恐怕也不為已甚吧。相信社會群眾有足夠的度量，能容忍這類小眾文化的存在。

現當代文言文如同詩詞一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本來，是否使用文言文撰作，純屬個人的文化取向，應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是妄加指責。當代文化教育界中，尤其是語言文字工作者群中，也許是源於某種自卑、自虐的心態，對文言文鄙夷、敵視、攻擊的不乏其人，橫加以“腐朽的舊文化”、“復古主義逆流”、“時代落伍者”種種罪名，叫嚷著要徹底否定和掃蕩，但卻很少人冷靜下來，對近百年的文言文這一不容忽視的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學術探討。即使偶有研究者，也往往認為現當代文言思想文化是“頑固保守”的，不合時宜的。沒有對大量作品進行微觀的審視，鉤稽排比，概括綜合，探求其藝術的內部規律性，也就不可能進行宏觀的和抽象的理論研究。亦有論者認為，語言決定思維，文言與荒謬的思想必然是“融合為一”的。這種偏見至今猶未消除。歷史經驗早已證明，用白話文去傳播荒謬的思想，其危害性遠比用文言文大得多。

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慨歎：“吾知百年以後，世移勢變，是非經久而論定，意氣閱世而平心，事過境遷，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復於吾書，而致戒於天下神器之不可為，國於天地之必有與立者。”錢先生所感甚大，事過已

近百年，說真的，筆者從未認識到舊文化與家國興亡有多大的關係，更無法一一理清文言文盛衰的前因後果。在當代社會文化生活中，沒有文言，沒有詩詞，沒有一切舊物，也無妨大局，芸芸衆生依然可以鼓腹謳歌，頌平鳴盛。在物欲橫流的時代，滔滔濁浪之中，偶然飄來幾瓣落花，喚起人們一些淒美的回憶，也許就夠了。希望這個選本，能起到啟迪心智、激發美感的作用。

本書中的篇目主要由我本人選定。徐晉如、許紹鋒二君提供了不少材料，並初選了部分文章，臺灣及港澳地區則由黃坤堯先生負責選編。本書採用“集評”的形式，張海鷗先生和徐晉如君代邀有關學者，各擇其所賞篇章而置評。編委諸君做了大量的具體事務工作。舍弟永滔錄入全書文字。在此，對關注本書的朋友、學生表示深切的謝忱。編就這本小書，筆者稍感慶幸的是，再也不用去寫那些符合“學術規範”的論文了，這篇前言可以信筆所之，言己所欲言。引文亦一循舊例，不注篇名出處及頁碼，尚祈讀者諒察。

陳永正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詩詞思想性之我見 陳仁德

詩詞創作必須兼顧思想性和藝術性，最好的作品，應該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這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種經典表述。這種表述無疑是正確的，問題是，這種表述過於籠統，詩詞的思想性究竟是什麼？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關係如何？究竟應該怎樣表現思想性？卻需要我們自己去思考。

我粗淺地思考了一下，有以下想法。

思想性並不是當代的發明，吾國自古重詩教，在豐富的詩歌理論中，有許多關於思想性的表述，只是沒有使用思想性這一名詞而已。孔子最早提出“詩言志”，這裏的志，就是詩人的思想。然後孔子又進一步細化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觀群怨，就是詩人的思想寄託。《毛詩序》對此進一步闡釋，認為“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似乎也可以視為思想性之論述。

詩詞雖然具有思想性，但本身屬於藝術範疇，不屬於思想範疇。詩詞是藝術作品，不是思想武器。詩詞主要給人以藝術感染，而不是給人以思想教育。過於

強調思想性，往往會忽略藝術性，而對於詩詞而言，藝術性始終是第一性的東西。在所有文學藝術形式中，詩詞是篇幅最短的，比如五絕，全篇只有 20 個字，要讓每一首詩詞在很短的篇幅內承載起沉重的“思想性”，很不容易。

很多經典作品是純自然景物的描述，談不上有多大的思想性，如果一定要說有思想性，也只是廣義的。比如李白的“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韋應物的“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柳宗元的“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蘇軾的“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等。這類作品，清新空靈，逸興飛動，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讀之齒頰生香，整個審美過程非常愉悅，哪里還會去考慮他有沒有兼顧到思想性。

我們長期以來有一種理論，就是把純自然景物描述的作品，認定為“表達了作者熱愛祖國美麗河山的思想感情”，從而也具有思想性。此說頗可商榷。詩人可能並不是為了“熱愛祖國美麗河山”纔寫詩，而是被彼時彼地的風光打動了纔寫詩。也許在客觀上“表達了作者熱愛祖國美麗河山的思想感情”，但主觀上並不盡然。有的河山並不美麗，而詩人卻也對之詩意大發，比如岑參的“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你硬要說那裏的河山有多美麗，恐怕也說不過去。而有的河山雖然美麗，卻是外國的，那又該怎麼說呢。比如黃遵憲，到過海外許多地方，寫下不少優秀詩篇，“吟到中華以外天”，其《登巴黎鐵塔》《蘇伊士運河》《倫敦大霧行》等，總不能說是“表達了作者熱愛祖國美麗河山的思想感情”吧。

另一類作品的思想性是很鮮明的。比如李紳的《憫農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白的《將進酒》，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白居易的《賣炭翁》等。此類作品的鮮明思想性繫寓於藝術性之中，作品的本質還是藝術品。詩人在創作時，使用的是高明的藝術手段，而不是直白的說教。如果不是借助於詩的藝術語言，其思想性是很難表現的。

以上所舉具有鮮明思想性的例子，乃至中國古代所有思想性鮮明的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帶有明顯的批判性，由此似可以認為，詩詞思想性的主要特點是批判性。

批判性能夠存在並產生相關的大量作品，其前提是社會相對寬容，能夠接受或者容忍批判，否則批判就會被批判，所有具有思想光芒的作品都會被封殺。這裏有一種錯覺，凡是帶有批判傾向的作品，都容易被認為是對現行體制的攻擊甚至顛覆，因而體制要反過來壓制批判。其實，歷史已經反復證明瞭，具有真知灼見的批判，纔真正有助於體制的鞏固和建設，而不負責任的歌功頌德，恰恰會使體制走向反面。

杜甫寫過大量憂國憂民的作品，對當時的社會有著非常深刻的批判，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愚蠢到認為杜甫是要推翻李唐王朝，他“每飯不忘君”，對皇室稱得上無限忠誠。他對現實的批判，正是他忠誠的表現。白居易將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命名為“諷諭詩”，諷諭兩字在這裏與批判可以視為同義詞。白居易的批判鋒芒銳不可當，直刺種種社會弊端，使權貴者不堪忍受。據白居易《與元九書》自述：“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但是我們也絕不會因此認為白居易是蓄謀顛覆大唐帝國。白居易是大唐帝國的忠臣，別的不說，只舉一例，白居易死後，唐王朝宣宗皇帝李忱親自撰寫挽詩沉痛哀悼，“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白居易的諷諭，正是對唐王朝體制的修復和完善。

這幾十年來，詩詞的批判性大為削弱，一談到思想性，人們立即想到的就是歌頌，思想性失去了應有的鋒芒和棱角，只剩下圓滑和嫵媚。由於過分注重所謂思想性，許多詩詞作品充斥標語口號，空話連篇，言之無物，就連郭沫若也不能例外，他的許多作品基本上是用於表態的，今天這樣表態，明天那樣表態，徒留笑柄。最著名的是郭沫若在不到半年內的兩首《水調歌頭》，第一首是：“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第二首就變成了“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這些作品，如果起郭沫若於地下，相信他重新看了也會羞愧不已。這種思想性太短命了，其實是最沒有思想性的。由於思想性的過於張揚，迫使藝術性黯然退位，甚至完全消失，詩詞也就不再成為詩詞了。才華橫溢如郭沫若者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至今很多人所戰戰兢兢地把握的思想性，其實還是郭沫若式的思想性，這是一種被高度庸俗化了的思想性，其主要特點就是政治表態。時而“熱烈歡呼”，時而“堅決擁護”，時而“憤怒聲討”，時而“堅決打倒”。這恰恰是詩人最沒有思想的一種表現。你所念念不忘的思想，說穿了就是你的領導者的思想，

你腦袋裏是基本上沒有思想的。很尷尬的是，在中國特色的政治環境裏，政治風雲變幻過於頻繁，你的詩詞如果和政治靠得太攏，表態太鮮明，思想性太突出，沒准一夜之間就會從“堅決擁護”變成“憤怒聲討”，這樣的例子還少了嗎？詩人如果自珍自愛，還是少做些郭沫若那樣的傻事為好。

我這樣說一點都沒有反對思想性的意思，不僅不反對，我以為還應該積極提倡。但是，我所說的思想性，絕不是人云亦云的所謂思想性，更不是複製長官意志的所謂思想性，而是詩人獨立的思想。詩人創作時，要不要表現思想性，表現什麼思想性，怎樣表現思想性，完全是詩人的自由。詩人並不需要別人用某種思想來反復教導，而應該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任何時代的飛躍，首先都是思想的飛躍。任何民族的復興，首先都是思想的復興。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思想是越豐富越好，而不是越單一越好。如果一個民族只剩下一種思想，這個民族就肯定是最沒有希望的民族。中國有關思想的成語不少，如“集思廣益”，“行成於思”，“三思後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都主張思想活躍。中國共產黨歷來主張思想解放，以及《國際歌》裏的“讓思想衝破牢籠”，我想都是一個道理。不知怎麼到了一些詩人這裏，思想性就被庸俗到只剩下表態了。世間一切事物中，惟有思想是最為豐富的，怎麼可以被裝進一種模式，成為一種態度呢？

我們一些人言必稱馬列，殊不知老祖宗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政府的書報政治檢查制度時曾經說過：“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香味，你們怎麼能夠要求人類思想這個最燦爛最豐富的精神之花散發出同樣的味道呢。”國學大師同時也是著名詩人陳寅恪說得更好：“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誠哉斯言。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解放一說，毫無疑問同樣適用於詩詞界。綜觀當今詩壇，思想性一說仍然存在著巨大的誤區，不走出這個誤區，詩詞的繁榮始終是個難題，詩詞要真正做到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更是難題。惟有思想解放之時，纔是真正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結合之日。

2012年5月24日 重慶

附注：

此文寫於 2012 年 5 月 24 日，此後十七天，即 2012 年 6 月 11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兩院院士作報告時說：“要提倡富有生氣、不受約束、敢於發明和創造的學術自由。學術研究要鼓勵爭鳴，因為只有爭鳴纔能激發批判思維。批判思維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精神狀態，是一種獨立思考精神。要尊重個性，一個沒有個性的社會是沒有生命力和創造力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繁榮昌盛，關鍵在於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創造潛力和獨立思考精神能否得到發揮。”

誠哉斯言！

仁德又及

2012 年 6 月 13 日

小詞只為寫胸襟 蔡淑萍

我生在貧困山鄉並不富裕的農家，比較正規的學校學習，只到高中，而就這樣，還是家族有史以來學歷最高的第一人，所以，所謂家學淵源，名校深造，在我是沒有概念的。學習寫作詩詞很偶然。我的第一首詞作《少年游》，寫於 1982 年的冬天，正值在新疆兵團教師進修學院的一年進修即將結束，青年教師王亞平君首倡成立“邊風詞社”，忝為社員始學作詞。感慨身世、思念家鄉，正是當時揮之不去的一縷愁緒：

少年遊

少年心氣，雲輕風疾，巴峽詠飛舟。孰料流年，霜風欺鬢，邊雁一聲秋。 持觴卻話家山事，聽雪覺梅幽。今夜峨眉，月應無恙，何處照鄉愁？

有一段時間，一個“玩”字似乎很時髦，有人把從事文學創作叫做“玩兒文學”。我是個刻板的人，欣賞不來這種“才子氣”。自開始學習詩詞，我就懷有一種敬畏之心，不屑于無病呻吟敷衍成篇。1989 年 10 月，在四川詩詞學會新都會議上，副會長鐘樹梁先生教導我說：“忠於藝術，淡於聲名”，這句話成為我的座右銘；1995 年底，我將二三百首習作收拾起來，自費印了第一本小冊子《萍影詞》，並作《浣溪沙》一首記下自己的感慨：“夜雨孤燈秋思深，小詞只為寫胸襟，一編舊稿十年心。 憂樂多關家國事，吟哦每作別離音。才疏愧負五弦琴。”。以誠摯的態度，寫關乎家國的憂樂情懷，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和生活方式。當代詩詞應該反映當代的精神氣質和生活方式。一個時代的精神氣質，固然可以由這個時代的主流話語來宣導標榜，最終還需由後人來概括總結；一個詩人的作品是否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時代的精神氣質，固然可以由該詩人自己來宣稱，最終也還需由別人特別是後人來裁定。比如“盛唐氣象”就是後人說的而不是盛唐人自己說的；“一張口就吐出半個盛唐”，也是後人說的而不是李白自己說的。社會生活方式包羅萬象，一個詩人生活在自己的那個點上，瞭解社會生活的面有寬有窄，程度有淺有深，是客觀存在。詩人受到他在社會中所處地位和本人“學、才、識”的局限，能否準確地把握時代精神氣質，本質地理解社會生活方式，並充分地把它們表現出來，實在很難說。所以，我理解，反映當代精神氣質、生活方式，是就“當代詩詞”整體而言的原則。時代是一天一天的累積；社會是一個人一個人的組合，反映時代、反映生活，還是從自己說起比較不易流於空泛。歷代很多詩人，正是通過抒寫他們自己的所經所曆、所見所聞、所感所思，讓我們在欣賞詩美的同時，瞭解他們生活過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一味崇尚大人物大事件的宏大敘事，可能正是大話、空話、套話流行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奢望一下，在身後的某一天，有一首兩首作品，僥倖被某後來者看到，我希望他能從那寥寥數語中，對我個人經歷過什麼，對我生活過的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發生過什麼，有一星半點的瞭解。

在詩詞創作中，哪些是我寫得較多的題材呢？

我不諱言自己的遭際。“一個人的生存狀態是諸多人際關係的總和”，而不是孤立的現象。真實地寫下“一個人的遭遇”，或可留下時代和社會的某種痕跡。我就經歷的事件和所處的環境真實地抒寫自己的情感，並相信這樣的情感符合人的本性，能夠得到讀者的理解和同情。

1964年，我離開重慶回到川北那個生活日益貧困、階級鬥爭日益殘酷的小山村；1968年遠赴新疆，欲覓一養家糊口的工作而不得；1985年再由新疆回到重慶，已是21年之後。光陰虛擲，青春不再，半生輾轉，豈忍回思！“惆悵關山月。又依然、大江東去，濁波千疊。廿載風華如水逝，負了青春熱血！回首處、荒原飛雪。欲逐歸鴻尋舊夢，奈風吹舊夢如秋葉！恨此意，與誰說？……”（《金縷曲 自疆返渝答友人》）適宜表現激越淒鬱之情的金縷曲詞調，並不能完全表達我的激憤之情。對已然耽誤的年華、曾經美好的夢幻，我懷念、留戀，縱然現實令人無奈，我仍願意堅持，願意期待：“……菰蒲荇藻橫窗牖，昨夜山洪驟。憑欄莫悔此番來，待得雪時還訪臘梅開。”

（《虞美人 游南溫泉適逢大水之後》），即使我並不能確定這堅持、期待的結果是什麼，雪中的臘梅是否會如期綻放？

我寫自己最牽掛的人，最放不下的地方。自懂事以後，我在家鄉只生活過短短的四年（1964—1968），三年大饑饉陰影猶在，文化大革命風暴又來，正是家鄉最困難的時期之一，給我留下的印象也就極為深刻。由於對家鄉和父老鄉親的惦記，農村、農民是我“永恆的主題”。我的情緒隨家鄉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鄉親們的喜怒哀樂決定我的喜怒哀樂，種種感慨我都儘量寫入自己的詩詞中。

1984年，家鄉狀況已有改觀，鄉親們初得溫飽，有舊鄰來疆投奔，擬找工作，這大概是閉塞山鄉最早的“農民工”，我寫到：

浣溪沙 舊鄰自故鄉來

聽客頻誇政策新，山村不似向年貧。布衣新剪煥精神。 添喜添驚添悵惘，憶山憶水憶親人。三更歸夢故園魂。

1987年春節，回故鄉小住數日，眼見耳聞，頗多新氣象，與我1968年離鄉時之慘澹境況，相去何啻天壤，我不惜略帶誇張地記述鄉親們的新生活，表達自己的由衷喜悅：

江城子 故鄉行（四首錄一）

春日即事

溪橋那畔有人家。徑橫斜，菜花遮。新竹柔桑，綽約繞籬笆。三點兩株桃李樹，紅與白，滿枝桠。 少婦園中正種瓜。小嬌娃，坐爬沙。籬外人聲，笑問：“崽他爹？”“上月買來新‘解放’，‘瘋’不夠，肯還家？”

可惜的是，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農村的發展沒有得到及時的、足夠的重視，嚴重滯後了，以至有人給朱鎔基總理寫信，直言“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農民負擔重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話題。我不懂經濟，不懂農業，不知道國家在經濟騰飛進程中怎樣給農業定位，我只是從對“吾鄉吾民”的感情出發，用詩詞表達我的思考和憂慮：

虞美人 聽鄉人言故鄉事

高樓起處新街闊，店肆琳琅列。一聲汽笛聽如歌，今歲火車初打縣城過。欣然欲問鄉親富？停箸無言久。已因谷賤費操持，堪歎負擔日重勝年時。

2001年秋，當我再次回鄉探親，青壯男女皆已外出打工，家家耕種多為老人，又遇淫雨逾月頗誤農時，小學校全部放了農忙假，地裏有孩子們勞作的身影，若與1987年比較，說是“蕭條”並不過分，我豈能不感慨萬端：

回鄉吟之一 長亭怨慢

問何事、真關情處？記得家山，惠風初度。眼裏新苗，耳邊言笑，共誰語？筆端詞賦。祈父老、從今富。一十五年間，便夢裏、鄉情千縷。 延佇。歎歸來半日，不是舊時心緒。艱難稼穡，怎忍盡、七旬翁嫗！過學校、哪有書聲，但蕭瑟、窗前風雨。愧懵懂年來，看慣升平歌舞！

新疆是我的第二故鄉，從22歲到39歲，我在那裏的戈壁灘上生活了17年。她慷慨地接納離鄉背井去投奔她的遊子，令我感恩；她雄奇廣袤的雪山大漠，在讓我的性情變得“粗獷”的同時，心胸也逐漸開闊；我對她的懷念是深切而無止盡的：

小秦王 憶往事(五首)

西出陽關十七年，何期萬里一朝還！雪山大漠多情思，見慣蒼茫心自寬。
春風幾度到天涯，荒地新開學種瓜。狼食狐偷經夜守，葦棚篝火月如紗。
漠漠彤雲蔽日光，唯聞牧犬偶汪汪。羊兒扒雪覓衰草，我拾枯枝烤凍饑。
赦書一紙到窮邊，三尺講臺執教鞭。室陋如斯乾打壘，春風化雨正潺潺。
一旦南歸洗客塵，蜀中三月草如茵。回眸猶念關山道，塞上何時柳色新？

關懷弱者是最想說的話。極左路線幾十年，造成了許多問題，改革開放使中國走出了一條活路，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甚至是嚴重問題。有問題就必須解決。我不敢自詡有“憂患意識”、有“民胞物與”情懷，但我願意如實地記下我見到的一點一滴，表達我對“問題承受者”的同情，對“解決問題者”的期待。

浣溪沙 悼少年劉永

1959年上游水泥廠創建之初，余隨父母借住農家。其家有子，名劉永，與餘年相若，難耐饑餓，或偷食青苗，被生產隊眾人吊打，餘親見一次，淒厲求饒之聲數十年不能忘卻。戊寅冬與重慶詩友萬氏重訪故地，房東家已不存，詢及鄰人，曰：死者死矣，存者流散。再問劉永，曰：彼不改惡習，被眾人擗下嘉陵江溺死矣！餘愕然久之：此其人世乎？此其人世乎！

卅載重來心倍酸，敗茅瑟瑟掩頽垣，忍聽鄰婦說當年。 底事群氓人作獸，
無端江水碧成殷。深悲巨憤淚洑瀾。

壽樓春 哀鄰女

某鄰家女，職高畢業，向無工作，辛巳春節後九日，又招工應試不取，竟自縊而亡，年二十餘，遺一子，二三歲。

歡聲盈街衢。正迎春節下，人競歡愉。忽報東鄰玉隕，女兮何愚！魂魄渺，黃泉途。忍棄他、哀夫孤雛。料慘怛回眸，應傷白髮，腸斷淚都枯。 知生計，長拮据。但辛勤料理，淡飯粗蔬。可耐青春拋擲，夢總成虛。如蟻死，徒唏噓。看滿城、豪車華居。願驚使君心，春陽一縷分得無？

社會上每天都有事情發生，有的離我近，有的離我遠；有的我有所瞭解，有的我不瞭解；有的叩擊我的心扉令我感慨萬千，有的不一定給我留下印象……我從個人的角度，對確有所知確有所感的“事件”發表自己的感想：

有所思（5.12地震組詩錄一）

晨昏獨坐對螢屏，無限傷心總莫名。援救真傾全國力，死傷多是少年英。

地心奧秘何由解？築室堅牢竟未能！人類家園唯有此，反思方足慰亡靈。

聞宋美齡女士以一百零六歲高齡在美逝世

海外有人終蓋棺，此間言語異於前。是非翻覆官家易，疑信依違百姓難。

戰血未涼已成史，亂雲既散即如煙。羞誇了了五千載，身曆般般已惘然。

擅寫格律體新詩的重慶詩友萬龍生說，“我的豎琴三條弦，愛情友情大自然”。我欣賞這句話。愛情、友情、大自然，我也有寫到。但僅就內容而言，我最看重的還是以上幾方面的作品，覺得它們與反映時代、反映生活聯繫更緊密一些。

陸游對他的兒子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我理解，強調“詩外功夫”，是因為詩人觀察事物的角度、評價事物的眼光，是需要學識和歷練的，就是常說的“襟抱”。但既謂寫詩，就必然還得有“詩內功夫”，因為只有具備一定的表達能力，才能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詩意地表現出來。

1996年，全國第9屆中華詩詞研討會上，我將《萍影詞》面呈西南師大譚優學老教授求教。第二天，譚老將我叫到他面前，慢條斯理地說道：“你寫的這些，詩又不像詩，”停頓一下，“曲又不像曲，”再停頓一下，正在我不知所

措的時候，譚老笑了，用手點著那本薄薄的小書，說：“硬是還像詞。”原來幽默的譚老是要表揚我。從此我知道，寫詩詞就是要“寫詩像詩，寫詞像詞”。

“寫詩像詩，寫詞像詞”，就是詩內功夫。詩內功夫主要體現在詩詞語言的積累和運用。詩語、詞語，肯定不同于現代口語、散文語、新詩語。葉嘉瑩先生說，詩詞語言是“另一個語言體系”。它具有一種真宜用“可意會不可言傳”一語來形容的特殊韻味。比如唐詩中的李白，宋詞中的稼軒，還有古今一些大家，他們的集子，無論何時何地，無論是第多少次，無論從哪里打開，都能讓我手不釋卷地一直讀下去直至終篇，除了因為他們作品的思想性確能抓住我的思想外，他們把漢語的美發揮到了極致的詩家語、詞人語，是同樣重要的原因。而我自己寫作時的最大困惑，也就在心中常有十分的感動，筆下卻寫不出一分。“塞臆空多千滴淚，難揮一點到吟箋”（拙作《步韻和人》），不是情緒消沉，也是說用詩詞這種藝術形式來表情達意時，常常感受到的那種力不從心的困窘。

有人說，小說是虛構的，散文是寫實的，我認為詩詞也應該是寫實的。這裏說的“寫實”，是指如果我寫某個事件、某個場景，必是我親身所歷、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就是言必有據。我也聽說過，寫詩詞，作為一種藝術創作，是可以“源于生活，高於生活”的，但我仍然堅持甚至拘泥於這種“寫實”。因為凡是善的、美的，首先必須是真的；如果沒有“生活真實”，那“藝術真實”必定站不住。

2001年春在京中，寫過一首《憶故人》，中有“春已堪憐，遍城中柳花飛灑。來尋昨日牡丹紅，片片飄零也”句。此詞在《中華詩詞》2005年第三期發表後，得讀者來信，說，“柳絮飄飛在前，牡丹花開在後，不可能同時出現，首二句所寫有誤”。這首詞雖寫於幾年前，當時既這樣寫，必是親眼所見，但讀者信中引經據典，也是言之鑿鑿，一時頗感疑惑。是時正巧仍在京中，於是注意觀察，果然，北海公園老柳猶自飄綿，景山公園牡丹已有凋謝者。原來，柳絮飄飛雖在前，其時長；牡丹開花雖在後（隨著栽培技術的改良，現在已有根據觀賞需求使之提前開花的），花期短，若遇風雨，更有先凋者，故有重疊之時，可見我寫的沒有錯。又一次，成都詩友滕偉明來訪，將我家門前一株梔子花誤為玉蘭寫入詞中：“好個人家，門前一樹玉蘭花……”（滕偉明：《南鄉子 淑萍新居》）為了不辜負好詞，我特在門前新植一株玉蘭樹。

當然“寫實”決非僅僅為了避免作品內容出現“硬傷”。在新疆放羊時曾有這樣的一件事，戈壁草稀稀疏疏長出二三寸的某一日，剛把羊群趕到草場，羊們突然發瘋似地往前狂奔，我攔不住、趕不上，狼狽不堪。後有老牧工對我講，這叫“跑青”，不僅會踏壞草場，苦挨一個嚴冬後的那些最羸弱的羊只，還可能在劇烈的奔跑中倒斃，一定要看住頭羊、壓住陣腳，等它們低頭吃草就不會亂跑了。回渝之後，一次詩友相聚，閒談中講起這段舊事，重慶工商大學的蒲健夫教授瞪大了近視鏡片後的眼睛，不解地問：“餓了一冬的羊見了草不吃，它們跑什麼呀？”我想了想，答：“‘草色遙看近卻無’，它們以為好草在前面。”詩友們擊節大笑。“草色遙看近卻無”，是大實話、大白話，絕對地“寫實”，不僅人人眼中有，羊們眼中也有，卻人人筆下無，寫絕了早春特色。“寫實”寫到這個份兒上，其高超的“藝術性”，教後人還有何話可說啊。

宋朝嚴羽的《滄浪詩話》有言：“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及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我年輕時沒有條件讀書，現在又有很多新的困難，對多讀書，多窮理，直至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只能“心嚮往之”。但我願意堅持這樣的嚮往，永遠堅持。